

指尖风致

曹 洁

中国传统宇宙观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阴阳两极在中国传统美学中体现为优美和壮美。

有人说：优美以秀气、文静、典雅为特征，以情趣见长；壮美以雄伟、刚健、粗犷为特质，以气势取胜。阴柔之美的感受过程“润物细无声”，修养情操，对完善健全人格有重要意义；阳刚之美重在震慑心灵，对鼓舞民族自信和振奋民族精神，有不可估量的时代意义。

剪纸艺术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其产生和流传与中国农村的节日常俗有着密切关系。逢年过节，抑或新婚喜庆，人们常常会把鲜艳的剪纸贴上明亮的窗子、门户、灯笼，渲染节日气氛，寄予美好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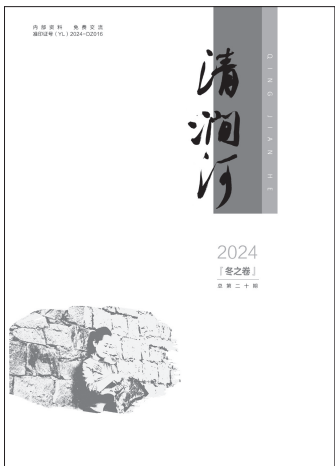
清涧剪纸，乃阳刚与阴柔之美兼收并举，既有陕北高原的厚重感，又有江南水乡的诗意美。卢凤霞剪纸艺术，形象生动，着重写意，刀味与纸感、线条与装饰、写意与寓意，交相融合，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她大胆运用丰富的想象、流畅的线条和饱满的构图，展示独特的思维和巧妙的技艺。在她的指尖儿，每一种符号纹样都有其相对应的象征意义，既融合阴阳之道，又彰显陕北特质，且在一幅幅剪纸中得到圆满体现。

《赶集》图面上显化出窑洞、车马、羊群、河流等元素，与传统吉祥纹样“卍”纹饰组合在一起，寓意深远。《老婆聊天》《老汉聊天》以纸的柔软，刻画了热闹的生存图景，张扬着男性热烈奔放的野性，又仿佛收敛了女性真诚细腻的深情，从而阐释了古老的生殖崇拜和深奥的科学命题，寄予了瓜瓞绵绵、尔昌尔炽、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令人叹为观止。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清涧剪纸，以剪刀之实与想象之虚，通达天地，还原“天人合一”之意境，连累生发，升华为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艺术范型，将原始的纯真与朴素跃然纸上，剪出指尖风致。

大概，这就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神秘所在。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4-DZ016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4年12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
学、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
区文联、作协

小说走廊

- | | |
|-------------|-----|
| 004 立春（外一篇） | 王 宇 |
| 009 银光闪闪 | 梦 野 |
| 025 相见欢 | 王文涛 |

散文空间

- | | |
|--------------|-----|
| 037 榆林美味（四章） | 李光泽 |
| 044 乡 愁 | 师庆荣 |
| 048 窑洞里的年味 | 韩 坤 |
| 051 枣红了 | 白智东 |
| 054 留住光阴里的故事 | 刘 艳 |
| 056 故乡，梦中更近 | 贺秀英 |
| 059 成为母亲 | 慕明媛 |

诗歌手册

- | | |
|-----------------|-----|
| 062 站在麦田里想一场雪 | 贺永军 |
| 063 塞北的忧郁（外二首） | 李 联 |
| 065 行走在清涧（组诗） | 张引娣 |
| 067 梦回延安（外二首） | 田 冲 |
| 069 古城风韵（组诗） | 姬小玲 |
| 072 榆溪河（外二首） | 肖 峰 |
| 074 散步（外二首） | 张林春 |
| 076 一粒沙的重量（外三首） | 曹延斌 |
| 078 乡村老屋 | 贺 波 |

目录

- 080 无 题 王亚平
081 村庄的桃花（外一首） 衣 名
083 怀念父亲（外二首） 张 鹰

多娇清涧

- 085 从李家崖走向“神秘的鬼方” 贺世强

演绎荟萃

- 094 一份入党申请书（小品） 朱亚飞
100 多娇清涧（陕北说书） 许 艳

路遥研究

- 102 路遥访德记事 金 弢
113 “坚持”比“放弃”多一笔 邓 聪

校园星座

- 115 与美前行 刘臻颖
116 风景如画的笔架山 贺茹欣
117 红色基因代代传 高梦涵
119 生而逢盛，青年当有为 李紫贇

封 面：陕北剪纸 马小宁 摄

清涧河

总 顾 问：孙利斌 贺 敬
顾 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 晨
曹 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 编：张 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 洁
责任编辑：贺志勤 贺增文 许 艳
白林鹭 惠超笑 刘 婷
辛杰峰

封二封三：剪纸 / 卢凤霞
插 图：秦小平

立春（外一篇）

◇王 宇



桃花爱吃槐花，“嗖嗖”几下就爬上了歪脖子老槐树。坐在树杈上，桃花突然想起一件事。她伸长脖子，撅着屁股，对树下纳凉的村邻们说：“小满家来了一个女人，双眼皮，小酒窝，翘屁股，小蛮腰，走起路来风摆柳，说话声音像银铃。”

这是一个勾人的话题。村里人都知道，小满家就小满和他娘两个人，啥时候多出一个女人，听起来还是个有模有样的女人。树下的村邻们还在瞪大眼

睛期待桃花口吐莲花，可桃花只是轻轻“唉”了一声，便不再言语，专心采摘槐花。她换了一个话题，说槐花窝头怎么做才好吃。她还说，要是掺一点儿白面就更好吃了。

“你再说那个女人，我给你一碗白面。”树下有人打趣。“屋里不明不白地住着一个女人，还不明白是啥情况吗？还要我细说吗？”桃花没好气地说。是啊，要是小满的媳妇儿，怎么说也得明媒正娶才对。槐树沟人最忌讳不明

不白的事儿。

立春从山上采药回来，路过歪脖子老槐树，正好听见了桃花的话。她轻咳一声，未说先笑：“树上的大嫂真俊，也不换件长布衫，露出大半个后背是给谁看的？”说完，她又仰起头，朝桃花抛媚眼。众人哗然一片，都朝树上瞅。这分明是在戏弄。桃花从来嘴上不饶人，口吐芬芳，“大伙儿看清楚了，这就是那个小蛮腰，没羞没臊，不声不响就钻进小满的被窝了。”这话有点唐突，众人的目光又一起粘在立春身上，鸦雀无声。

立春的确是悄悄来到小满家的，是饿昏在路边被小满背回家的。可她一个人住在东屋，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走。她的家乡遭受瘟疫袭击，亲人都不在了。她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虽说她感激小满的救命之恩，也能感觉到小满是个爷们儿。可她拿不准小满到底是怎么想的。刚才，老槐树上的桃花这么说，她似乎一下子就吃了定心丸。

“你眼气了？等到明年，我给小满生个娃，肯定不会叫你娘。”立春“咯咯咯”地笑着，放下药篓子，先看看众人，再抬头看桃花。桃花的脸上是朵朵桃花绽放，被雪白的槐花映衬得格外惹眼。

今天是针尖遇上了麦芒，谁也不让谁。一向以嘴快嘴刁而出名的桃花怎会轻易服软。“小满容你，并不代表槐树沟人也能容你这个野女人。”这桃花也不是浪得虚名，她想把这把火烧在众人头上。“会上树的女人才是野女人，大伙儿说对不对？”立春立马就给顶回去了。

槐花的香气弥漫在槐树沟的角角落落，闻久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也不知小满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扯着立春的衣襟说：“走，快走。没住三天就和人家杠上了。”立春又“咯咯咯”地笑了，故意走出风摆柳的样子，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还在老槐树上的尴尬地圪蹴着的桃花。对桃花来说，有伶牙俐齿的桃花，就不能存在能言善语的立春。她气不打一处来，不再想槐花窝头的事儿了，一脚踹掉挂在枯枝上装满槐花的筐子，可用力过猛，桃花滑出树杈，直直地从歪脖子老槐树上掉下来了。

随着一声闷响，村邻们觉得这事变得复杂了，一个个拍着屁股上的黄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他们生怕桃花赖在自己身上，或者至少得弄个门板，把桃花送到三十里开外的乌驼镇上接骨。

桃花是个啥人，村邻们都知道，风

刮倒也敢赖天。没有人轻易招惹这个女人。去年有个外乡人来槐树沟卖瓷器，桃花看上了一个腌菜坛子，可她不想掏钱买，就说，“老哥哥，跟我走，到家里取钱。”临进院门时，她故意把鸡食盆踢在车轮下面，随着一声脆响，本就是一个用草绳缠绕的破瓷盆，碎了一地。桃花大惊失色，这鸡食盆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家宝，老值钱了。她边说边哭，拿腔作调，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末了，卖瓷器的外乡人只好给她赔了一个腌菜坛子，这才了事。

那一声闷响，小满听见了，立春也听见了。小满不让立春回头看。立春说：“斗嘴归斗嘴，她好像摔得不轻，得去看看。”小满不说话也不松手。立春甩开拽在衣襟上小满的手，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桃花身边。她慌而不乱，摸一处就问桃花疼不疼，桃花听烦了，就翻白眼，“别问了，就胳膊疼。”立春坐在黄土地上，伸出纤纤玉手，一寸一寸地摸。嘴里也没闲着，“桃花姐，你人长得水灵，嘴更巧，不给县太爷当师爷真是屈才了。”在这个节骨眼上，立春还要斗嘴。桃花剜了立春一眼，歪过脑袋，懒得看立春。也就在她歪脑袋那一刻，立春用力一拉又一推，“嘣”的一声轻响，

桃花的胳膊瞬间就不疼了。

随着这一声轻响，小满心里犯起了嘀咕：麻烦事就要来了，桃花怎会轻易放过这绝好的讹人机会。只见桃花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仔细拍打着满身的黄土。又挪了两步，凑在立春耳边，“那啥，立春妹妹，甭计较。”说完，提起不装一粒槐花的筐子，踩着小碎步，走了。

白 露

白露咽气了，悄无声息。这是真的，可村邻不相信，白露的儿子小满和儿媳立春更不相信。在他们的记忆里，就没有什么事能难倒白露，也没有她过不去的坎儿。这么有心劲儿的人，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

小满哭得直不起腰，一拳又一拳，擂着胸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给立春说：“中秋那天，娘没多吃羊肉蘸糕。我让她再吃点儿，娘说，人老肚子也老了，装不下东西了。娘说话时满脸是笑，我也没多想。”立春挡住小满的拳头，“娘走了，回不来了。你这么捣腾自己，庄稼就得撂在山上了。”

入秋时节，槐树沟满山满坡的庄稼成熟了。前几天的那个月夜，小满在院

子里碾谷穗。白露坐在小板凳上，抓起一把谷子，凑在鼻尖上闻，“真香。”小满忙，没搭话。许是夜凉，白露打了一个喷嚏。小满说：“娘，回屋，能睡觉了。”白露坐着不动，小满过来换，白露这才起身。她一边挪着脚步，一边说：“咱这家族，还没人活到七十，就我冒尖儿了。”顿了顿，又说：“人该走的时候就要走了，少牙没口，浑身毛病，还要拖累儿女……”白露似乎还有话要说，小满拦住了，“娘，话可不能这么说，看你现在身体多硬朗。有娘在，我们就踏实。”

槐树沟人常说一句话：白露活着，就是一个传奇。民国年间，乡里闹饥荒，常有不明身份的人来槐树沟借粮，说是借，其实从来没有还过。那年月，谁家也没多少余粮。可村里人敢怒不敢言。白露嫁到槐树沟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那伙儿人又来了，都是精壮汉子。白露肩上扛着一口铡刀，明晃晃的。她站在村口，扯开嗓子吼，“想进村借粮，先留下一条腿当抵押。”对方一听，笑成一片，一个红袄小媳妇，也敢出风头？有个愣头青嬉皮笑脸，单手提砍刀，想给白露一个下马威。白露抡起铡刀，轻松架开砍刀，力道未减，只是一个小回

旋，齐刷刷割掉了愣头青头顶的长发。其他人见状，抱头鼠窜。事后，有人问白露，“你不怕？”白露说：“没粮吃，命都保不住了，还怕啥？”

虽说正值秋忙，可吊唁的人挤满了院子。立春迎来送往，心里却盘算着一件事。立秋前后，白露不早睡。晚上，立春去正屋，看见白露不紧不慢地揉肚子。立春问：“娘，肚子不舒服？”白露摊开被子，腿伸进去，人也跟着躺下了，“没事儿，人老了，消化不好，过了今夜，明儿就好了。”立春的手伸进被窝，白露挡住了，笑着说，“真没事儿。”立春也笑了，可她摸到白露的肚子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

那会儿，立春想，肯定是结食了，煮点山楂水喝就会好起来的。东屋刚做完饭，还有余火，立春煮好山楂水，搁在炕沿上，要白露趁热喝。白露慢腾腾地坐起来，心想，这可不是一碗山楂水能解决的。她知道自己肚子里装的不是好东西，一天一个样儿，疯长，时不时就疼，疼起来真要命。白露端起碗，有滋有味地喝了一口，“我把小满交给你，就放心了。”没头没尾的一句话，立春接不上话茬，就笑，白露也笑。麻油灯的火苗在夜风中摇曳，她俩的影子在笑

清 涧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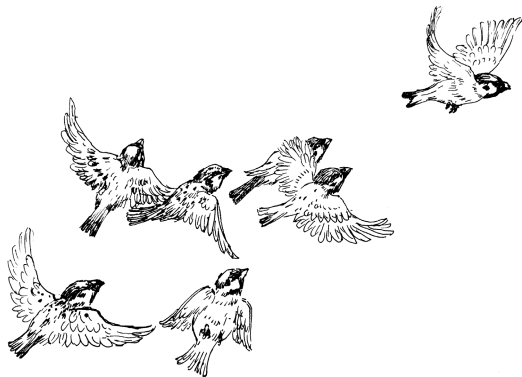
声中交织在一起。

那天晚上，立春就睡在白露身边。她给娘揉肚子，娘给立春讲了一件旧事。小满小时候爱养兔子。入夏，白露带着小满上山割草，遭遇了一场暴雨。那雨真大，没完没了。槐树沟山大沟深，大雨过后就是山洪。小满惦记兔子，嚷着要早点回家。娘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小满的一只脚就踏进山洪里了。小满低估了山洪的力量，一个浪头打过来，人就被山洪卷走了，只看见若隐若现的小脑袋。回过神来的白露追着山洪跑，等她看清小满的身影，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死死抱住小满。白露不识水性，呛得换不过气来。白露往水边靠，拼尽全力，把小满推出山洪，自己又一次被山洪卷走了。山洪离去，村邻们顺着河道一路

呼喊找寻。白露像树瘤子一样粘在河湾的老柳树上，一动不动，浑身上下全是泥巴。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心都凉了。他们甚至商量着怎么解决白露的后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人看见白露的手指动了一下。她还活着。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把白露抬回家。三天后，白露才睁开眼。七天后，才会下炕走。

白露说完，似乎很疲惫，转瞬间就睡着了。立春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入夜，秋风拍打着灵堂。小满和立春呆呆地跪着，谁也不说话。立春忽然想起了什么，打开堂柜，瓷盆里盛放着熟面条，一坨一坨，碗的样子。立春惊叫着对小满说：“娘有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她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老皇历，又是一声惊叫，“小满，今天是白露。”



银光闪闪

◇梦野

“嘟——嘟——”

小车的喇叭声响了，乡下的哥哥看见我们回来了，拍了拍衣襟，沾泥的微笑，随着张开的双唇，像小河水波及脸颊。“今天是个好天气，咱们坐在院子里吧。”前倾着身子，他说着就搬来了身高不一的木凳子。

“扑楞楞”的，一群麻雀飞过来，落在老墙外的槐树梢上，并不叽叽喳喳，把呼吸拉得长长的，仿佛憋着点气。它们像人们常说的“暗中观察”，赶走风似的，胜过树的安静。

我还在环顾着，未回转神来，哥哥早已搬来了春光，搬来了对面阴岭顶上土里土气的歌声：“布谷——布谷——”夜梦中，村子沟底小溪里的碎鱼儿，跳上我的眼角，那些挽着疙瘩的过往，近

乎慌了神，在嵌入时光的皱纹里，啾溜溜地钻出。

一个个瓷碗，放在红砖地面上，水一一倒上了，从燕翅落下的阳光，直直走过来，碗好像涨红了脸，争相在闪动。我正要和哥哥说家事，说父亲放心不下的他爷爷的着落，话到嘴边，哥哥就站起身，走了两步，停下来，向远处瞭了瞭。

“是要去哪里？”我心想。

他走进窑里，小方格眼的门，“咯吱”闭上了，一袋烟的工夫，还没有出来。

“他是做什么去了？”我仍在想。

像风追赶着的父亲，现在又变了，一茬一茬的庄稼，跟他摔跤似的，不停地喘着气，倒在裹紧衣袖的冷秋里，令他晃悠不止。巴掌大的“榆树皮”，早已爬上了他的脸孔，耳门仿佛关闭了，真

清 涧 河

有点阻隔声音，像紧贴着两堵老墙，挤扁脸盘似的，连深夜打雷的“隆隆”声，没有任何觉察。我挨在他的身旁，放开嗓门，粗声粗气，问他的身体状况。更多的时候，他听不清说了啥话，焦急的样子，脑袋向我一凑再凑，皱着眉头，手掌紧靠在耳边，“啊——啊——”地叫着。

“你家老六当上主席了。”养羊人虎子，接待者似的。话音像噙着沙尘的夜风，摇晃着树梢，直直的，急急的，重重的，满是乡土的味道。

“啊——你说什么？”他向前挪了一下凳子，“忙上补习了？”

“不补，不补！他早就放下了教鞭，不当老师了。”

“噢！以前在咱乡当过，教语文的，我在小栏堡赶集买牛，还去学校看过他。”父亲加重语气说。

“当上官了。”

“什么？以前不是就当上了？”

“现在当得更大了哎！你不相信吗？”

“当的个啥？咱们是个小地方，能当个啥了嘛。”

“当个官了嘛，总比种地强。”

“种地也挺好的，天下有一茬了，像咱们平常人变老，也行了。”

“一茬又一茬。”在父亲的脑海里回旋着。他变得那样通达了，从语气到内容。老感觉虎子这个人，愣呆呆的，也老大不小了，没娶下婆姨倒不说，连圈里的羊儿，卖了两三只，生下七八只，也不知道最后的数量，但他能分辨出绵羊群中的山羊，在钻出青草的黄昏里，把打架的、嘴馋的、乱扰的、腰来腿不来的，经常打得服服帖帖。“唵、唵、唵……”不用拐弯抹角，都是麻鞭剧烈的回声。

“主席？”

“主席？不是，不是！可不敢乱说哟！”父亲额头横出的青筋，涌动着惊恐，刹那间，仿佛凝定在一卷历史当中。

“文联主席！”

他“啊——啊——”着，抬了一下头，还没完全听懂的样子。

“文——文什么主席？这是做啥的？我还没听过。”他扭了一下脑袋，又摇了两下，眼皮闪合了三四下，张开的口，像飞入石头，那里有无数的话语，把他噎住，很久没有合上。

“管文人的。”

“啊？管蒙人的？他在麟木，怎么能管了内蒙古人喽？”

“是文人，文学艺术方面的人。”

“噢！文人还应管了？全是些识字人，有本本的，有知识的，有文化的，现在都乖的吧？”

我也把凳子向前挪了挪，摸着父亲的额头，顷刻间，墙根“老榆皮”的面容不见了，倒是有了古井旁水桐枝湿滑的感觉。我给他递上芝麻饼，他摇了摇头。我掰了一半，他的嘴开始蠕动，话匣子糖一般地打开了。“你们弟兄们，日子过得可以了，都吃苦的，流了不少汗，庄稼人出身，有这么个就行了。”父亲还略带点感伤，吸了一下鼻子，眼眨得更快了，脸有点酒红，说他老了，动弹不成了，一辈子就这么回事了，什么也做不了，现在死了也放心了……

“不能死，你咋能死了？咱这个大家庭，都要好好地活着。”

“我们会经常看你的，照应你的。”我的话，像拉长的面条，又长又软。

父亲握着的右手，在左手的掌心里，两个大拇指紧挨着，指甲窑洞形地依偎在一起，已闪不出多少光彩，倒是那条纹，仿佛老去的窗棂，木然地对视着，久久不肯离开。我握着他的手，体温传过来，热乎乎的，进入我的心房里。

“平时有哥嫂陪着你，我们也放心了。”妻子做着手势说着。

“啊”了不知是几次，他听懂了。

“放心，放心。”他接连点着头，伴着咳嗽，差点儿把声音堵了回去。

“好吃不？爷爷。”女儿凑在他耳旁，“听见了没？爷爷。”

“听——听见了！好吃，好吃，可好吃了。”他的眼睛愈发大了，甚至有血丝转动着。

“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是了，就这么个味道。”

“那我爸说，他侯小小时，你进城拉炭，在南关街，手握得紧紧的，一点吃的也不给他们弟兄买，有这回事吗？”

“啊”声愈来愈高，“啊”得竟自己笑出声来。

“有了，怕他们吃惯了，天天要吃。咱家可怜的，缺穿少吃的，谁不知道，哎！没那个钱嘛！天天给吃上，他们就不好好念书了。”

“我们现在吃上，也好好念啦！”

“不一样，不一样，过去和现在不一样。”

“咋不一样嘛？”

“可不一样哟！你爸知道了。”

“知道，知道！”我应着，一句追赶着一句。

饥饿是一本没进课堂的教科书，看

清 涧 河

不见的字里行间，总有一种养分，会伴在根的身旁，紧抓着泥土。父亲是饿过肚子的人，吃过不少捣碎的榆树皮，春天里，咽下一把一把的榆钱，常坏了他的肚子，至于苦菜之类的，把山岭都翻遍了。刨来的土豆，从来是不磨皮的，生怕把营养漏掉。从饥饿中，他体味到祖辈的生活，灰塌塌的，再怎么艰涩，也要靠着意志来喂养。

“上面给来的救济粮，你宁愿饿着，为啥不吃呢？”我问他。

“啊”了三声，父亲终于听清是救济粮，一下子敏感了起来，昂了一下头，挺直了腰杆。

“不吃，不吃，吃不成！吃了那个就完蛋了，你们弟兄们连婆姨也娶不下。”

“怎么娶不下？我们挺有本事的。”父亲面前，我抖起了自胜心。

“穷名传出去，人家谁能看上咱家了？”

“噢！”

“饿着、冷着、穷着，咱农民也要有点骨气哟！”

“现在人们的骨气，怎么样？”

“不怎么样吧，听说现在的一些人，还有争当贫困户的。”

“噢，有个小学生写作文，题目是

《我的理想》。”女儿及时地补上一句。

“那理想是什么？”

“长大了要当一名贫困户。”

“贫困户？”父亲睁大了眼睛。

“是、是。”

“哎！小孩儿，不懂事，不懂事。”

“还有兜底户了。”

“政府保障得好嘛。”

正说着，哥哥出来了，又开始抽烟，不是盒装，一支一支醉卧着的那种。他有点僵硬的褪色的牛皮烟袋，鼓着圆圆的肚子，火香在烟嘴上一烫，摇动了几下，紧接着，烟雾扭着小腰，像登上舞台，吱溜溜的，新生活的味道，全被他吸了出来。

“刚回窑里做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端着水碗问。

“翻竖柜。”

“翻春衣了？”

“不是。”

“翻算盘了？”

“不是，没有算上的。”他压低声音说，“而今有这个好计算机了。”

“噢。”

“都在手机上能算了。”

“哥哥一定有秘不可宣的事情。”我心想，忍不住又追问他：“那你到底是翻什么了？”

他刚有点笑意，我又问。

“翻钱了？”

“也不是。”

“那翻什么？”

“银圆嘛，在柜底藏着。”

“银圆就是钱呀！那是宝贝，更是传家宝，最值钱嘛！哥哥。”

“值，值！就安葬完妈妈，留下的那个。”

我一下想到了陕北的习俗，人死后，嘴里要放一个银圆，条件差点的，放的更多的是麻钱和谷米，然后才能盖棺。从孩提起，总有一种神秘色彩，笼罩在我们的周身。走村串户的长胡子艺人讲，放入铜钱，那是给死者的路费，有了路费，死者到了另一个世界，就不会遭罪。那带诡异的神汉说，有了路费，就可以打点押送的阴差，这样路上就会安逸些，再者在行走的路途，饥饿了或需要什么，能在另一个世界购买。巫婆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人活着，都有一些隐形的、显形的、不知道的罪，到了阴间，都会暴露出来，奖惩是常有的事，如果受到惩罚，有钱就能百事顺通了。俗话说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大概是有来头的。

还有更多的人，想的是科学。人生轰然倒下，就像直奔目的地，身体的细

胞，就会迅速死亡，面部就会变形或者塌陷，这样会让亲人碎心，还可能让吊唁者难过，所以古老的陕北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往嘴里放个钱币。如果死者不能及时入葬，脸部也不会变形。

不论有多少种说法，不论有多少种讲究，不论讲得正确的程度有多少，这种深入人心的乡俗，是对死者的寄托，是对吊唁者的敬尊，我的感悟是，祝福逝去的亲人，在不为人知的道路上远行。

我的手，呈上弦月状态，在哥哥的眼前晃了晃。我发现，父亲的眼神探过来，经过哥哥的胸前，把那一种祥泰，停顿在我的脸庞。

我“啊”了一声，心窝里的话跑了出来。

“那个，那个也同样重要，用那个祝福咱们的父亲。”

“祝福，祝福！”

哥哥从衣兜里，掏出“袁大头”，放在手心，看了看，又翻过来，推了一下，仪式似的，给我递过来。我摸了又摸，按了又按，捏了又捏，一定是把背面的“麦穗”捏疼了，捏出了一辈子在乡下的父亲，捏出了他面对世事的艰难，捏出了同在深秋和他患上腰疼的一亩亩庄稼。

我还在捏着，捏了又捏，一朵一朵

清 涧 河

的云儿飞来了，一朵一朵地挤在一起，月白衣换成了瓦灰服，一会儿又披上咖啡衫，越来越低，从头顶擦过去，伴着呼啦啦的风，看上去，雨就要光临养育我的故乡了。

雨好像有着看不见的小嘴儿，数不清地含着，仿佛给镀上了金子，一滴一滴、一汪一汪、一幕一幕，总躲闪着广袤的陕北。自然，春天的闪电，有些灵幻，是稀奇的，去无影的，但自带体温的银圆，借着天光，一点一点，闪出像红碱淖鱼肚皮的明晃晃的光来。

不经意中，怎么又闪出年轻时的父亲？

在内蒙古巴托淖尔盟，跟着他父辈拉盐，牛车的轮胎扎烂了，左扭右转，拐到上坡路，老黄牛累得双蹄下跪，在沙泥里，抖动着身子，热泪架在睫毛，还那样用着力。父亲摸着牛的脸，水漉漉的那种，给它礼敬，泪水溢出“小鱼儿”，一会儿脸就油光光的。他和牛一样地躬身，一声不吭，背起两大布袋盐，三百多斤，走六七里路，不想歇脚，也没有歇脚的圪台，汗水把乌拉赤的夜色，一抹抹淋湿。

“把盐再换成粮，是不是？”

他“啊——”了一声，抬了一下头，眼睁得大了一点，陷入回忆里。

“是。”

“是不是再卖粮？多赚点钱？”

“不是。”

“那做什么？”我追问着，“你图个什么？”

他不假思索，好像不聋了。

“图不来什么，拉回咱们老家，能赶上很多用处……”

父亲的青春期，有点像早枯的榆钱，黄瑟瑟的，在不为人知中流落了。结婚的日子，还不在于村里的他，陪着隐约有过的义勇军经历的他爷爷，偷偷在“避难”。母亲从隔着一条小河的庙梁，在外爷的护送下，骑一匹青马过来，拿着红凤凰飞舞的陪嫁包袱，从滚烫的乡俗中，抱了一下红公鸡，就走入了另一番生活。

“我妈来到咱们家，当时还没有你这个新郎，你是啥时候回到咱村的？”

“一年以后吧。”他看着我，耳朵突然聪敏起来了。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流泪，那一次，他按住了眼睛，久久没有放开。“他一定是想起了母亲，想起随风而逝的在桃树山长眠的母亲，永远有说不出的内疚。”

“回来人家再追查来没有？”

“没有，你老爷在庙会上被人认出，几个‘武装’人员，拿麻绳把他的胳膊

死死地捆在背上，他挣扎着拧过头嘱咐：

‘你回老家吧，我老了，就当是我死了，你们不要牵挂……’他不能走长路，我向邻里借了骡车，颠簸在小路上。他接着坐了汽车，被人押解到延宁。人家也不会追查我，我一个侯小小，再没有离开咱村，跟着你爷爷种地。”

“我爷爷种地行吗？”

他又“啊”了两声。

我跟着他“啊”了两声。他的耳朵灵动起来了。

“行了，可有苦水了。”

记忆的闸门，把家族往事的洪流，又打开了。我的心窝里，铭刻着父亲多年前，心绪难平的倾吐，泪水快要把余音淹没了，夜凉凉的。

“你爷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禁闭回来，和你们种地了吗？”

“也没咋种，‘轰隆隆’，枪炮声过来，头也不回，他就跟了八路军，连个招呼也没喔！”

“老木船那么多，那他啥时过来黄河的？”

“唉！没过来。”

“没过来，再没有见面，也一直没有音信。”

“那么多人牺牲了，他一定也是在山西的热土上。”

“在、在、在……”

“现在信息灵通了，可以找啦。”

“你们想办法找吧。”

“找，这是个大事情。”

“你老娘现在还是孤墓，下葬时，我们给捏了一个糕人，放在了她的身东。”

“噢、噢、噢！”我的头皮，一下就发紧了。

“乡亲给了点黍糜子，才往大捏了一点。”

“啊！”我不敢想象，眼泪快要出来了。

“你们想办法个，把他找回来，和你老娘安葬了。”父亲的头是低着的，又补了一句，“如果沤得没有了，就在那里掬一些土吧。”就再不说话了，胳膊搭在膝盖上，头一低再低，快要夹在两腿间。

我知道父亲，一直眷念着他的爷爷，眷念着这个革命者。但他在我们面前，很少说到他的父亲。他的心中一定是有英雄情结的，可惜没有更多地走出去。在家庭的际遇和不堪里，他把生龙活虎的村庄，在挥汗如雨的重体力劳动中，牢靠地嵌入了。

清 涧 河

哥哥添着水，那碗，一个一个，都闪着瓷哗哗的颜貌。他看着太阳，似乎要寻找他们刚才相视过的方位。

在那个年代，父亲算见过世面的人。他在村里，从来闲不下来，总把农时攥得紧紧的，握着镢头，“咯嘟嘟”响。当生产队长，从不用高音喇叭传话，善于团结群众的他，父老乡亲都是跟着他走的。他身上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从家里到井沟的辣椒园，从饲养室到崩梁上的庄稼地，从小路到大路，从大路绕回小路，一整天，他好像在追赶着什么。从春到冬，奔跑的节令，小河般流淌，而他如源头，喷涌的是滚热的乡情，敞开衣衫，是那样的诚挚和鲜活。

柠条、柠条，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漫山遍野的。它仿佛乡下人的守护神，春天里，开一坡一坡的黄花，从嫩黄到蛋黄，把严冬里沉睡的陕北高原，一下就点燃了，再悄悄为夏天谢了幕。风中摇曳的“果实”，灰褐色地展现着，那是大自然对庄稼人的馈赠。

我曾跟着父亲捋柠条籽，一枝一枝的，一枝挤着一枝，嬉戏似的，满身的小褐刺，像防御入侵者，装备逼人，那么尖刻，那么扎人，但他从不戴手套，速度是惊人的，一棵棵柠条，“呼噜噜”

的，在他面前变得精瘦了下来。我想，他满是老茧的双手，一定是藏了很多坚硬的时光。而我“全副武装”，戴着双层手套，裹得也算严实，还是缩手缩脚。借着暮色回家，背着自己拿不出手的“战果”，跟在父亲的身后，“咯啞咯啞”的，有一种愧意，总是涌上心头。

“你那时卖了多少钱？”

他向我凑过来，头抬得更高了一点，我一遍遍地问。他听清后，鼓了鼓肚子，拍了拍胸脯，额头向着老天。

“噢！没有卖过！”

“那做什么了？”我惊奇地问，“要那么多干什么呢？”

他没有听懂，手按在我大腿上，抬高臀部，看着他要站，我立刻搀扶起他。

有风吹过来，像扩音，我的音量更大了。

“有生产队了。”

“生产队做什么？”

“归公。”

“归公做什么？”我的问话，跟得紧紧的。

他捏住领口的扣子，不住气地点头。我感觉他是听懂了。

“买牲口。”

“牲口有了嘛，要那么多干啥？”

“牙口老了，要买壮一点的了。”

“太壮了，就走不动了，身重的，是不是？”

“是。”

“那还买什么？”

“不能不买啊，你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把牛赶到了地头，没几个来回，犁沟里，老得连蹄子也拉不起来，怎么耕地呢？”

“牲口买下了，再做啥呀？”

“再种柠条，种、种、种，满村满村的，满山满山的。”说着，他还指着对面的高坡，指着他用柠条编的一个个筐子。

“你为啥不卖一些呢？放着有啥用？”

“啊——啊——”着，他的语气更强烈了，直通通地看着我。

“有用，有用，我是村长，公社的奖状贴在家里，你说，怎么好意思卖呢？”

“噢。”

“那时候普遍穷，都也没什么……”他的微笑，像在水瓢里晃动着，一小圈一小圈扩大，又飞毛腿般的，都长进柠条花里。

“都也没什么，没什么……”我又

想起他的话。

贫穷是乡下人生命的原色，而且化作身体里的一种不同凡俗的基因。我们弟兄们，大概是因了这个渊源，才有着父亲那种黄牛般的吃苦精神。

银圆跳上又跳下，把乡俗蹦出了很远，似有“呜哇”的喷呐声，沾在温热的手心，我愈发感到了它的分量。云彩慢慢地溜走，仿佛羞涩，不敢再回头。亮闪闪的银圆，我不再捏了，是按着的，按了又按，按出父亲像手扶拖拉机爬坡昂头时“突、突、突”的中年。包产到户，队里的马牛羊们，都充满了激情，崑崑拍手似的，哇哇笑出声来，沟沟露出柔波，人们洋洋的喜气，因了春风吹过的花草，都充溢在乡间土路上。

父亲还是有眼界的，那时的小学院墙上，并没有“努力学文化，不当睁眼瞎”的劝学标语，但他总富有耐心，让我们弟兄们跻身于学堂。有没有出路，到底能变成什么样，他说要尽心，跟上时代的步伐，再怎么也不能当落伍、挨打受气的人。

我读高中，父亲进城来，竟把牛车赶到了校园。正上英语课，门开了一条缝，慢慢地，挤进了一个脑袋，同学们都在齐刷刷地看着他。不好意思，他在

瘦身中低低地叫了一声：“六儿，我给你送粮来了。”并轻轻地闭上门。

“大，你怎么进来的？没有保安？”

“大门恰恰能推开，进来在楼下，一个穿黄制服的人，肿胖胖的，挂一副墨镜，老远吼着，叫把牛赶出去。”

“那你咋没往出赶呢？”我说，“那人脾气大，常大喊大叫的。”

他的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也可能是责怪吧，突然蹬了一下车篷，没掌握好身体，侧栏没有晃损，反倒他却歪倒在地上。父亲赶紧把他扶起，和他一起拍了拍灰尘，尴尬的局面，瞬间就没有了。

“我给他说了几句好话，没办法，实在等不上放学了。他龇了一下牙，瞪了两下眼睛，背着手走了。”

那一天，沙尘光顾了街巷，还飞卷着碎纸片、塑料袋、枯柴草……父亲灰头土脸的，擦了一下眼睛，拍了拍肩膀上的风尘，说他得赶紧回去，趁着墒情，要把地快些种完。

补充孩子们的学费，是他劳动之余的“主业”。从这一山，到那一崴，从这一梁，到那一洼，他要都跑遍，挖药材，苦参、麻黄、甘草、蒲公英、细茎草……有一种天然的药，不进入身体，让他悄

然会变得更加坚实。

“卖药材，你卖得多少钱？”

他没有完全听清，慢慢地，慢慢地坐下来，喝了两口水。

“什么钱？”

“就是药材，你收入了多少？”

“这个你问啥了。”

他“嗨”了一声，精神了起来。

“没有多少，没有多少，就是供你们念书哇。”

“噢！药材好啊！也起到了粮食的作用。”

他“啊——啊——”着。不知他听懂了我的意思没有。

丰收是乡里人的生活盛景。“热腾腾儿的油糕哎咳哎咳呦，摆上桌哎咳哎咳呦，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啷儿呀儿来吧呦……”这样的民歌，常在黄土高坡回响。父亲是种粮大户，每年春芽钻出泥土，公社要选个赶集的日子，召开表彰大会，我曾跟着他，看见他登上小栏堡的最高领奖台，我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感觉站在台上正风光的人，不是父亲，而是我，是他盼望成才的小儿子。

回家的路上，跟在他身后，看着父亲丰盛的奖品，牡丹盛开的铁脸盆、印

有“人民公社好”字样的梨白色毛巾、穿一身桃红衣的气味扑鼻的“双喜”香皂……我心想，我也不能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也不是父亲的心愿。我要走出去，追逐山外的梦。远方的梦想的花朵，一定比故乡盛开的，要俊俏得多。

像电影中的闪回，霜来得太早，冻死了父亲的荞麦，冻死了全村人的荞麦，甚至全乡的也冻死了，但他执意要带着看似体弱的我，在老远的快要绕到刘南洼地界的峰山，一亩一亩地挽回。一把一把、一抱一抱，收割夜色似的，他是根本不让我早一分回家的。我用沉默表达了对他的“无效劳动”的不悦。疲累得我直不起蜂腰，但嘴上还是没一句抱怨。

“不用挽了吧？大。”

“挽，挽！挽回给牛吃，牛也没个吃上的，玉米秆子还是去年的。”那时父亲的耳朵，还挺管用的。

我用无声回答了他。

“今年大旱，赶不住节令了，糜谷不行，豆类不行，土豆不行，哎！只能翻种荞麦哟！辛辛苦苦，没办法，老天爷也不给咱争气。”

父亲看着我，给我“最高指示”似的。

“六儿，咱家就这么个情况，咱村

也就这么个情况。受不下庄稼人的苦，你们就得好好念书。”

“念、念、念。”

总有人牵挂着老百姓，春节前，福音书来了，按收割过的庄稼面积，来测算“补贴”。父亲满心欢喜，换了个人儿似的，仿佛一坡一坡的荞麦花，又盛开在他的眼前。

“收好了，如果不收，就没有这么大的收获了。”

“好、好、好。”我接连说着，“意外的收获啊！”

“没有意外，庄稼人是没有意外的，只能靠勤劳，过上好日子。”

我在深思着，总感觉父亲像个乡村哲学家，说什么，总有些“渠渠道道”，总有些道义在里面，总有些令人值得品味的地方。

哥哥又直起身，在“嗯啊”中摇晃了两三下，一步比一步大，又回到老窑里。这次，他没用了一袋烟的工夫，刚闭了门，一下子，就又听到他开门的声音。

笑嘻嘻的，哥哥给每个亮晃晃的瓷碗，捏了一撮黑糖，挨着倒上了热水。父亲那雕刀刻过的脸，像在岁月里，重新跃出的一个镜头，大家还在想着“登

清涧河

台”的他。

“你得了多少次奖？”女儿好奇地问。

父亲没有听清，她孩子气的声音，愈来愈大了。

“什——什么奖？你说。”

“公社给你的奖。”妻子接着问。

“噢！奖，奖！我记不清了，这个哪能记清了。”

“给你麟木工匠奖来没有？”

“不是奖，是称号，荣誉称号。”女儿径直纠正着。

他又开始“啊”了，直梗梗地看着我。哥哥又开始给他当“翻译”了，他听清了。

“没，没给！”

“噢，可能上面没评过这个。”

“没，那时候还没评过这个。”

“你学过石匠没？”

“没，没！是自己慢慢琢磨的。”

生活是最高明的师傅，柴米油盐中，能悟出一些超越机械的窍道。父亲不是石匠，但打出来的石头，修起来的窑洞，十里八乡的匠人还有点惊叹。我曾跟着他在村前的石沟钻炮眼，看见他低头装炸药，我总有点发怵的样子。每每这时，父亲用乡里话鼓励我：“哎，看咱家这个——没出息的和尚，你怕什么了嘛！”但他在点捻子前，总是令我躲得老远，

直到他看不见了，猫步似的，才去碰燃。看见他弓着腰，火速跑开的样子，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咚——”有时是一响，“咚——咚——”有时是两响，看着石头炸裂飞奔，我的心仿佛快要跳出体外了。有一次，父亲竟在导火索的“哧哧哧”声，被小石子绊倒，翻了两个滚，就快要掉下悬崖，心悸中缩回小腿，他抱着头逃命，大过手掌的石块飞来，差点儿坏掉了他的胳膊。他吃着跌打丸，抹着紫药水，披着满身的酷暑，每天用热毛巾敷着。

“想起你当初点炮的事不了？”我拉了一下他的手说，“能不能想起？”

他不晓得我说了什么，嘴张开，脑袋向前晃动了一下，风给了他一点黄尘，急速眨眼中，又晃动了两下。

“你再，再说上一遍。”

我把字一个一个咬碎似的，又重复了一遍。

“噢！”

“想——想起了。”

“那时，你就是一个追梦人了！”

他“啊——”着，摇着头。

“什么梦人？我听不懂，是不是你艺名‘梦源’的这个梦哎？”

看着一脸平和的父亲，我端起碗，

叫他喝水。他“咕噜嘟噜”着，我看见了他端碗的手，一定是窜入了过多的凉风，是那样的黑瘦，那样的皴裂，那样的僵滞。“这么粗糙的手，是曾经在‘村小’将我举过他头顶的那双手吗？”我心里诧异地想着……

我感恩着父亲，老实巴交的他，像站在雨后的土地里，一直巴望我能结个大瓜。他万万没有想到，用了心思给我起的名字，多年以后，竟被我在文学上获了点声名的笔名，几乎给遮掩了。但他乐于被“遮掩”，又精于发现，也体会到一种抚慰心灵的甜润。

父亲直溜溜地看着我，我才想起，还没有应答他。

“是，是！梦源的梦。”

西西弗斯，就是扶着石头上山的，是石头给了他梦想，给了他攀登的新一一种步态。仿佛神话不再是神话。父亲背石头，在乡里也是出了名的，春夏秋是在一大早背，劳作之余背，冬天就是整天背，浑身像冒出了“热雨点”，仍然要背，一块一块地背着。他是乡村里，罕见的有着天然审美观的人，垒个猪圈，也是极讲究的，修了两院石窑，一院的窑面高悬“尽开颜”，另一院是十孔，一字儿排开，窑额的“三星共照”字样里，

光芒相拥着，亮亮的，都是关于富荣的祈盼。

“腰疼不了？”

父亲不知道我在说着什么。我开始拍腰了，拍了三四下，又拍了五六下，他看出我的意思。

“不——不疼了！”

“他是不是忍着，故意说不疼了。”我心想。

“十大几年前，你不小心，摸黑儿回家，牛车翻在坡下了，把你也跌了，担心是骨折，医院给的结果，说你是腰椎间盘突出，还严重了，白大褂叫你吃药，你一直也没有吃。”

说过五六遍后，父亲点了点头。

“哎！庄稼人的老毛病，时间长了，自然就歇下了。”

“也有歇不下的。”

“那就得忍着……”

“还记得那个牛不？那些牛不？”

他还在“啊”着。

我的声音一遍比一遍高。

“谁？谁发得流油？”父亲听错了。

“不是问的这个。”女儿几笔就画出一个牛的模样。我又给他重复了一遍。

“记得，记得！”他爽快答着，“一个个，都是好牛，都是受罪的牛，可走

清 涧 河

上快了。”

“那你为啥要到集市？卖给庄稼人，还卖不上价钱。”

说起庄稼人，他的耳朵好像不堵了。

“不想进城卖给屠户，也不能卖给他们。少卖点也没什么。”说着，他双手叉住，捂了捂额头。

“牛死时，是不是要用大锤在额头上打？”我颤着声问。

“啊——啊——”

父亲还在“啊”着。

我皱了一下眉，用拳头在头上比划了一下。

他的神情有点冷淡。

“是、是、是。”他接连着说，“在油库路的空地上，我见过。”

甩掉了浓云，天空焕发出精气神。我手里的银圆，在一定的時候，放入嘴里，是另一个世界的通途。现在，它放出更亮的光来，真有点逼人的眼。我不再按银圆了，开始摸了，摸了又摸，摸出父亲安详的老年，摸出他喂养的九头大牛，从村人记忆的犁沟里一一走过。但披着满身乡土的他，八十多岁了，还爱着土地，爱着他不肯丢掉的手艺，借了邻里的骡子，每年还要少许春耕。总担心节令溜走，他抢先去了地头，甚至

执着地用镢头翻地，一块一块地翻着。

“现在还想不想种地了？”哥哥问。

“想——”他把这个字，拖得长长的。

“那为啥不种了呢？爷爷。”女儿高声问着。

父亲又在“啊”着。

“先前也说过的意思，老了，我这辈子，种不动啦！”说着，头低了一下，揉了揉眼睛。

脆脆的，回音拖得长长的银圆，好似把记忆的屏幕打开了，一闪一闪的，闪得更加清晰了。小时候，父亲拉着我的手，能体会到一种活力，跃动在我的周身。有一次，我感冒好了，他要去庙沟浇菜园，顺路把我送到村小，看着孩子们做游戏，他竟把我举过头顶，当着师生的面，有一股表演的劲儿：“我家老六，给咱们好好念书，长大当个公社书记，挂上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包包……”

而今，岁月像一根无情的绳索，把他捆绑起来，身子越来越小了，越来越瘦了，越来越抖了，老榆皮般的脸，感觉又变样了，仿佛乡间“嗖嗖”的黄风，把他重新捏造似的，捏成了更加粗糙的另一个自己。在直达生命的终点上，

另一个自己，也并不是以孤独的方式，和死亡合抱着。

我把小凳子，向父亲挪了挪。哥哥大概是看出，我要进入正题了。他也向父亲靠过来，快要头顶着头了。

“大，你爷爷的事情，现在有些眉目了。”

“什么眉目？”

“有消息了。”

“什么消息？”父亲拖着腔，一字一顿地，“什么消息？”

“好消息嘛。”哥哥伸过头说着。

他没听懂什么，哥哥又说了两遍，他才听清了。

“噢、噢，什么？什么？”父亲还是把分秒拉长了。

“主题教育学习，我在山西晋怀陵园，意外地看到了你爷爷的名字。”

“是不是？”

“是了。他是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警备 6 团的人，在雁北抗日根据地上战死的。”

“真是神了。”

“真是意外了。”

“你咋知道的？”他还在震惊着，看人是直直的，张开的嘴唇微颤着。

“我在那里查到资料了。”

“你看照片。”

父亲也扭了一下脑袋，眼睛快要贴在我的“苹果”上了。

“我认不得嘛。”他像个犯错的人，并不自在地说着。

“经过我们的申请，我老爷可以回老家，进祖坟，和我老娘合葬了。”

“合葬，合葬——”

泪水搜寻到父亲的眼角，他像吞下了神药，快意的分子，涌遍全身。忽地，他昂了一下头，竟瞪开了眼睛，胳膊耷拉了下来，差点儿软倒在地上。慌了，哥哥把父亲抱在怀里，掐按着鼻尖下面，“大——大——”我和哥哥一声一声地喊着，音高，一声超过一声。

父亲昏厥过来了，感觉他像赛场上下来，全身是疲歪的，一张脸，仿佛锅底上擦过，嘴唇上堆着白沫。我和哥哥像啦啦队队友一样，惊慌中的身体，翻腾着热浪，心也在“咚咚”地跳着。

跳着、跳着，竟也有了画面感。那么多年，农忙之余，父亲说他在黄河上当船夫，挣点小钱，其实并不是，他是有一种念想在牵动，紧跟着老父亲，风雨不顾，去探寻失散很久的爷爷。

缓过来的父亲，有点笑意了，竟还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我看见“老榆树”

清涧河

在点头，奔跑的清风，把他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我是不是睡着了？”

“不是，不是，是累了，累了！”

“哥嫂陪着你，好好吃上，好好睡觉噢！”

感觉父亲并没有听清什么，只是点着头。他根本不知道医学上的假死，也并不知道刚才是一种死亡的体验，或者是人生最后的预演。他的确是累了，累了一辈子。妻子轻轻摇着他的肩膀，说了一遍又一遍。

他还在“啊”着，终于听清了。

“吃着了，睡着了。”他抠了抠指头，伸来缩去，不知把手放在哪里。

“走路要小心，慢慢地走，尤其是下雨天。”

他没有应声，也没有表情，只是轻轻地点头，再没有说话。他把无数的话，说给了自己。

“大跟着爷爷背草，裂缝了，‘轰隆隆’，在土窑里差点被压死，是老爷救出他俩的。”我想起了哥哥的话，但我一直不清楚，父亲为啥不太让人提及这个事情。

他确实是说给自己的，没有声息，一遍一遍地说着，也同样沉浸在铭心的旋律中，“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我注意到了，父亲点头的时候，愈发痴呆了，眼皮更加下坠。他累了，我看着他，看着银圆闪着光亮，一闪一闪的，竟是炫目地闪着，闪出父亲的不同时期，闪出他滚烫的人生，也提前闪出了他的最后一刻。握着他的手，握着握着，我的感伤又来了。

嫂子叫吃饭了，女儿俏皮地“噢——”了一声，我和哥哥搀扶着父亲，回到老窑里。

我把父亲的“钱”，交给了哥哥，眼里有泪水在翻涌。“告别”像浸入墨里，是一个黑色的词。人生，行色匆匆的人生，在白与黑间，会随着衣袖流逝。啊！我终会绝望的，看不见这个银圆，没有了这个银圆，没有了扣动人心的“银光闪闪”，我就没有了父亲。

我的手虚握着，感觉那“银光闪闪”还在，只希望它不要那么快从指尖溜走。

相见欢

◇王文涛

相见欢，一种词牌。可悲的是前程以往并没深刻理解。他不像姐夫孙志高，学富五车，知天文地理，而且还是人民教师。

常前程所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县城，在20世纪80年代末，怎么看都觉得像一个乡镇。连孙老师都这么说，前程就更觉得那县城像乡镇一样了。县城确实不怎么大，步行十多分钟就可以在城里逛一圈儿，而且城里每天出了什么事，不出半天就尽人皆知，甚至满城风雨。

前程和孙老师长得像，可能是因为孙老师是前程他姐夫。姐夫小舅子都是高个头，面目清秀。唯一不同的是孙老师有个不太显的啤酒肚，前程则戴了一

副眼镜，近视度数浅至可以忽略不计。孙老师就常挤兑小舅子说，你没必要总装斯文，自己几斤几两别人不知道，难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面对他姐夫孙老师的挖苦，前程总是笑道，孙老师知道就好，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啊！

城里，最高的楼层像是只有四层，三层楼居多。90年代初期，响应国家开放经济，大搞城市建设的号召，拓宽了街道，街道两边又铺街砖，又栽风景树。城南新建的四层楼楼顶还安装了一个大时钟，能整点报时。钟楼，虽说在城南，毕竟是新建的，倒也热闹了一些。一楼商铺对外招租，多是些服装店、杂货店、烟酒门市或饭馆，二楼往上有开歌舞厅

的，也有开招待所的，或干脆设一些教育机构。

“相见欢”酒楼开张，时逢城西清水湾三月三庙会吉日。钟楼时钟报时十二点整，一挂鞭炮响过，酒楼门前挂的木质小牌前就围了一圈儿又一圈儿的看客：相见欢酒楼开业三日，面食加量，酒水半价。欢迎光临，谢谢合作！

相见欢，是一种词牌名。前程后来听孙老师讲过，而且孙老师还对他讲了几篇相见欢的名篇。常前程觉得这相见欢有点意思，索性盘算着就给新开张的酒楼起了这么个名堂。城南钟楼，不像现在的高层，没那么宽厚，看上去有些单薄。说是商铺吧，也不怎么宽大，比一间标准办公室稍大一些。

常前程高中毕业之后去“厨师之乡”蓝田，学了一回厨师的手艺。看阵势，他是有长远计划的，想借着搞活经济的好政策大干一场，出人头地也大有可能。不然，先不说家里人不得见，连那孙老师也不会高看他的。房租、装修及开酒楼的其他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好在有孙老师出面相助，托关系在信用社贷了一笔款子。孙老师是县中学骨干教师，他的人缘蛮好的。这一点，前程是打心眼儿佩服。人家隔三岔五就有饭局，天

冷白酒，天热啤酒。不知是人家酒量好，还是喝酒有什么窍门，总之，前程从来没见过孙老师喝醉过。

初生牛犊不怕虎，钟楼门面房出租，心狠的常前程一下就租了两间。酒楼开业前期，其布局设计及室内装修也离不开孙老师的指点。一月有余，相见欢木质招牌挂在了酒楼正门上方。只见，一块六尺长，三尺宽的枣木牌匾上刀刻着三个汉隶大字“相见欢”，苍劲有力，古色古香。门面正厅，六套木质桌椅摆放整齐；正厅后面设有吧台，精致典雅；吧台后是厨房，窗明几净。正厅一侧，开一窑洞形过道，里面设有大小三个雅间，更是装修精美。

有人道，酒香不怕巷子深。相见欢，开张营业当天上午，观望者居多，走进里面的多是些散客，吃一碗炒面、半斤饺子，或就着粉汤吃两张烙饼而已。下午，就热闹了，正厅，两位三位，走的走着来的来着，桌椅几乎没有空着的。隔壁一大一小两个雅间，上几个凉菜早已经喝上了。靠窗的大雅间之所以空着，是人家孙老师一早就预订好的。

欢迎光临！见门里走进人来，服务员李欢乘端菜的空档忙迎上去，笑脸问，请问你们几位？

孙老师腆着不太显的啤酒肚，一面招呼身后的同事向隔壁雅间走去。宾客满座，五味飘香。见如此，孙老师才招呼各位落座正要去厨房帮忙，只见妻子前锦早已端着茶壶和茶杯进来。前锦赶忙给丈夫说道，志高，你只管招呼各位老师吃好喝好就是了。

常前锦，个头儿高挑，样貌端庄，和她丈夫一样，也是县中学的教师。她聪慧开朗，自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至今也是家里的骄傲。笑盈盈给各位老师倒上茶水，她又笑道，我弟弟这相见欢今儿才开张，今后还劳各位多多关照啊！

好在开张之际，服务员李欢勤快，又有姐姐前锦和同学张二良帮忙，不然前程真不敢想怎么能熬到晚上十点后。许是面食加量，酒水半价吧，开业三天期间，可以说相见欢是城里饭馆酒店最好的生意。说实话，如此好的生意，前程和孙老师都有点不敢信。三天后，来相见欢光临的人渐渐少了，这也正常。张二良说，要是老照这样下去，别说你一个常前程，就算你有分身之术也忙不过来啊！

久了些时日，常前程发现城里所有的酒店饭馆，都有一个惯例，上午吃饭

的人少，下午食客盈门，几乎满座儿。话说是年冬初，刚下过一场雪，街上行人稀少，沿街商铺酒店的买卖相对都冷清了一些。是日，晚上九点后，服务员李欢打扫了正厅、雅间及厨房卫生才走。常前程坐在吧台里一面抽着烟，一面喝着茶、听着音乐，见门里有人进来，开口道，几位，想吃点什么？

不好意思有点晚，打扰到你了！一口相对标准的普通话引起了前程的注意。她，乌亮的头发一根儿不乱地搭在肩上，穿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脚上一双中腰靴子，约二十六七岁的样子。她一面四处打量着，一面又说，帮我拌一个腐竹黄瓜，清炒一个醋熘土豆丝，再拿一瓶八角洋河。身段亭立，气质优雅，如此女人，城里并不多见。前程早已从吧台里站起身来，也不敢细看就把她带到隔壁小雅间里，你请坐，稍等一会儿就好。

许是怕她等着急吧，前程去拿酒时，沏了一壶新茶，又给她端了一碟儿南瓜子后，这才开始在后厨忙起来。相见欢，这个名字好啊！一凉一热两盘菜上齐，她自酌自饮三杯，面色透着点儿红晕，抬起一双清亮的眼睛望着前程，轻轻道，你叫常前程吧，不介意的话陪我喝点儿

可以吗？我一个女人家喝一瓶酒，怕是要醉的。

一个陌生女人，初来相见欢，她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呢？她头一回来相见欢就喝醉，总不太好吧？前程一边想，一边顺口道，你能光顾本店实在是我的荣幸。但一会儿怕还会有客人要来，所以，实在是抱歉，对不住你了！

现在已经九点多了。要不这样，你看好不好？她的双眼里含着些许无奈和孤独，甚至还夹杂着点儿祈求，看天意吧！如果有客人来你就只管去招呼，得了空呢，你就陪我坐一会儿总行吧！

还能怎的？又能如何？常前程，一个性情中人。见她如此，他只得解下围裙，洗一把脸，点一支烟坐在她的对面。他端起酒杯和她轻轻一碰，笑道，那前程就恭敬不如从命，陪姐姐你解解闷儿。

一个陕南人怎么会来这么个小县城，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呢？

也真是奇怪，从常前程在那女人对面落座时起，相见欢仿佛中了魔怔，再没进来一位客人。雅间的灯光是暖的，时而又仿佛暗含着些许忧伤。推杯换盏，言说间，一瓶酒渐渐见底，话至伤情处，又见她暗自落泪。常前程问姐姐因何而如此悲伤？她又笑而不答，只说，不关

你的事，今晚在相见欢你能陪着我，就是我今生最快乐的事情。

说是故人，像是谈不上。说是知己吧，似乎也不恰当。总之在短暂的时光里对于她，常前程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总觉得她活得不易，甚至有些不幸。如果相遇是美好的，那就一定是短暂的，短暂到他还没明白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过去了，好像是一闪就过去了。碰了最后一杯酒，只见她从椅子上坐起时，穿着一件雪一样高领毛衣的身体明显地朝前晃了一下，又晃了一下，脖颈间挂的钥匙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脆响。他正要伸手去扶时，她浅浅一笑道，没事，我没喝醉。

小心脚下。出雅间，她又朝左倾倒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前程抢上一步，忙扶住她的左胳膊，你还行吧？门外，正飘雪花儿。下雪了，我送你好吧？前程一面扶着她，看一眼飘飞的雪花儿，问，姐姐你住在哪里？

你不管，我自己能行。她用手抹去脸上的几个雪花儿，打一个酒嗝儿，右面第二个巷子走到头，左拐，上三楼……

和前程的个头相比，她稍低一些。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左面第二条巷子走到头时没了灯光，楼道里一片

漆黑。前程摸出打火机打着，见两个人影夸张地在墙壁上晃来荡去。摸上三楼，在打火机的亮光里，她从脖颈间取下钥匙，对准锁眼儿开了门，抬头对他笑道，进来坐一会儿吧！

见她开门时还左右摇晃，又担心她会摔倒，前程站在门口犹豫一下，最终还是跟着她进去了。这鬼地方，这段时间又断电了。她不好意思地笑道，然后接过他手里的打火机，点着门前桌上的蜡烛，指了指对面的三人沙发又说，你坐吧，你快坐！

门左侧靠墙，几块旧砖支着一个炉子，炉火早已熄灭。一个喝醉酒的女人独居，夜里要是因为房子里过于冷，病了多不好。如此一想，常前程蹲在炉子前，以最快的速度生着了炉火。见炉火霍霍地旺了，房子里也渐渐地暖了，他这才借着蜡烛和炉火的亮光四处打量了一下。后面窗前靠左墙一张单人钢丝床，右面地上铺一块深红色地毯。尽管如此，但床铺及各个角落都非常干净，难发现一丝杂乱。

一支烟抽罢，见她已在后面床上睡得安稳，他从沙发里站起身，下意识地摇一摇头，轻轻拉上门这才走下楼去。钟楼的时钟报时凌晨十二点，常前程进

了相见欢酒楼门，在正厅拼起几把椅子，铺开被褥躺下，却怎么也睡不踏实。

次日早，赶服务员李欢进门前，他已经把被褥收拾齐整，搁在后厨顶端的一个柜子里。李欢善察言观色，热情待人，对她的老板更是如此。中午饭时已过，见没几个客人，她抬一双美目对前程笑道，哥，看你的样子昨夜是没睡着了？要么你到吧台椅子上躺一会儿，偶尔来一两个吃饭的，我也不会给咱耽误事儿。

相见欢开业至今已有大半年光景，加之李欢又是一个手巧的人。她说得没错，一两个人的饭菜她还真能应付过来。听她如此善解人意，前程就坐在吧台椅子上，点上一支烟品着。突然，他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进后厨。少时，见他提着一个装有饭食的塑料袋子出来。李欢出于好奇，笑盈盈地问，你这是要给谁送饭去呢？谁住院了吗，要不让我去吧？

你看我这脑子，昨天晚上临关门时听一个朋友说二良住院了，我这才突然想起该去看看他。顺着李欢的话，前程对她一笑，撒一个谎匆匆走出门去。走出去了，又朝着李欢喊了一句，要是来一两个人吃饭，有你在放心。

那楼道里有了些许亮光，上三楼见那门紧闭着。前程轻轻敲门，问道，你在吗？开门处，见她着一身浅蓝色牛仔服，乌亮长发掩面，面色憔悴。前程问她，昨夜你睡得还好吧？

睡得还好，谢谢你！她拿一根橡皮筋儿把头发在脑后随意扎起，看一眼后面的床铺，笑道，半夜醒来觉得冷，见炉火还没完全熄灭就给炉子里加点炭。才起来准备洗脸，觉得像是着凉了。他伸手在她额头上一摸，心下一惊，额头烫得厉害，我给你拌了一碗西红柿鸡蛋疙瘩汤，解酒，你趁热吃了可能会好点儿。

洗漱罢，化了淡妆，吃了这碗疙瘩汤，她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她笑着说，给你添麻烦了，等过两天缓过来，我一定请你吃饭，好好感谢你。

她的话是真诚的，前程心里十分感动。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想要去拥抱她的冲动，但他还能管住自己。房间里，光线不太好，他不敢再去看她的眼睛，只把目光落在炉火上，说，你不要跟我客气。能遇上，咱们就是缘分。我不求别的，只希望姐姐今后的生活充满快乐和幸福。

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在她生

病期间，前程又是送饭又是买药，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一个星期的样子，她再次出现在相见欢时，容颜鲜活，神采飞扬，和之前相比判若两人。是日晚，八点半的样子，她脖颈间系着一块红丝巾走进门来。正厅坐了两位客人，正吃着饭。她对服务员李欢笑道，西芹拌木耳、五香牛肉、尖椒炒肉丝、糖醋鱼，再加一个回锅肉，拿一瓶最好的酒来。见她进了那间小雅间，李欢匆匆进厨房呵呵笑道，哥，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人，简直就是一个明星啊！你说她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吃得了五个菜呢？还有糖醋鱼、回锅肉，而且还让我拿一瓶最好的酒？

常前程笑而不答，只让李欢把一壶新沏的铁观音，和一瓶剑南春送到小雅间去。

正厅再没来客人，五道菜上齐，收拾好里外卫生，常前程对李欢像往常一样道，欢欢，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家休息吧！雅间的卫生呢，我会留着等你明天来打扫。

李欢走后，前程洗把脸解了围裙走进隔壁雅间儿，笑道，姐，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许是怕她再喝醉吧，这回常前程多喝了一点。可能是酒量跟

心情有关吧，这回她喝得微微有点儿醉意。尽管这样，但一瓶酒见底儿时，她还是提出让前程去送一送。她说，那楼道太黑，每次走进去都觉得像是有人跟着，我这么漂亮，难道你就一点儿也不担心？

烛光跳动，炉火正好，许是酒醉吧，常前程拥抱着她，轻声道，姐姐，我喜欢你。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她不语，只踮起脚尖儿，仰起脸，深情地迎着他。……又听那钟楼时钟报时凌晨十二点整。整理衣衫，喝一杯开水，见那女人躺在沙发上，面色红润，眉目含笑，常前程俯下身来，微微一笑，道，姐姐你别多想，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得空我来看你。

次日，中午十二点以后，常前程嘱咐让李欢招呼相见欢，自己则谎称去农贸市场购买些调料零碎，出门右拐径直去找他所谓的姐姐。那楼上静悄悄的，站在门前，常前程一面敲门，一面道，姐姐你在吗？见没有动静，再一看，那门不像是里面关着的，他心里一慌，提高嗓音叫道，我是前程，姐姐你在吗？

你谁呀？敲门声惊动了后面房间的一个女人，她站在门口，抬眼望着这边，操一口外地口音，又问，你是前程吧，

她不在。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他走过去，见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个头儿较高，身体偏瘦，又客气地问，你知道她去了哪里？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她只说让你最近别来找她，她要回老家汉中一趟。

那她没说什么时间再来？

没有。

尽管那年轻女子说得十分清楚，但他还是不死心，连着几天总来找她，心想，她万一要是回来呢？或者她根本没回汉中。可事实总归就是事实，半月有余，常前程隔三岔五总去找她一回。每去一次，那门都仿佛冻住一般。

一个陕南女人，她是如此漂亮。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她为什么要来这个小县城，怎么就一夜消失了呢？

又落了两场雪，转眼年关将至。相见欢像城里所有的大小酒店饭馆一样，贴了对子，停了业。直至来年正月初八，相见欢重新开张营业，常前程心上还是对那女人念念不忘，就算有天大的事情，她也该和我见一面吧，说明一切，告个别总还是可以的吧！

过了一个年。相见欢依旧食客盈门。得空儿，常前程又去那楼上跑了几回，

最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而且，他也没能看见那个身体偏瘦的年轻女人。尽管常前程在相见欢看上去若无其事，有说有笑，但心细的李欢还是看出了一些问题，哥，你没事吧？面对乐观的李欢，常前程也只能笑道，没事儿，可能是我最近没睡好吧。

时间是一味良药，仿佛可以医治人间所有病痛。冬去夏来，常前程也似乎渐渐地忘记了那个女人。

话说秋初，某一日晚上十点以后，常前程和张二良在相见欢小雅间喝一瓶红尖庄，二良说，兄弟，要不然我们也去兰花花逛一逛？同学张二良对前程各方面都挺关照的。兰花花，也是去年开张的一个豪华歌舞厅。虽说就在钟楼三楼，但开张至今常前程从未进去过。许是喝了些酒吧，经二良这么一提，前程第一次走进了兰花花歌舞厅。

早听张二良说起，兰花花不仅是一个极奢华的去处，而且还有一些外地人来坐台。跟张二良去逛一回兰花花，常前程倒不是要去找什么坐台的，他只想去那儿去看一眼，打发一点时间而已。至于二良是不是要找坐台的，他不言语，前程也不好问他什么。两人进了兰花花，借着或明或暗的灯光，找一个角落坐下。

二良朝吧台伸出右手，打一个响指儿，笑道，吧台，给我们上一个南瓜子、一个葡萄干，再拿四瓶啤酒。

少时，服务员端着盘子，将两个果盘、四瓶啤酒轻轻放在一个小圆桌上，笑脸道，两位先生请慢用，还需什么服务请随时吩咐。碰一杯啤酒，看二良拉起一个女子摇晃着跳舞，前程就点着一支烟一面品着，一面欣赏着舞厅里的各色面孔腰肢。

见对面一排四个包厢的门偶尔一开，又一开，人影闪进闪出。姐，是你吗？一个包厢门前，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身影闪入前程的视线。他心里一惊，从圈椅里站起身，快速走了过去，姐，是你吗？灯光幽暗，一闪一闪，但前程一眼就认出她正是自己苦苦找寻的女人。前程这一问不要紧，她一回头，当下惊得六神无主。半天才问，前程，你怎么会来这里呢？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常前程见她着白色无袖短上衣、黑色短裙，穿一双高腰皮靴，化了浓妆。他向四周看一眼，又看着她问，姐，你先告诉我，你怎会出现在这里？

你赶快离开，完了再听我给你解释好吧！包厢的门虚掩着，她朝里面看了

一眼，又强调道，前程你听姐的话，赶快走！她显然是有些醉了。前程扶着她的肩膀，也朝里面看了一眼，见几个像混社会的小年轻正朝门口瞪着眼，对她低声吼道，你跟我走，行吗！

梅姐出什么事儿了？说话间，三个小年轻已站在门外，一个个吊儿郎当，手里提着啤酒瓶。其中一个卷发高个儿，靠近前程，吼道，你谁呀！想找事？梅姐，常前程从小年轻的口里才知道她叫梅姐。梅姐挡在前程身前，对卷发年轻人好言道，小兄弟，这不关他的事，你们不要闹事好不好！

梅姐，是这个不明事理的家伙在闹事，好不好！

围观的人群里，站着手里攥着啤酒瓶的张二良，他早已看开了事情的眉目。他怕常前程吃了现亏，不声不响靠近前去，那啤酒瓶照着卷发的头狠砸下去，卷毛你是不是在找不自在！前程他是我的兄弟，你们眼瞎呀！张二良一出手，当场惊得没了言语。三个小年轻连着点头赔笑，良哥对不起，我们真不知道他是你的兄弟！良哥，你就原谅我们吧！

倒不是说张二良有多厉害，小年轻们真正害怕的是他哥张良。张良，小学没毕业就开始混社会。用二良的话说，

他哥进看守所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在这个小县城，他哥不敢说黑白两道通吃，但的确也算是一个人物。三个作鸟兽散匆忙离开后，常前程、梅姐、张二良三个也离开兰花花，下楼朝相见欢走去。

相见欢正厅，常前程沏了一壶龙井，三个人慢慢品着，醒着酒，默不作声。见气氛有些尴尬，前程给二良点上一支烟，看一眼梅姐，简短地讲述起他和梅姐往来的大概。张二良是个明眼人，常前程几斤几两他心知肚明。见他对这个梅姐特别上心，又当着她的面二良也不好劝说什么。他只说，既然你们相遇，又投缘，那就好好珍惜吧！今后，但凡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你们只管张口就是。

三楼那间整洁的房子里，有皎洁的月光正洒进窗户来，床铺上像是铺了一片儿银色。我叫苏梅，三年前，因为一次车祸孩子她爸死于非命。当时我们的女儿小婷只有六岁。为了供养小婷上学，孝敬她爷爷奶奶，孩子她爸过了百天祭日，我就跟着招弟来到这个小县城。王招弟，就是那楼上后面房间里住的那个年轻女人。她来这里坐台，大概有五六年了吧。凌晨两点后，苏梅抹着泪说，前程，你不要笑我，我是让招弟她给骗

了。那年招弟在老家对我说，她在这里找到了一份赚大钱的工作，在一个大酒店当领班。来了才知道她在大酒店当坐台，我只能跟着她一起混日子。酒店坐台是坐，歌舞厅坐台也是坐，只要有客人叫，我们就去……

苏梅，那问我你，你去年为何不辞而别？前程没有笑，抹去她眼角的泪水，接着又说，你要是不想说就别说了。

去年和你不辞而别，是要赶回老家给小婷她爸过三周年祭日。苏梅的眼泪又来了，另外，我主要是不想害你，回老家就是想远离你。我这么一个混迹酒店歌舞厅的女人，不值得你为我付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应该去爱一个值得你去爱的姑娘。

苏梅，给我点时间好吧，我一定会娶你为妻。钟楼的时钟报时凌晨三点钟。常前程别过苏梅，点上一支烟，带上门，下楼出巷口朝相见欢走去。

且不说前程怎地娶苏梅为妻，也不说她怎地脱离酒店歌舞厅，让苏梅尽早搬离那没有灯的房间，成了当下最要紧的事情。相对于要娶苏梅，这事倒不难办成。有张二良相帮，一个礼拜后，常前程在城西清水湾两孔石窑的院子里租了一孔石窑，和苏梅简单收拾一下，把

家安了下来。

一个人要想彻底改变自己，首先改变的该是内在思想，其次当是外在形象。自从答应一切全听前程起，苏梅的衣着变了。不管在清水湾家里还是相见欢，她总是把乌亮头发盘在脑后，扎一块儿碎花手巾，时常着衬衣、长裤或长裙，脚上穿一双运动鞋。

他们能走在一起，李欢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从苏梅第二次来相见欢起，她就觉得他们有戏。他们相遇相知到相爱，李欢当是第一个知情人。前程是她的老板，老板的事情她不好说什么，就只剩赞同了。苏梅不仅和常前程住在一起，过起了小日月，而且她每天就守在相见欢。

尽管各个方面她都十分小心，一点儿也不张扬，但不出半月还是被孙老师知道了。那日黄昏，正下着雨，相见欢也没多少客人，常前锦进门径直走进吧台，对着苏梅的脸就是一巴掌，然后指着她破口就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怎不去死呢！是我们家前程前世里欠你的吗？还是这世上的好女人都死绝了？

姐你别骂她，你别这么骂她，都是我不好。一听是他姐来了，前程从后厨跑出挡在苏梅面前，姐，你有什么话我

们坐下说好吗！你想骂就骂我，想出气就打我吧！

姐，你别生气，我们有话好好说。李欢一面说，一面把前锦拉出吧台，笑着说，姐，你有话慢慢说，这样真的对咱家的生意不利呀。苏梅没有说话的份，她静静地站在吧台里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只有挨骂的份儿。

孙老师紧赶慢赶，打着雨伞走进相见欢时，早不见一个客人。见大家一个个绷着个脸，前锦的火气像是小了些，他看一眼苏梅，调和道，苏梅你也是，你说你跟前程要在一起，怎么着也该对你姐说一声不是吗？现在事情弄成这样，大家多尴尬啊！

我说孙志高你少在这儿和稀泥，谁是她姐！前锦把一个茶杯嚓一下砸在地上，看着前程吼道，你说你这样做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吗？对得起在农村老家的母亲吗？先不说母亲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要想我同意你们在一起，门都没有。除非我死！

水火难容，这事没什么可谈的。见苏梅没有言语，前程又不作任何解释，在李欢的劝说下，孙老师只好带着妻子离开。事情就这么僵持着也不行，缓过一阵子再说吧。孙老师带着前锦离开相

见欢后，苏梅看一眼李欢，然后看着前程说，要不然这样，我先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等你给他们做通了思想工作，我再回来好吧？不然现在姐和姐夫都在气头儿上，我们能怎么办呢？

姐的这个主意不错啊！李欢看一眼苏梅，看着前程思考一下又说，咱相见欢不是装了部电话吗？姐回去后，等咱们做通了大家的工作，姐回来时把女儿小婷也一起带来。这不就是皆大欢喜吗？

是要暗度陈仓吗？进退两难之间，常前程觉得她们说得似乎有些道理，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我和欢欢就在相见欢等你带着女儿回来，到时候我们在清水湾买两孔石窑，装修一新，你就欢欢喜喜嫁给我。等我们结婚后，就回一趟农村老家把母亲接来一起住。李欢则笑道，这不就是最好的结局吗？等你们结婚了，相见欢有姐打理我也放心。这样我计划在城北开一家相见欢酒楼的愿望也就可以实现了。我的相见欢开张时间，也要在门口挂个小牌子，相见欢酒楼开业三日，所有饭菜加量，酒水半价。

中秋节晚上，最后一位客人走出门后，李欢对前程和苏梅盈盈笑道，哥，姐，

清 涧 河

今儿过中秋节，你们歇着我去给咱做两道菜去。少时，一盘醋熘土豆丝，一盘八宝菠菜，一瓶八角洋河和一盘月饼，一盘瓜果儿端上桌来。三个坐定举杯时，苏梅微微一笑说，这酒你们喝吧，我今日起决定戒酒。

姐，不带你这样欺负人呀！苏梅提出要戒酒，不说前程怎么看李欢先不答应，今儿是团圆的日子，姐你就是要戒酒怎么说也要过了今晚吧！

欢欢，姐是什么人，姐知道。姐不值得你这么对待我。三个人的酒杯碰在一起，渐渐的话头儿就多了。见苏梅有些悲观，当着李欢的面前程又重复了一句，苏梅你给我时间好吧，我一定会娶你为妻。常前程的话，苏梅深信不疑。她含着泪答应前程，你若是真信得过我，从今往后我全听你的。

李欢像是受到了巨大的委屈，抹一把眼泪，端起酒杯笑道，姐，我敬你们！

清水湾，圆月当空，窗户犹如白昼一般，前程和苏梅怎的欢快幸福不在话下。只说次日清早，常前程和李欢在县城汽车站送苏梅上了开往省城的早班车。路上，苏梅对前程说，我昨夜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们举行了婚礼。唯一

不好的是，结婚的日子下着雪。班车开动，见苏梅抹着眼泪，前程安慰道，一路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若是事情一直能依着人们的意愿发展，或许他们就能迎来人间最大的快乐与幸福。然而，这人间有太多的事情是不可能顺着人心的。叮铃铃，三天后，月光洒满世界的角角落落，相见欢的电话铃响了，看来苏梅是安全到家了啊！

喂，喂，是苏梅吗？电话是常前程接的，是一阵“嘟嘟嘟”的忙音。苏梅，苏梅，是你吗？我是前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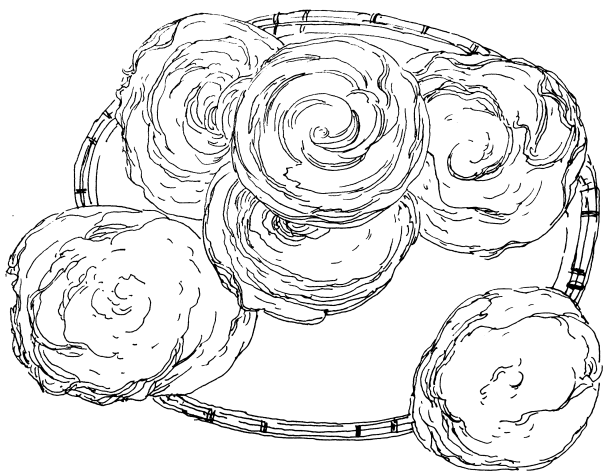
叔，叔叔……电话是小婷打来的，她一边哭，一边说，叔叔，我妈妈昨天回来时让大山埋了。她被叔叔们抬回家里时，只留了一口气儿，说了一句话就睡着了。

秋季雨量增大，长河沟一带山体滑坡，苏梅乘坐的面包车埋在了里面。结果，车上的人全都遇难。次日清早，相见欢停业，常前程穿一件白色衬衣，打着黑色领带，着一身黑色西装，和李欢急匆匆赶往县汽车站。

栏目责编 袁亚飞

榆林美味（四章）

◇李光泽



绥德油旋儿

在三秦大地，人们提起绥德，就会把它和黄土高原上厚重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和各种各样的美味小吃联系在一起。

说起绥德的小吃，不得不提绥德油旋儿。绥德油旋儿的模样像饼子，但实际上和饼子是两码事。打油旋儿是一个技术活儿，和面、擀面皮、做坯子、煎烙、烘烤，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比如，和面要用温水，水里要兑点盐，还要兑点碱面。先和成硬面团，再蘸水

搋软，饧半小时待用。饧好的面团要分成等份的剂子，将剂子放在案板上，用小擀面杖擀成一尺长、五寸宽的面皮。然后，用双手抓住面皮，一抖，一拽，再一抖，再一拽，那面皮便薄得像一张纸。面皮越薄，做出来的油旋儿层数就越多。这时候，只见师傅用左手抓住面皮的一头，右手在面皮上涂抹一些油，再撒一点盐和葱花，然后耍杂技一般，飞快地从外往里滚动面皮。等面皮卷起来后，再用手一拧，把面卷上下的豁口封严实，搁在案板上，用掌托压扁，再

用小擀面杖擀成饼状——油旋儿的坯子就算做好了。

煎烙油旋儿坯子时，要在热鏊子上抹油，半煎半烙，正反两面不断翻转。煎烙一会儿，油旋儿就有了火色。再抹油，再煎烙，再上色，如此反复，油旋儿的金黄色就一层叠着一层，逐渐有了质感。煎烙得差不多了，把油旋儿挪到烤炉里烤半小时左右，就大功告成了。在绥德街上看师傅打油旋儿，就像在露天舞台上观看草根艺术家表演节目，那动作娴熟自然，行云流水，没有一点磕绊，让人看了赏心悦目，惊叹不已。

色泽金黄是绥德油旋儿的一大特点。师傅会把刚出炉的油旋儿整整齐齐地码在一个古旧的木制盘子里，远远看去，像一幅下笔很重的金黄色的油画。那金黄色不是薄薄的一层，而是厚实的、裹了包浆的金黄，是油与火联手创造的杰作。这样金黄色的油旋儿，哪怕你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哪怕你还隔着一张书纸，或者隔着一块屏幕，你也很难抵御那份诱惑。

绥德油旋儿之所以能抓住食客的胃，一靠香味，二靠酥脆。那香味是有层次的，先是扑鼻而来的焦香，接着是葱香，最后是焦香和葱香混合起来的香，不可名状，却沁人心脾。绥德油旋儿里

层绵软，外层酥脆。里层绵软与温水和面有关，与水里兑碱有关，与汤面有关，与面皮上抹油有关。外层酥脆，手不敢碰，一碰就掉渣渣，口不敢咬，一咬也掉渣渣。说实在话，我最喜欢吃油旋儿渣渣，我觉得那才是油旋儿的精华。吃起来解馋，上瘾，吃了一次，还想再吃一次。

绥德油旋儿表面呈现一圈一圈旋涡状的纹理，油旋儿由此得名。至于吃油旋儿，一般人都是从外到内一口咬透，大口大口地嚼着吃。也有人一层一层剥着吃，一绺一绺撕着吃。我以为，一口咬透的吃法太单调，慢慢剥着吃、撕着吃，才有乐趣，一边耍着，一边就尝到了美味。

绥德羊杂碎

绥德是陕北地区一个有名的文化县。饮食文化在绥德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绥德特色小吃很多，比如抿节、圪坨，比如洋芋丸子、黑愣愣，比如黑粉、碗托，比如油旋、猪头肉，比如钱钱汤、杂面叶，比如麻汤饭、肉丁丁饭。这些风味小吃，都非常有名，但最有名的，还数绥德羊杂碎。羊杂碎的本义，是泛指羊的头蹄、肝肺、肠肚、

羊血等。我所说的羊杂碎并非此意，而是一种美食。

在绥德，有“一碗杂碎，半碗文化”的说法。绥德羊杂碎的主料只选羊头、羊肚和羊血，其他杂碎一概不用，而且羊头和羊肚要白水煮，不放任何调料。辅料有粉条、莲花白和芹菜。粉条必须用地道的陕北洋芋粉条，而且要用线粉。莲花白要用开水焯一下，否则会有一股生菜味。事实上，粉条和莲花白不过是用来壮营的，那小小的芹菜丁才是统帅，既去膻，又开胃。主料和辅料备齐以后，如果下在白开水里，那根本不叫绥德羊杂碎，那就是懒婆姨胡弄的一锅烩。绥德羊杂碎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羊骨汤。一大锅羊骨头，大火烧开，文火慢炖，把骨髓炖出来，把油水炖出来，把营养炖出来。一锅骨头，可以炖三次汤，头一次骨汤泛黄，第二次骨汤呈乳白色，浓度当然一次不如一次。最后，把三次熬出来的骨汤掺在一起，便是一锅不浓不淡的高汤。师傅烩羊杂碎，就像一个艺术家表演节目，气定神闲，忙而不乱，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娴熟连贯，闭着眼睛都能顺利完成。羊杂碎开锅以后，师傅操起一把扁勺，三下五除二，把锅里的浮沫撇尽，然后舀一勺辣子油泼在锅里，搅匀，最后把羊杂碎舀到碗

里，撒一撮芫荽和葱花，就万事大吉了。当然，辣子油和葱花都是有讲究的，不能凑合。辣子油只能用羊油，不能用猪油，也不能用菜籽油，否则，会串味，人们常说的原汁原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葱花必须用陕北的山地红葱，对绥德羊杂碎来说，白葱和水地葱都不叫葱，提不起味儿。因此，也有人说，羊油辣子、山地红葱跟羊骨汤同样重要，都是绥德羊杂碎的灵魂。

绥德街头有十来个不大不小的羊杂碎店，一年四季生意火爆，去得迟了，就得排队等座。排队等座的食客，一个个歪着头瞅着店里，咕噜咕噜咽着口水。不是食客嘴馋，是羊杂碎的确太诱人了！从色泽上看，羊头羊肚是黄褐色的，羊血是纯褐色的，粉条是洁白的，芹菜是翠绿的，辣子油是鲜红的，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被粗瓷大碗活活地收在一碗骨汤里。从配料上看，碗里虽然看不见羊肉，但是有羊杂碎，就有羊肉味儿，就算是一道荤菜，芹菜和莲花白一配，荤而不腻，淡而不寡。数九寒天，一碗羊杂碎穿肠而过，好像怀里揣了个小太阳，一下就从头暖到脚。大夏天喝羊杂碎，喝得满头大汗，啧啧咂嘴，解馋，又过瘾！

绥德人习惯说喝羊杂碎，很少说吃

羊杂碎。绥德羊杂碎既管饱，又解渴，汤多料少，是其一大特点。懂行的人都知道，营养都在汤里头，所以，汤越大，越有滋味。绥德人好喝酒，头一天晚上喝大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胃里还难受，但他们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有绝招，有解药，滚滚儿喝一碗羊杂碎，啥事也没了。进了店门，找个位置坐下，头不抬眼不睁，朝老板喊一声：“辣子大点，汤大点。”快喝完了，又喊一声：“老板，添点汤。”老板不声不响，不急不躁，连稠的带稀的，舀半碗羊杂碎递过去。那些人来的时候蔫头耷脑，有的还一手抱个肚子，一碗半羊杂碎下肚，酒也醒了，胃也好了，精神也足了，浑身带劲，像打了鸡血，该干嘛干嘛去了。因此，绥德羊杂碎还有个雅号，叫“还魂汤”，说通俗一点，就是“醒酒汤”。

陕北有一句俗语：“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绥德汉是个品牌。那么，绥德汉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品牌？用一个拦羊老汉的话说，绥德人是喝羊杂碎长大的，是羊杂碎滋养了绥德汉，是羊杂碎成全了绥德汉。此话显然不可当真，但绥德人对羊杂碎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漂泊在外的绥德人想家了，就让老家人快递一大包经过

高温杀菌和真空包装的方便羊杂碎，迫不及待地煮了，满心欢喜地喝了，就不想家了，可谓一口美味解乡愁！

吴堡的饼子

在陕北吴堡县，招待外地来的客人，常离不开空心饼子。生活在外地的吴堡人，隔三岔五也会叫老家的人捎几个空心饼子，解解馋。

吴堡老街上的小吃市场里，有很多摊位卖空心饼子。他们一边制作饼子一边卖。吴堡人把制作饼子，叫作打饼子。打饼子是一门手艺活儿，这个市场里打饼子的师傅，基本是有二三十年功夫的老把式。

吴堡空心饼子有“三绝”——一空二香三酥脆。空的秘诀在于，饼坯子里面包了一撮干面粉。烤制过程中，饼子受热后，就会形成中空。为了防止饼子太胀，师傅会拿一根钢针或铁丝在饼子侧面扎两下，放点气。香的秘诀在于，饼坯里的干面粉中，掺一点小茴香和食用盐。小茴香自带香气，食用盐用来提味。有的师傅还会有些创新，在饼子上撒些芝麻。虽然多一道工序，但饼子又多了几分芝麻香，香上加香，自然更加抢手。酥脆的秘诀，一在搭碱上，二在

烘烤上。吴堡空心饼子属于发面饼，面团发到几分，搭多少碱，要恰到好处。

至于烤炉，就更有讲究，须用土炉。土炉炉膛正中是一个出火口，出火口周围是一个圆形的胶泥平台，谓之“跑马圈”。“跑马圈”上面放一个直径二尺多的铁鏊子，刚好盖住烤炉。打空心饼子须烧蓝炭，火头硬，温度高，无烟。饼坯先在鏊子上烙一会儿，变色以后，再放在土炉“跑马圈”上烘烤。饼子整整齐齐排列在“跑马圈”上，翻过来，调过去，等待着可以出炉的那一刻。刚出炉的饼子最好吃，焦黄冒着热气。咬一口，外面酥脆，里面绵香。

每天早晨，我从寓所出发去单位上班，都要经过那几个空心饼子摊。离得很远，就能听见打饼子的声音——先是“得啦”“得啦”两声，紧接着，“啪”的一声。打饼子的师傅，每人都有两个梨木小擀杖，一个是常规的，一个是特制小擀杖。师傅先用常规小擀杖在案板上空击两下，接着擀饼坯，随后，“啪”的一声，把擀好的饼坯擀到案板上。再用特制小擀杖轻轻地在饼坯子上溜一溜，饼就有了花纹，有了质感。我问师傅，为什么要用小擀杖空击两下案板？师傅哈哈一笑说，耍个“式子”，弄出点声音来，吸引顾客。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空心饼子有了新吃法，那便是吴堡人挂在嘴上的空心饼子夹肉，类似关中的肉夹馍。这种吃法当然比普通吃法更过瘾。饼子不干，肉不腻，还耐饱，吃一顿管好久。

我虽然不是吴堡本地人，但吴堡空心饼子很早以前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上初中时，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骑着自行车到离学校十公里以外的吴堡县城去贩饼子。买十个，老板送一个，回去把那十个饼子卖给同学们，还可以赚得吃一个。

我到吴堡工作以来，节假日偶尔在单位值班。到了饭点，我会买两个空心饼子，一块一块掰碎，一边掰，一边吃，不慌不忙消灭掉两个饼子。再泡一壶红茶，红茶加饼子，也算一顿舒适的简餐。

对漂泊在外的吴堡人来说，一个空心饼子，加上一碗小米稀饭和一碟水萝卜小菜，就是老家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好山珍海味，就好这一口！

活捉挂面

在陕北吴堡县，有一种“绝版”美食，叫作活捉挂面。要说挂面，在中国北方随处可见，但是活捉挂面，却“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

吴堡挂面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但是，吴堡挂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并不是它悠久的历史，而是“手工的”和“空心的”。挂面早已成为吴堡的一大特色产业，家庭手工作坊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提起“手工”两个字，人们就会联想到工匠精神，联想到精雕细刻。事实上，吴堡的每一根挂面都要经过和面、摊面、搓大条、搓小条、上大架、拉面、分面等 12 道古法工序。当地人习惯把制作挂面叫作吊挂面，吊挂面的工艺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全靠师傅面授技艺，全靠徒弟心领神会，就这样一辈一辈口口相传，居然传得一点也没有走样，实在令人叹服。吴堡人经常说，他们的挂面可以当吸管喝饮料，也可以用来吹泡泡。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不必考究真假，但史料真有记载，吴堡挂面“茎直中通”。所谓“中通”，就是空心的，如果仔细看，每一根挂面的横切面上都有一个针尖般的小孔，如果用放大镜来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空心挂面便由此得名。我曾问一位挂面师傅，那个“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师傅淡淡一笑说，这是个秘密，手艺到那儿了，挂面自然就是空心的。师傅的回答，让人听得云里雾里，让人越发感到吴堡挂面披着一层神秘的

面纱。

吴堡的吊挂面人家，窑檐底下都有几个挂面架，高两三尺，由钢筋焊接而成，专门用来晾晒挂面。挂面上架以后，师傅巧手用巧劲，一放一收，一拉一拽，一根一根纤细的挂面便如银丝一样垂下来，汇在一起，像一块一块洁白的线帘，接受风和阳光的定型。若是遇到饭时，刚好家里来了客人，就顺手拿起剪刀，在架上剪一把新鲜挂面下锅，这就是所谓的活捉挂面。活捉挂面还没有走完晾晒程序，甚至来不及在架上风光一番，就被人活活煮了，不得不说是挂面的一种悲哀。但是，对食客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美食体验。常规挂面是晒干的，是“死”的，而活捉挂面是新鲜的，是“活”的，是“尊享版”挂面，是挂面中的奢侈品。吴堡挂面不是单一的白面挂面，还衍生出了菠菜挂面、苦菜挂面、胡萝卜挂面、荞面挂面、豆面挂面，自然，活捉挂面也就有了不同的风味，“活捉”住什么挂面，就是什么风味。

吴堡活捉挂面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可以煮着吃，可以炒着吃，也可以凉拌着吃。煮着吃，可以配羊肉臊子，可以配西红柿鸡蛋臊子，但最流行的吃法是酸汤挂面。吴堡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挂面香不香，关键在酸汤”，如

果酸汤调不好，就把挂面给糟蹋了。吴堡人心中的好酸汤，一要酸，二要香，三要卧个荷包蛋。要酸，当然离不开醋，醋是酸汤的灵魂，是酸汤中所有调料的总司令。有的醋很酸，但属于贼酸，酸而单薄，酸而寡淡，酸而不香，这种醋，在吴堡就不叫醋。吴堡人调汤用的醋，又酸又香，那酸是酸爽的酸，酸而醇厚，那香是陈香的香，香而绵长。醋香是酸汤的底香，加上清油炆花椒的香、炆茺蒙花儿的香，再加上陕北葱花的香和香菜叶子的香，那才叫真的香，是一层一层的香，是有厚度的香。茺蒙花儿，是一种碎花花，是陕北大地上独有的一种调料，长得像韭菜花。茺蒙花儿一般长在阳坡坡上，和长在背呱呱上的山丹丹花，堪称天赐陕北的一对姊妹花。至于荷包蛋，一般用的是农户散养的土鸡蛋，它既是调味的，又是管饱的，大家一致认为挂面的“金牌搭档”。吴堡女人自豪地说：“挂面跌鸡蛋，山珍海味也不换。”吴堡男人说得更豪迈：“挂面

跌鸡蛋，给个县长也不换。”只是，那些活在吴堡的母鸡太辛苦了，即便一起加班下蛋，都下成双黄蛋，也不够吴堡人调酸汤用。调酸汤是个技术活儿，煮挂面也是个技术活儿。讲究一点的人家，要用铁锅煮，用泉水煮，用柴火煮，这样煮出来的挂面最接地气，最有乡土味。而且，水要宽，要沸腾，时间长短要刚刚好，时间长了，挂面不筋道，时间短了，又夹生。对外地人来说，把煮挂面的手艺学到手也不容易，但是，对吴堡人来说，这根本就不算个事。

如果说吊挂面是一种生活的艺术，那么，活捉挂面就是一种艺术的生活。但是，要体验这种“艺术的生活”，就必须到吴堡去，到吊挂面人家的小院去。与吴堡无缘的人，官再大，钱再多，也吃不到一碗活捉挂面。那挂面是手工的，是空心的，是活捉的，是酸汤的。如此美味，闭着眼睛想一想，那口水就止不住了。

乡 愁

◇师庆荣

从阳光和云朵可以判断，今天的晚霞很美，我想出去走走，看看家乡的夕阳，找找童年的足迹。于是我一个人顺着秀延河散散步，路过笔架山、北关老街和水门洞。夕阳很美，但已经没有了我的童年……

“华顿铂宫”的广场非常热闹，可我无心参与，我似乎只想在现代化的建筑里找到些许童年的影子，但是什么也没有了。那片桑树林，我们曾经拿着塑料袋呼朋引伴去摘桑葚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也采过桑叶，用来染指甲。那个铺满黑色煤渣的停车场，我们打过羽毛球，也和妹妹在那里练过自行车，妹妹学得快，我总是摔跤，好几次都把膝盖给划破了，腿上满是煤渣。那条绕过桑树林

的小河我们称它为清水河，清水河与秀延河在桑树林的最南端汇聚后，缓缓地经过我们的村庄，流向清涧县城的方向。

秀延河河道早已改变了原来的模样，没有了那个沙钵（经过水长期冲刷形成的深槽，槽底蓝蓝的岩石非常光滑），也没有了那座离沙钵很近的，由大大小小的石块自然形成的小桥，更没有了那一片绿油油的菜园子。那时的河滩多么热闹呀！跟小伙伴们一起打澡水，踩糕糕，顺着青色的石崖从水的上边滑到沙钵，既有滑梯的速度，又有冲浪的激情。那时的河水清澈而温润，凉鞋鲜艳而透亮。当我们在嬉戏玩水时，妈妈们就洗了一筐又一筐的衣服，用棒槌捶打过的被子里总能闻到一缕又一缕

的肥皂香。

隔河望去，旧地方的老院子已经被一座座高楼堵得严严实实，我只能在犄角旮旯里找寻记忆的碎片，但我依然什么也没有看到。农机厂那一大片已经被盖成了高楼，好几家的院子已经被征用。我家的老院子还在，今年槐花飘香的时候，妈妈说院里那棵老槐树被打掉了，妈妈给我看了当时的视频，老槐树的枝干躺了一地，一大群不熟络的邻居在捋槐花。那个场面，比我们小时候嬉闹的场面要更壮观，也更热闹。不知为什么，我却是莫名的伤感，仿佛被打掉的不是老槐树，而是把我记忆中最粗壮的根须给连根拔掉了。那棵老槐树对我来说就是老院子的一个象征，有多少童年的记忆跟它有关啊！奶奶坐在碾子上吃一碗软软糯糯的荞面搅团，槐树的影子斑斑驳驳；姊妹几个在石床上打乒乓球，槐花散发着一缕一缕的清香；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老槐树就规规矩矩地站在那里，给我们叉皮筋；当我们在跳方格、翻线绳、丢沙包或滚铁环的时候，老槐树就似一位慈祥的老人在看着我们，满眼的爱意与欢喜……

夕阳在落山前熊熊燃烧，我一边向前走，一边回头欣赏这铺满天空的晚霞，就像我一边走着新路，一边回忆着童年

一样。我一个人走走停停，已经走过了这段，但突然想起了某个地方或某个事情，我就回过头来，再倒退几步。恍惚间，我似乎穿越在了四五十年前的小城里。还好，只有我一个人，要不然一定会有人觉得我有些精神恍惚吧？一根根电线在晚霞中似五线谱一般，有燕子在空中掠过或落在电线上，它们是夕阳中最灵动的音符。或许，眼前的风景，现在的建筑，就如这晚霞一般绚烂吧？不知道这些燕子还是不是小时候我曾见过的燕子？

看到“全秦要户”的石碑时，我已经来到了笔架山下，来这里乘凉的老乡真多呀，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牌，有的在唱道情，有的在扭秧歌，但热闹是他们的，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我们去笔架山扫墓，每次回来，我们总要写一篇关于纪念革命烈士的作文，那时的文字很贫乏，仿佛每年都要用上“浴血奋战”“踏着烈士的鲜血”“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之类的字句。大家除过在一起玩之外，就是在笔架山最高处的那棵老柏树下拍个合影，留住最美的童年，至于更多的革命情怀的熏陶，就没有任何的印象了。每个同学去笔架山时，父母都要给上几个硬币或皱皱巴巴的小钱，为的是口渴

清 涧 河

时可以买一根凉甜冰棍解解渴。那时的冰棍只要五分钱，那时的纸币也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而我，即使把那个五分的纸币捏得出了汗，也舍不得去买一根冰棍吃。那时的春天来得很迟，每年我们在过了清明节后才开始换掉厚厚的棉衣。

站在南坪的天桥上向北张望，整个夜色都倒映在秀延河中，远处的笔架山，近处的楼房，还有晚霞和路灯的光晕，黄昏时分的苍穹，一切都是那么柔美而亲切。通往西沟砭的这片河滩，最壮观时应是夏天的傍晚，曾经有那么多学生都拿着书在河滩学习，有的喜欢一边走一边背，时间久了，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有的喜欢坐在石头上看书，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学生来来回回背书的身影了。就是在这段秀延河，当我们骑自行车从城外路过时，总会遇见一帮子的男生在那里耍水，每次路过，都会让人不好意思，而他们，却陶醉在一片溅起的水花里。

从南门上去已经找不到原来的那排窑洞了，也看不到南关中学的全貌。想起小时候经常去南门的同学家里玩，每孔窑洞里住些谁家都清清楚楚。能住在这个院里的同学都是地地道道的城里

人，家庭条件特别好。中秋时节，苹果和月饼都是一盆一盆地放着吃，不像我们任何东西都要分着吃。每年正月，他们都会穿一整套的或蓝或红的新衣服来报名，当时挺让人羡慕的。

往北走，一路望去，沿途的建筑都发生了变化，我甚至找不到以前的新华书店了。药材公司也没有了原来的痕迹，全部被新楼房所代替，那个巷子，那个院子，那个二层的“薄壳”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对面还有一个挂有“清涧药材公司第一门市部”牌子的药店，让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应该是曾经的药材公司。地方还是那个地方，但什么都变了，唯有小时候住在这里的点点滴滴，一事一物，似电影镜头，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黄灿灿的饭盒，红彤彤的火炉子，热乎乎的油茶，浓浓的中药味，风风火火的我们四个……

城关小学的巷子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巷子，我没敢进去，因为所有的建筑对我来说简直是太陌生了。石板巷、府厅巷、马家巷，都只留巷子的那几个熟悉的字眼了。中医院门口那个经常挑水的地方也一片安静，中医院也不是原来的中医院了。现在，中医院成了其他的单位，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了。

“水门洞”进行了翻修，跟前的那

个公厕还在，小学班主任韩老师家的大院还在，只是已经分不清楚曾经的王家大院和惠家大院了。也许，曾经放学时经常能遇见的那个奔跑的少年现在也过而立之年了吧？昏黄的灯光下，北关的大街是如此的狭窄，偶尔有摩托车从身边滑过，不敢想象曾经年少的我们是如何骑着自行车，带着外甥，在堆满积雪的北关穿过？耳边仿佛又响起了极具穿透力也极具时代特点的广播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九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稍门坡下是另一个广场，除了道情表演和广场舞，还有电影公演，不知道荧幕下看电影的孩子在四十多年以后会不会想起现在的场景，不知道打打闹闹的画面会不会成为他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越是走进老地方，心中越是怅然若失！林业站、畜牧站和农机厂曾是我们玩耍或娱乐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过我们的童年记忆！学校那条要穿过好多院子的小路、用蜡笔染上颜色且散发着浓浓书香味的新书、捉过迷藏打过滚儿的那个场里的麦垛……往事历历在目。

路过老地方的巷口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时间已经晚了，我没有去院子，只是绕着坡下的小路转了一圈。水井还在，水管变成了水龙头，再也不用玉米芯或是木棒子当塞子了。我们家的老院子被四周的楼房包围住了，那道坡，那堵用石头砌成的墙，依稀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有农机厂侧门的那棵老槐树还在，槐树下的那盘碾子还在。夜色中，石碾与石墙在老槐树的斑驳中是那样的古朴。种种岁月旧痕，又勾起了我的一缕乡愁。

想起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出去的时间久了，总想回到老家，顺着记忆的足迹走一遍，看一看家乡的石板路，摸一摸家乡的石碾子。可一切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建筑高了，也新了。老乡和亲人在时间的流逝中跟我一样，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物非，人也非。我就在故乡，可我已经成了故乡的客人。

原来，我的乡愁不是回到老家，而是人就在老家，却依然思念着那个回不去的童年：清澈的秀延河、绿色的桑树林、淳朴的小村庄和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

窑洞里的年味

◇ 韩 坤

过年就像过劳动节。

母亲和奶奶轻松交谈时，无意中吐露出这句妙语。全家人纷纷附和，笑着连连点头称妙。确实，忙碌了一整天后，能躺在尚有余温的老窑洞炕上，目睹家中焕然一新的景象，确实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

黎明即起，父亲和母亲便开始拾掇了。母亲充分发挥她在家务安排上的权威，担任大扫除的总指挥，一家老小齐上阵。大人们常说：虾兵蟹将都有用，多个人多份力。父亲和我负责“爬上爬下”“上蹿下跳”的活儿，清扫房梁上的灰尘，撕去褪色的旧春联。而母亲和奶奶负责“细活儿”，擦玻璃，洗窗帘，擦柜子。全家老小进入“战时状态”，

忙碌而有序地从日出干到日落。总算把大部头和小零件收拾干净了，每一处都通过了母亲的严格审查。不过，过年前，似乎总有做不完的家务活儿。

清早，我感到后背滚烫，在炕上翻来覆去，热得浑身难受，以为自己发烧，暗自庆幸今天终于可以“抱病”休息。然而睁眼一看，屋内水雾缭绕，烟气弥漫，原来是奶奶点燃了炕炉，而我正躺在炕头上，仿佛被置于火上烤。我心里清楚，奶奶在大清早就点燃炕炉，绝不是为了给孙子暖炕，而是催促着孙子赶紧起床，好让去做些壮实筋骨的活儿。

院中的鸡咯咯叫着，或许是饿了，给主人提醒着它们的“早餐”时间。母亲从瓮里取出两颗酸白菜，准备做陕北

大烩菜。由于北方冬天新鲜蔬菜稀缺，居民一般会在入冬之际把鲜白菜腌制在黑釉的大瓷瓮里，用作整个冬天的食材。可这一大早，哪有胃口吃！我不解地问奶奶：“大早上吃烩菜，不太合适吧？”奶奶笑着回答：“吃烩菜抗饿，等会儿要置办年货了，没时间做午饭，将就着吃吧。”我虽满脸的不情愿，但既然自己不会做饭，只好被迫接受母亲的安排。

饭后，奶奶和母亲准备蒸馒头和年糕，家里的那口大锅派上了用场。在陕北的窑洞里，家家户户都有一口或大或小的铁锅。四方灶台上镶嵌着黑黝黝的大铁锅，锅上盖着擦得锃亮的铝锅盖，灶台一头连着炕。奶奶取出她的“古董秤”，秤杆已磨得通体光滑，挂秤砣的线推到适当的位置，她熟练地从秤杆头前的一个钩子处提起，另一只手挖着糕面，一碗接一碗地放在秤盘上。当秤快平衡时，奶奶不慌不忙又挖了一碗，我本以为这下一定会多了，谁知却是正好平衡。奶奶不愧为行家里手，经年累月下来，手和眼也成了一杆秤，母亲和我都对此赞叹不已。几碗面配几碗水，都是有比例的，不能有丝毫差错。我打小就没烧过火，于是想要体验一把，不料炉灶太不给面子，不接受我这样的新手，三次点火愣是没点着，反而弄得满屋烟

味，呛得一家人直咳嗽。看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奶奶轻易地点燃了火，并且让火势瞬间旺盛起来。她一层一层地铺撒着糕面，每撒一把面，还要双手搓一下，最后再敲一下粘着糕面的盆，不浪费一星半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每一颗米和面里，都附着奶奶的汗水与心血。奶奶把炕头的毛巾打湿，沿着锅盖边围起来，解释说：“蒸糕和馒头，全靠着一口气，气泄了，就蒸不熟了，不能让锅走风漏气。”奶奶和家人去做其他事情了，守在锅边的我时不时闻到米的香味，忍不住想要掀开锅盖，一探究竟。正欲上手，奶奶赶忙一把抓住我的手阻止：“蒸糕需要一气呵成，掀开锅盖气散了，成了一锅夹生饭。”十几分钟过后，方才掀开锅盖，热气涌上屋顶，与冷气相撞形成云雾缭绕的景象，如同走进了仙境。蒸馒头亦是如此，最需要的是细心与耐心。

正所谓：“无联不成春，有联春更浓。”红底黑字的春联承载着千家万户对来年的美好祝愿。旧时，家中总是请村里会写毛笔字的先生来写春联，前些年，数字印刷术出现，于是印刷品春联随处可见，其色彩更为艳丽，画面也更加花哨。然而，批量生产，难免“千篇一律”，缺乏个性人气。还是要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虽然书法功底尚浅，但家人的支持与鼓励让我有了“一显身手”的勇气。按照尺寸裁好红纸，摆下文房四宝，羊毫笔饱蘸浓墨，一笔一画地写下“龙吟瑞雪迎春吐故，兔纳清风沐月如新”。写好的春联被家人一排排地摆在地上，地上摆满后，又被摆在了沙发上，让人既无路可走，又无处可坐。剩下的零碎红纸，顺手写了“旺火冲天”“出门见喜”之类的小帖子。贴春联需要一种“秘制胶水”——糨糊，水和面加热后调成的一种粘合剂。父亲、二爸和我一起贴春联。不一会儿，红红火火的对联贴满了门户，再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院墙上吊满玉米棒子和晒干的红辣椒，一时间，整个院子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春联贴好，灯笼高挂，豆腐已炸，粉条已压，肉品已煮，接下来该贴“财神到”了。家家户户都会贴一张“财神”的画像。尽管我们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老话儿，也明白赵公明、范蠡、比干、关羽等财神不会平白无故地送来金银财宝。贴财神与供财神的活动与其说是一种迷信，不如说是对过往艰难岁月的自我释怀和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满心期待。算得上是一种“正能量”满满的中国式年俗。

除夕不眠，精神一年。那一夜，满天都是绚丽的烟花，不绝于耳的是响亮的爆竹，桌子上摆满七碟子八碗的美味佳肴，推杯换盏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脸上泛起了红光，全家人围在一起看春晚，心中默数着零点倒计时，共同迎接崭新的一年。

正月初一开始，大家纷纷走出家门，走亲访友，热炕头专门留给最尊贵的亲人。一盘炕上挤满了七大姑八大姨。虽说挤，但心中有温暖与喜悦却也倍感舒适。屋子里弥漫着欢声笑语，屋外则是灯火通明，一派祥和。

其实，这些年并不是年味变淡了，而是缺少了那份古老的仪式感。扫尘、擦玻璃、贴窗花、贴春联、蒸馒头等传统习俗需要延续下来，要成为延续年味并制造年味的人，才能让这份独特的气息永存。就像一杯好茶，喝过多次后味道也会变淡，唯有不断注入新茶，才能保持茶香四溢。

年味，其实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窑洞里的年味……

枣红了

◇白智东



十月秋季，天高云淡，碧空如洗，和风送爽，漫步在故乡的沟沟峁峁，令人心旷神怡。登高远眺，有农人在对面山坡上拦羊或驾着牛犁耕种冬小麦，偶尔传来拦羊嗓子回牛声，那便是经典的陕北天籁之音信天游了。这时候正是红枣即将成熟的季节，还未走到枣林地界，远远地，空气中就飘散着缕缕熟悉的枣香味，润润的，甜丝丝的，沁人心脾。

枣子已过了“红眼圈”“半盖盖”的阶段，变得通红。枣树叶子绿中泛黄，成串的红枣点缀其中，红、黄、绿三种

颜色便构成了最美的画面，让人不由自主地喟叹大自然的奇妙。若是下点细雨，天放晴后，红枣和树叶好像被打了一层薄蜡，亮晶晶的，闪闪发光。摘颗枣，揩去水珠，一咬，嘎嘣脆，满口鲜香。有一种吃法比较独特，最具妙趣：抓几把红枣放入小铁锅，倒少许凉水，水面不要没过红枣半身以下，加热，待锅底的水快要烧干时慢慢翻炒，枣的表面便有了火疤。这样的枣子，既有蒸煮的香味，又有烘焙出的焦黄的香味，风味自然非同一般。

打枣时间俗称“开杆”，一般在寒露前后。枣子质地由硬变软，俗称“绵芯枣”。这时红枣熟透了，枣树叶子大概也快要落光了，正是打枣的好时机。离家不远出门在外的人们，纷纷相约回家帮忙打枣，男士换下笔挺的西装，女人脱去长裙旗袍，换一身结实的劳动布衣，顷刻间就成了农村人的装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选个艳阳天的好日子，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出山打枣。男人们扛着长长的打枣杆子，女人们挎着山柳筐子，赶着毛驴上山，呼朋引伴，嘻嘻哈哈，热热闹闹，浩浩荡荡。人逢喜事精神爽，说讥拉话片刻间就来到了枣林。打枣是个力气活儿，从小在农村生活过的男子，一般都是爬树的好手，精壮男劳力爬上树杈，先不忙着挥杆打枣，双手紧握胳膊粗的树枝，猛地摇晃，霎时就扑棱棱地像是下起了红枣雨，地面上顷刻间就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红枣毯似的。躲避不及的小孩被掉落的红枣砸了脑袋，生疼，叫喊着“哎吆”，双手抱着留着茶壶盖发型的脑袋如鼠窜逃，逗得旁人开怀大笑。树上挂的枣不多了，男人们才挥舞打枣杆子零敲碎打，直到将枣子全部敲落在地。这棵枣树干净了，再打另外一棵枣树。捡枣是女人

们的长项，她们有蹲的，有坐的，眼尖手快，十几分钟就能拾满一筐红枣。拾起的枣子被收进麻袋，不大一会儿工夫，几麻包红枣就垒成小山包了。

此时有人从这里路过，打枣的人一定会热情招呼你：“快来吃枣来！”说着就捧着一掬红枣让你品尝。或者干脆一筐红枣放在你跟前，任你挑着吃。只要你的胃口好，放开吃，管饱。如果你是豁牙漏气的老者，你就挑“绵芯枣”吃。不过，吃枣是有讲究的，“只许吃，不许拿！”这是规矩。

收回来的枣子，挑一些无虫眼的硬枣，洗去尘土，均匀地喷洒上白酒，入坛密封，这便是醉枣了，也叫酒枣。到了腊月或者正月，醉枣自然就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味果品。

收回来的红枣要摊开晾晒，不然鲜枣潮气大，容易发霉变质。院子、房顶、阳崖的通风小土窑、小石庵，都是晾枣的好地方。

《清涧县志》记载，《诗经》歌云：“八月剥枣，十月获稻。”《战国策》《尔雅》《史记》《齐民要术》《农书》《打枣谱》等古籍，都有记录，可见其栽培历史悠久。家乡的红枣很有名气，一九六八年，曾有香港人士专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写信，请求购食清涧红枣，一时传为佳话。在清涧有这么一种说法，凡是能听到无定河水声，或是能看见无定河的地域，红枣质量都属上乘，品质最优的当属黄河沙滩滩枣。老家的红枣颗粒不算太大，约拇指般大小，皮薄，核小，肉厚，掰开能拉出糖丝儿。据说夏季用地道的清涧红枣包的粽子，放在阴凉地，一周内不会变质。我试过，可信。

红枣的食用范围宽泛，可鲜食、干食、煮食、蒸食、烧食、焙食，也能同其他食料混制食用，花样纷繁，长年不断，有枣馍馍、黄米馍馍、枣泥豆沙包子、枣糕、八宝饭、软小米粽子、枣焖饭、八宝稀粥、枣饼子、裸馅、枣糕角、枣粳面等。红枣也可入药。《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群

芳谱》《本草纲目》等中医药经典和其他相关文献记载，红枣性甘温，和百药，具有健中益气、和胃健脾、益血壮身、滋水清肝、补肾固春、润肺止咳、安神镇静和通窍祛风等功效。每当枣树结枣，哪怕只有小拇指般那么大小，老家的农人便放心了，“只要结上枣了，就饿不死人了！”老家过年时有“蒸枣山”的习俗，发面搓成长条，以一颗枣为圆心，盘成颠倒对称的两个圆饼，状似传统祥云图，若干圆饼摆成三角山状就是枣山了。蒸熟，阴干，正月十六燃烧干酸枣刺打夜火，将枣山馍内外两边烤得金黄，寓意祭拜月神，祈求来年枣丰收。

白露已过，老家的枣子即将成熟，但愿今年有个好收成。

留住光阴里的故事

◇刘 艳

我从小喜欢画画，后来又迷上了摄影。有一段时间，总是趁着闲暇时光，背上相机，在清涧的大街小巷、山山水水之间，定格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无论是蜿蜒的无定河，还是酷似锦鲤的鱼儿游，我都想用镜头记录下它们每分每秒的变化。

随着工作单位的变动，工作强度不断增大，工作时间不断变长，按快门的次数开始变得屈指可数，我慢慢放下了手中的相机。更多时候，只是用手机拍照片，或者拿起笔和纸，写点什么，画点什么。在日渐珍贵的闲暇时光里，用一首小诗，记录对生活的感悟；用简单的线条，勾勒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忙

碌的工作间隙，一行行从心底流淌出的文字，一幅幅让自己陶醉的小画，就是孤独时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这些小诗和小画，是治愈自己的良方，给略显忙碌的日子里添加了一份力量，给阴沉的日子里增加了一抹生活的亮色，让浮躁的心变得安静、坦然、通透。

两年前，我从县招商服务中心调到县人大常委会上班后，工作和生活节奏变得有些不同。熟人见了总会问：“你后来不照相了吗？”其实，我并没有完全撂下相机，偶尔去好朋友家中做客，还是会自告奋勇给孩子或老人拍些照片，也赢得过不少夸赞。即便如此，我对自己的摄影技术和水平，却没有十足

的把握。

最近，清涧一个单位要出画册，问我是否有合适的照片。当我打开尘封许久的电脑文件夹，看着那些零散的记忆碎片，惊喜地发现，里面还是有不少好作品的。时过境迁，如今的心境与以往不同，再也难以拍到这些珍贵的瞬间，这让我十分感慨。原来，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变迁，可以让原本普通的照片重新焕发光彩。

我上学不多，也一直生活在小县城里，眼界和涉猎都颇为有限。但对画画、摄影、文字，甚至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一种真挚的情感。一直想做一本属于自己的画册，把曾经拍摄、描绘、写作的一些作品集结起来，哪怕只是留个纪念也好，但一直没能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在旁人看来，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在刷短视频，就连流芳千古的名著都很少有人去读，谁还会

静下心来来看这些东西？

前些年，一直在匆匆赶路。与自己相伴而行的光阴，也在匆匆赶路。当一切归于平静，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在过去的这些年，有过拼搏和付出，也经历了得意或失意。但一切相伴相随都稍纵即逝，不可挽留。幸运的是，我还以画画、摄影、文字的方式留住了一些光阴里的故事。

如今的我，虽已年过半百，但仍然愿意重新拾起旧业。这种念头一旦萌生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出画册一事就由最初的想法变成了实际行动。虽然这本画册可能并不完美，但它承载了我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对画画、摄影、文字的执着和热爱。希望每个人翻开它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真诚。

如此，也就足够了。

故乡，梦中更近

◇贺秀英

故乡，是她给予我们生命和灵魂、滋养我们的身心和品性、赋予我们梦想和力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会为之魂牵梦萦。

我的故乡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老舍古乡井高坪村，村子很小，别说在中国版图，就是在陕西省的地图也不及一粒小米。井高坪村，是属于大山夹缝里一个微不足道的自然村。小时候，我拼了命地在课本中寻求走出家乡这个小山沟的道路，梦想在更广阔的天地大展宏图；长大后，我全身心地从工作中开拓再上一层楼的阶梯，于生活中探索趟过河流和越过荆棘的途径。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但凡困了、累了、病了、伤了，我都会在梦中投入故乡的怀抱，享受她那深邃的爱和温暖的情。

一草一木一世界，一山一水总关情。

故乡，拉扯着我的心，安放着我的魂。她就是我的精神世界。

故乡的山雄壮厚实。一座座黄土高原连绵不断，防护林、经济林、用材林、薪炭林等，就像一个偌大的彩锦，覆盖着整个村庄。她仿佛一个幸福的婴儿，几乎整天享受着蓝天的青睐和阳光的抚慰。偶尔还会有一朵朵白云从她的头上萦绕，亲吻着她的发肤，迷恋着她的美妍。她是何等的怡然自得。我的父亲，他曾用他那粗糙但灵巧的大手，塑造了井高坪村的绿意。还记得，父亲带领全村男女老少退耕还林、植树种草，独自加班加点地给树木嫁接、剪枝，废寝忘食，不舍得闲置一寸土地。甚至，他还自己贷款雇人挖鱼鳞坑。1980年和1981年，井高坪村连续两年被陕西省林业局授予“黄河流域治理”先进集体，父亲

作为村里的老书记，也被评为“黄河流域治理先进个人”。对此，省电视台还为父亲做了个人专题纪录片，纪录片一经播放宣传，感染了好多乡里乡亲。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一山山红枣树硕果累累，一岌岌苍松翠柏四季碧绿，一岭岭大扁杏春华秋实，一行行白杨树高耸挺拔，再好的画师也难以企及这美丽的山水画卷。

故乡的水清澈蜿蜒。一条小河，欢快地从小村脚下流淌而过，默默地哺育着这里的四邻八村，洗衣、浇灌、饮用，一腔热情，满腹甘甜，饱经风霜，一路芬芳。河水流淌，似唱着清脆的歌，奔向了向她向往已久的无定河，实现了自己更长远的梦想。

故乡的小河，也是我儿时的乐园，在那里，我们可以玩得名正言顺。那时候，家里人多，日子过得总是饥寒交迫，别说放学要忙家里做不完的活儿，就是上学时也经常因为家里的农活儿或请假或旷课。到小河里洗衣服，是我们自由玩耍的最好由头，可以借机放风一阵子，洗着玩着，玩着洗着，别提有多开心。戏水打仗、唱歌跳舞、抓蝌蚪、逗青蛙、捉蜻蜓、摘野花、吹柳箫等等，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当然，忘乎所以的行为有时也会被母亲责罚，更可怕的是其

间存在的安全隐患。天晴日朗也会有洪水来犯，缘在河流太长，雷雨虽然没有光临此地，却有可能已经偷偷袭击了上游。如今，我还记得自己差点被洪水卷走的经历。那一次，在河边玩耍的我，突然看到河水一波接一波地拍打着河岸，一个又一个的水泡随着河水不断攀升；紧接着，身边的衣服不安静了，压着衣服的石头和衣服都被河水漫过。那一刻，我虽然不懂即将到来的洪水猛兽之危险，但总觉得不对劲，顷刻恍然大悟：山洪来了。想到此，我慌忙提着筐子连滚带爬往山坡上跑，刚到半坡，山洪就以排山倒海之势从脚下狂奔而过。惊险的一幕就在眼前，我害怕洪流还会加大，继续奔跑。跑到公路上，距离洪水足有三丈远时，我才一屁股瘫软在地，傻傻地望着阳光下的疯狂洪流。

故乡的路四通八达。我们村庄的脚下，便是210国道。半挂货车和煤车犹如一列挂着无数车厢的火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辆接着一辆，大都是“晋”字牌，偶见冀、陕、鲁等牌子，小车、客车、卡车不计其数，也算得上是我国一条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一辆辆车子鸣笛而过，热闹了一个乡间小村，也丰富了一个孩子童年的梦。遥想当年，我曾看着一辆辆车子卷尘而过，幻想长大后的自

清 涧 河

己也能走出村庄，走向更宽广的世界。

我的故乡水土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三月的风轻轻拂过，天空瓦蓝空旷，我抓拍到的唯有蓝天白云和被春寒抑制着的那光秃秃的干树枝，这是一片好风光。站在山头放眼望去，雄伟辽阔的黄土高原，没有雪后的“原驰腊象”，却有今朝的千亩林海。南向的高山陡坡上，是清一色的枣树，大大小小，密密麻麻，满地的秋枣少气无力，梢头红枣还在不住地招手呼唤着主人；北向的沟壑洼地种的都是杏树和桃树，一株株眯着眼睛陶醉在春风艳阳中，静待花开；对面的松柏苍翠挺拔，胜似一大幅油画，浓郁而热烈；沿河两岸的柳树宛若等待检阅的战士，整齐有序，威武雄壮。父亲年纪已大，望着井高坪村的山、水、路，讲着几十年里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不由得已是老泪纵横。

细细看，故乡又似一位寂寞而沧桑的老人，苍老，色衰。地上隐隐约约的车辙和人迹，多是通向一个个新旧坟头，那些熟悉的乡邻永远定格在故土。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李奶奶的铁勺炒鸡蛋犹在齿间留香，王阿姨深夜为我揩泪的大手尚有余温，他们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亡者故乡骨，生者他乡客。不变的唯有我们对故乡的那份情结。

故乡遥远了游子的肉身，却不能遥远游子的灵魂。我们虽然不能与故乡朝夕相处，却梦里几乎常在其中。故乡就像母亲手中的丝线，一头穿着我的心，一头系着家乡的味道；故乡也似父亲肩头的麻绳，一头拴着他的希冀，一头连接我的灵魂。这里记录着一个人童年的欢乐，印记着一个人生命的痕迹，安放着一个漂泊的灵魂。“清涧”，就是刻在我心中的标签，即使一闪而过的往来客车，也会惹到我追逐的目光，街头烙饼、煎饼、红枣、粉条等，只要附上“清涧”二字，就会勾起我无尽的思绪。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宋代李觏的一首《乡思》，令无数文人骚客寄情于物，抒发自己刻骨的思乡之苦。唐代岑参《忆长安曲》中亦云：“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见长安日。”在很多诗人眼里，家乡更比太阳远，谁的乡愁不遥远？

故乡，她是一部厚厚的典籍，记载着一个个游子满满的回忆，既有柴米油盐的平淡无奇，亦有夜月花朝的浪漫惬意，更有生离死别的无奈悲伤。游子的故乡情，余音袅袅，情意绵绵，永远不会因为空间和时间而遥远。

故乡，梦中更近。

成为母亲

◇慕明媛

大器晚成的张颂文在怀念母亲的散文《火柴天堂》里提到：“越长大越觉得，所有的问题，在妈妈的声音和故事里都有答案。”

开学伊始，在自己工作和女儿入园之间的空白地带，母亲主动开口承担起了照管女儿的任务。我也沾了女儿的福光，能再次恩受母亲的荫庇。女性都是从拥有孩子的一刻起才成为妈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妈妈和孩子应是同岁。此时，我这个“三岁妈妈”亦步亦趋地在母亲的声音和故事里摸索着成为母亲。

母亲带女儿，家里总会萦绕着一种轻松和愉快，虽然有时透着些严格。比

如晚上睡觉，母亲不允许我和女儿面对面地贴贴，说这样会令大人褫夺了孩子进出口的“含氧量”；再如晨日母亲为外孙女精心扎了两尾翘辫，虽经整日的熙攘后有些松散，但还会在临睡前叮嘱我要把女儿缠着的发辫散开，不然会影响孩子睡眠时的舒适度；如我偶尔工作繁缛，下班待续时，会在女儿面前流露出莫名的焦躁烦闷和情绪不畅，母亲就会严厉批评：“生气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孩子一天只盼着你回来的一小会儿，如果面对孩子还要脾气，那孩子的期待就太不值当了！”

和母亲在一起，日子便如温水一般默默地淌过。譬如每次归家，她总会喜

滋滋地迎面上来絮絮地讲些女儿的新变化：“今天又学了个新词叫‘原来如此’，摇头晃脑了一早上……”“今天和你爸视频，看见冉冉看平板（早教学习）有点时长，就一起警告‘平板看多了伤眼睛’，结果她推嚷道‘外外去上班，婆婆去做饭’，言下之意是不要我们‘多管闲事’哈……”

母亲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家庭，她常给父亲念叨的一句是：“放心去忙，家里有我。”看着她总是操持忙碌的样子，我曾暗暗起誓，不允许自己将来因为家庭拖累把工作撂荒。可待我在成家和生育之后左右焦虑时，母亲主动放弃了闲逸的退休生活，又对我说：“放心去忙，孩子有我。”

母亲随着年岁渐长，膝盖也泛泛地疼痛起来。女儿又正逢嬉闹的年纪，所以婆孙俩就只能在家闷着，待我下班后，才能一起外出散散步。

天气好了就去公园，绕着跑道细细地走上一圈。母亲时不时驻足，与女儿分享路边的野趣：“蚂蚁搬家就是快下雨啦，毛毛虫蠕动是因为有细密的触角啦，秋天的落叶有很多不一样的形状啦，有阴影的地方就一定是因为有光啦……”我有些恍惚，眼前仿佛不再是

斑斓的跑道，而是故乡细密的黄河滩地——那时的我也没有入学，每日趴着窗棱，眼巴巴地盼着母亲归家，盼着她晚饭后牵着我上河滩上耍沙沙、和泥泥——两相参照，此刻的自己一手牵女儿、一手扶母亲，富足得不知所以。

天气不好了就去图书馆，我看着自己的女儿，她也看着自己的女儿，冷不丁还会来一句：“手机收起来，你希望孩子什么样儿，你就得先是什么样儿！”我不过是在工作回复之余多看了眼其他的群组信息，但也讪讪地不去辩驳，中年将至还能被母亲管束，也算是“甜蜜负担”吧！

回想起母亲无论是当年给我陪读，还是后来给弟弟陪读，真的是在“陪”读——我们去上学，她就在家自学；待我们回了家，吃饭之时，三两句间，就能帮我们把当日的知识逻辑厘清。无论文科的自己，还是理科的弟弟，都很钦佩母亲总能对知识点手到擒来。如今细想，才深觉母亲在其中耗费了多少辛苦。

原来，所谓母亲就是，虽然筋疲力尽但也甘之如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生产时的疼痛宛如昨日，当下就要细细地为女儿筹备入园的事情。我带着女儿去拍了寸照，

又买了一个能存放幼儿园至高中毕业所有寸照的相框。我贴了寸照，又把周岁时女儿一张笑得眯眼的照片贴上，请母亲认真写下女儿的出生时间——她的书写很漂亮，数字尤为精美。遥想二十年前，全国经济普查时还没有普及电脑录入，因工作需要，母亲在 A3 纸大小的报表上手工书写标准体数字，她录写的报表横平竖直，宛如刻印而出的精致，

令人啧啧称羨！

我又计算着年份，准备让母亲顺势写下将来的毕业时间。她却郑重地收了笔：“我怕照管不了那么长，以后的事情还是要靠你。”我一怔，旋即木木地发笑，低头不语地裱着相框的背板，稍一使劲，眼泪便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栏目责编 辛杰峰



站在麦田里想一场雪

◇贺永军

昨夜起风的时候
你正在我梦里，走过一处麦田
和那些缺水的麦苗一样虚弱无力
这个冬天一直没有下雪
没有等到想象中那些湿润温柔的呵护
天上的云彩，无所事事地飘来飘去
每一个日子都被施了魔法
孤独的时钟，昼夜不停地念念有词
每一秒都是一句禅语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开始在山中梦游
给干涸的麦田浇灌一次水
让所有麦苗在天亮之前茁壮而立
其中一棵就是你，已经想到夏日被一起
收割

站在麦田里想一场雪
麦苗的心情焦渴和寒冷
麦田里没有歌声，没有烈酒

没有浪迹天涯的侠客
也没有冒冒失失的梁山好汉
不分青红皂白一排刀斧劈过去，血流成河
没有王婆，坐在街口张长李短
挑起红杏出墙的事端
麦田里没有唯我独尊的君王
和早朝时指鹿为马的佞臣

所有的麦苗潜伏在冬夜
不论遭遇怎样的寒冷和干旱
总有一些会死里逃生
不是因为你是春天
而是因为我相信你就是春天
你走过麦田的每一秒
都会在我梦里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还在麦田里自言自语
一场姗姗来迟的雪
终于开始从天空落下

塞北的忧郁（外二首）

◇李 联

那个时节算不上草长莺飞
只记得故乡的秀延河有些泛绿
你风尘仆仆从京城赶来
想去看看塞上古城榆树怎样成林
顺便走进毛乌素沙漠寻觅久远的驼铃
我劝说你早些打道回府

这一回去你再也没能回望塞北
数月铁窗紧锁了一生的芬芳
一朵红雪莲凋谢在接近阳光的路上
我掖着一城的忧伤百身莫赎

也许塞外的风会让人更加豪迈
就像今日的风刮得那才叫凌厉
消减着人们别在耳际的脆弱
跌宕着积蓄已久的绵绵心伤

望着成阵列队的榆树
我暗自猜想
在你眼里骏马秋风塞北何等悲壮
古城榆树成林寓意着什么

我坐在沙脊梁上
种下一年一度的悔恨
自诩精通文字的我至今才全然明白
那句“你的故乡，也是我的故乡”的真
实用意

我是你五百年前遗落的一粒莲子

我是你五百年前遗落的一粒莲子
一直以来营养不良
在尘土飞扬中试着探头向外张望

清 涧 河

险些被突如其来的寒流彻底击垮
于是学着隐藏自己
把一生的抱负都别在树的阴影中
饱受折磨聆听它时而上升时而下降的呢喃
今夜却心生顿悟欣然接受摇落于地的宿命

涅 磐

沉默的人

受伤的人

黑色的眼睛血丝缠绕

哽在喉头的话语

横七竖八

无路可走

心爱的姑娘容颜高贵

我的叹息吟咏不值一提

一支火柴就是一场阴谋

一场不顾一切的毁灭

胸腔隐隐作痛

燃烧的诗稿照亮我的脸庞
我想找个时间空间定做面具
学会说话 学会表达

心路上的黑鸟远走高飞

衔走谷粒 带走光明

我是黑暗之子

鞋子丢失 赤脚行走

大地是沸腾的火池

骸骨存留并不重要

城堡倒塌也不重要

爱情消逝也不重要

我无法告诉人们

遍体鳞伤的孩子

站在遥远的雪山

双肩歇满孤傲的雪

等不到开花的季节

就悠然倒下预言着什么

行走在清涧（组诗）

◇张引娣

拜谒路遥

我来了
在准备了无数日夜之后
一步一叩首 走向
朝圣之路

汉白玉门楼
是圣洁的光芒汇聚
老黄牛低头 奋力
拓荒之径

我在王家堡村徘徊
想要感知你的苦难
平凡的世界 留下
永远的怀念

我去了
在瞻仰了你之后
一步一回头 依依
沐光而走

北国风光

我住在北国
风光也在北国
近水楼台
却不敢自诩风流人物

红色记忆 铺天盖地
茫茫白雪 蔓延成
尽收眼底的
绿色山川

清 涧 河

长江长城
黄河土山
缘于大山的掩护
在丛中笑得灿烂

走在文学村

向上 向上
拾阶盘山而上

大师们绕山栖居

后生们步尘小径
窑洞里盛满精华
青石板记录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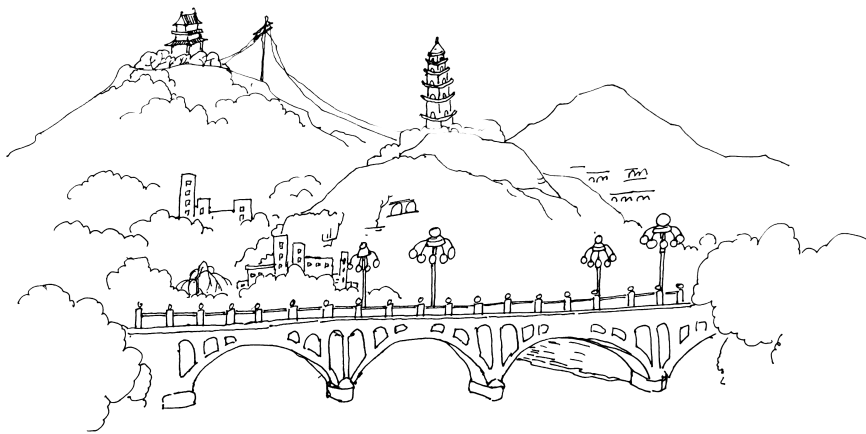
在洒满阳光的午后
来到结满枣子的小院
诗意的瀑布奔腾汹涌
远方的召唤清晰热烈

寻觅 璀璨
向山顶进发



梦回延安（外二首）

◇田 冲



延安是一盏灯

延安是一簇火

延安是一抹绿

延安是一种崇高的信仰

我没有出生在延安

延安却在我的心中扎根生长

宝塔山的光芒还在记忆中闪亮

杨家岭的灯火还在史册中辉煌

山丹丹红遍满坡

信天游荡气回肠

我心中的延安

像那灿烂的朝阳

照亮了世界的东方

多少次梦里

我回到了延安

延安就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

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大地和云

我是天空漂泊的云

你是坚实的大地

清 涧 河

千里迢迢
我望穿秋水
你望穿秋水
空气中写满相思

相思太深太浓
感天动地
我们开始靠近
我化作淅淅沥沥的小雨
滋润你的河流和山脉
我们相偎相依

你升腾为云
我幻化为雨
我们就这样交织 融合
天地合一

致鲁迅先生

读你
如读一盏明灯

在风雪迷茫的暗夜
每次失意
每次忧伤
你总是在我心中燃起熊熊火光

五千年历史风云
在你笔下流淌
流成黄河长江
流成一曲古今的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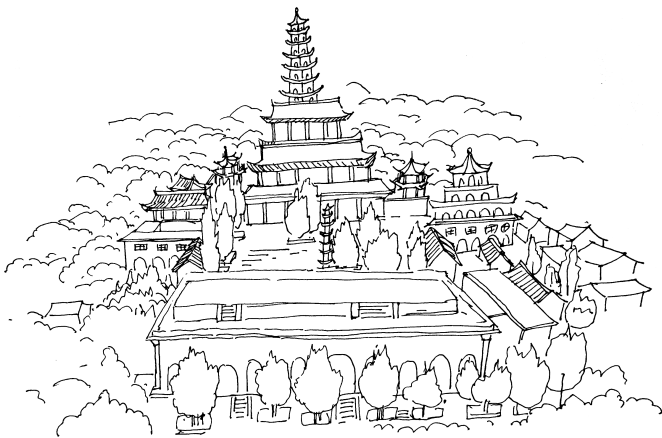
风雨如晦的日子
你挥动如椽大笔
勇敢地呐喊着前行
为那些热血沸腾者指引方向

你总是在我心中燃起熊熊火光
每次忧伤
每次失意

在风雪迷茫的暗夜
如读一盏明灯
读你

古城风韵（组诗）

◇姬小玲



青云寺

群山苍翠，楼台殿阁静沐其中
钟鼓轻摆，晓风拂铃
半截香火悠然氤氲

双手合十，虔诚跪拜
默许红尘与哽咽在此刻无语宣泄
最终归于禅声的宁静与安然

需经历多少寒暑
才能修得如此超然自在
引渡俗世走出一个个劫

终究只是过客

那些枯萎的经历化为淡淡的痕迹
辗转在年华里，定格在包浆厚重间
静听梵音

访故院

走进院落
一些模糊的记忆迅速苏醒
久沐尘埃的宝贝们雀跃着
争相跃入眼帘

满园苍桑

清 涧 河

青苔才是真正的孝子贤孙
要修葺就修旧如旧吧
不要让记忆找不着回家的路

时间是一列西去的列车
把乡愁之酒一波波推向心田
年代愈久
愈急切愈醇厚

抽离现实
岁月让我们如期收获苍老
何时
我会如稻草人割舍下守望的稻田
将自己安放在院落一角

学着与弃物一起和谐相处
与历史一样缄默不语

陕北民歌博物馆

在民歌博物馆
我们是一群失踪已久的孩子
于古夯的裂缝里
唢呐的锈迹中
古老的歌谣里
寻找祖先的踪迹

声声哀泣的民歌

反复诉说一个个心酸故事
腾空潜底的影视
让先辈们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活生生地繁衍生息

陕北说书的古韵里
久违的稚趣让我们流连忘返
在仿真的谷底
我们打趣哼唱
纵情而归：

“一村一庄岁月悠长
久别了茅庐与土墙
几百春秋的夯歌
如今又在耳边回荡

时光飞逝不回头
回头望见高楼万丈
千年的文化万年载
古老的夯歌我们再唱起来”

红石峡

帝原水携着河套沙窝的清粼
沐浴着历史的尘埃
一路蜿蜒而来
雄石以谭穴，突兀
抑或临危盘踞等雄姿

敞怀迎接

三山拱翠之下

帝原水俏皮逶迤，百转千回

蛟窟龙窝之边

雄石嗔怒恬笑，温婉多情

李继迁葬祖彝昌也好

余子俊灭水贼也罢

均不过沧海一粟

晴天傍晚的红山夕照

才是它们亘古不变的誓言

纵然一叶知秋

纵然片雪窥冬

又奈其何

榆林古城

南塔北台，六楼骑街

古城石板路上的青石如数家珍

绿树红窗青石路相继俯视

酱色灯笼惯于将自己列队，定格悬空

老建筑有着轻微的忧虑

担心时间一样松软的石头会疲于支撑

我不能逼问一棵古树或一副生锈的门环

说出一段支离破碎抑或百年古城的悠悠

风骨

旧日门楼墙塔，殿宇庙寺

都轻视了一颗籽种繁衍生息的力量

不谈孱弱，不论古今

只倾情一派典雅祥和

老城墙的暖阳，一朵缓慢生长的青苔

几只历经风雨的五脊六兽

一杯茶盏散发的氤氲气息

均可医治思乡

清 涧 河

榆溪河（外二首）

◇肖 峰

一条从沙漠里
流出的河
昼夜奔腾
像一匹战马
穿越大漠峡谷
穿越历史的记忆
向着大海
一泻千里

那遥远的北方
那恋人的信天游
宛如这一泓溪水
流淌在谁的梦里

一条河

承载着一方热土的命运
一种精神
荡漾出陕北高原的境界

镇北台

狼烟散去
塞北的春光
依旧媚人
长城不老
它记忆中的岁月
烽火连天
有谁站在这里
遥望深沉的历史
有谁还记得

民族分裂的悲剧
镇北台
一个铭记历史的界碑
谁站在这里
谁就会懂得
英雄和民族
永远站立在一起
日月之光芒
就在我们仰望的天空

一条街

走了一生
从年轻到年老
我试图寻找
留在石头上的脚印

每天走一回
感觉很累
不是人老了
老了的是时光

谁都有爱恨情仇
走在一条街上
时间长了
一切都烟消云散

走来走去
街上的石头开始打滑
我想坐一会儿
看看岁月的描眉画目

散步（外二首）

◇张林春

风，把整个夏天的故事

一页一页

撰写成章回小说

湖里的鸭，驮着云

游向北边的天空

此刻，远方的村庄

母亲田间的菜叫秋菜

瓜也叫秋瓜，农事

都已包裹进蓝花花围裙

银杏树下长条椅

黄色的叶子像一幅油画

孙女和几个小朋友

追逐被风吹斜的一串鸟鸣

漫步白桦林

阳光筛下一面铜镜

叶子携手叶子

思绪融入一片绿

影子紧跟影子

一直延伸到生命尽头

目光与鸟儿轻轻一碰

声音迅速穿透树林

落日从枝头滑下

瞬间感到一种沉重

沿着林间小道，暗淡

吞噬了路人的脚步

几粒星子挽住河流

野鸭子的涟漪，桦树
睁大眼睛，暗视我保持清醒

雪天的北方

雪落在雪上，白茫茫
堆在父亲的头上

没有雪到不了的地方
坡都长成蘑菇形状
弯曲的山路，母亲埋头

脚步压实棉花般的雪
佝偻的身体，从半山腰
储藏整个冬天的菜窖
掏出土豆，白菜
还有几朵盛开的小黄花

雪天的北方，除了雪还是雪
像一张纸铺展在高原
硷畔奶奶喊的乳名
回荡在山高水长的故乡



一粒沙的重量（外三首）

◇曹延斌

一滴水

要搅动大海的波涛

一粒土

要填充无底的鸿沟

一棵树

站在山峰与天比高

一只蜗牛

徒步丈量跨海大桥

手拉手

可以垒起沙雕

肩并肩

可是救命稻草

掉进眼里

流淌的泪

也难以洗掉

小到忽略不计

大到推动广袤的沙漠

沙粒说

给我一个支点

要把泰山也摇一摇

断 点

藕断了

是否丝相连

水滴了

是否石已穿

春天到了

是否打开燕子的呢喃

红落了

是否与绿恩断义绝

精诚的手

能否叩开金石之难

热情的逗号

能否引来感叹号的缠绵

爱哟

不只是绵绵的细雨

它更是如水的断点

把坚硬的心击穿

嫁 接

一块伤疤紧握另一块伤疤

是否长成挺拔

一帘春梦，让一声鸟鸣啄伤

梦接着梦，就会开花

爱连着爱，走到了天涯

跨界的姻缘，结出幸福的泪花

你站在这头，她站在那头

擦出爱情的火花

累累的果实，压弯了枝丫

折 叠

把每天的思念

折叠成方块字

羽化成你眼前的蝴蝶

把心中的爱

折叠成一束花

绽放成你的笑脸

愿燃烧自己

折叠成一团火

驱散你心头的愁怨

愿俯下身

折叠成肥沃的泥土

默默地为你奉献

乡村老屋

◇贺 波

乡村老屋

有着生命落地的土炕

有着河柴留下的烟火味

有着沉睡的石磨石碾

有着木犁锄头的农具房

有着夜里催眠的摇篮曲

乡村老屋

是岁月眷恋的地方

乡村老屋

是生命皈依的地方

几排错落的院子

这里留下爷爷们的身影

这里流下父母们的汗水

这里藏着孩童们的趣事

儿时遥想着远方

长大别离了故乡

回味着故人、故居和村庄的故事

还有那口老井旁

挑水种下了一串串咯吱声

依然回荡耳旁

乡村老屋

是爷爷省吃俭用修建的安身处

乡村老屋

是父亲节衣缩食打理的暖窑洞

乡村老屋里

装着故乡的酸甜苦辣

装着乡亲的悲欢离合

出生的喜悦

老去的悲哀

枣树围绕着村庄

默默走过的春夏秋冬

春种秋收的忙碌

村庄里鸡鸣狗吠

牛驴拉着架子车

挂满窑壁的辣椒串

摆满窗台的老南瓜

堆满木架的玉米棒

院子里轮番晾晒着

黑豆、谷穗、向日葵……

故乡老宅里

飘着满满的丰收味道

乡村老屋

伴着风吹雨淋

默默守着归人

那个窑洞小学是否

还记得远走的儿郎



无 题

◇王亚平

1

春去也
月西斜
云淡孤山静
寻遍群林皆不见
斑驳疏影伴虫鸣
肠断北国亭

春去也
君莫笑
相思断人肠
世间自是有情痴
一生羁于梦中人
云散寻无迹

2

西风劲
落叶飘零
一声鸣笛
天涯孤旅
思绪千万里

俯仰天地
往事随风去
淡漠了离愁别绪
他乡故乡两相宜
秋水不动
晴空万里如洗
恰是人间好时节

村庄的桃花（外一首）

◇衣 名



三月的初春
桃花，村庄的女儿
提着红粉的灯笼
如远嫁的小小新娘

三月的村庄
桃花，土地的佳人
在唐诗宋词里寻觅
绽放灿烂之后
依然要镇服邪妖之魔

桃花，三月的使者
打开众生的风靡之门
迎接赤子的杯盏之喜
执着地守护着家园

桃花，壮行的木剑
出使民间的仪仗队
折一支桃条收藏
新桃旧符又一年

桃花，含雨滴落

清 涧 河

大地额头的一颗红豆之印
桃花，留香土地
原野发鬓的一抹信物之语

在秋天，我被一片落叶击中

在秋天，我被一片落叶击中
迎着从容的秋风
在安详平和的深秋
使我想起一只刚刚学会
打开笑容的婴儿之手
一闪就回到了初生的母体
还原为零度下的一束暗香之气
秋天啊，我吃力号叫着

或在不为人注意的街角
心静如水地悄悄流过去
屋顶之上的纸鹤
反弹琵琶
装出的若无其事
双脚一左一右地回家

骑车回家
招摇地穿过街道
不必理会城市的门店
如同一块广告牌
不必理会身边的行人
我带着自己的秋天
从沿街卖唱的卡拉OK之中渐次空白

怀念父亲（外二首）

◇张 鹰

爸爸 昨晚我又梦见你了
盖着厚厚的棉被
睡在冰冷的泥土里
我喊了又喊 你就是不理

朦胧中 村里家家户户的炊烟
都已袅袅升起
母亲也在院子里喊着牛羊猪鸡
饭好了 爸爸你在哪里呀
我喊了又喊 你就是不回

硷畔上你栽下的枣树 开花了又落
家里的小毛驴也已下了驹
爸爸 你去哪里了呀
家里没钱
是不又去揽工了

你得养活嗷嗷待哺的儿女
又下雪了 空旷的小院里
写满了母亲蹒跚的步履
爸爸 你快回来
我喊了又喊 只依稀听到
窗外的小鸟叽喳地叫着
不归——不归——

清明杏花雨

或许 也是为了祭奠
每到这个时间
你便 如约而至
开得粉白粉白 漫山遍野

清 涧 河

不知愁的轻风
像妈妈长满老茧的手
温柔地拂面
温暖在思念的长夜
是多少次的梦绕魂牵

沾衣欲湿的细雨
小心翼翼地飘洒
总是不理解
乡间小路上独行的人
却惊扰了你和枝的缠绵

莫非 那枝头
早已缀满了沉甸甸的思念
可那刻骨铭心的爱恋啊
即使 落下了
也会在这沟沟壑壑的山间
忘返流连 亘古不变

读霸王别姬有感

一声轻叹 穿越千年
撩开历史厚重的面纱
依稀看到你万般柔情的双眸
斜阳正浓 迎风屹立
守望着那江边的爱人
回眸一笑 香殒天涯
手握一柄长剑 流浪千年
云飞扬 是风起了吗
或许 他奈何的惆怅
已不在 历史的长河中回荡
可痴情的你 别别乌江
还留一缕香魂
依然在温柔地守望

栏目责编 贺增文

从李家崖走向“神秘的鬼方”

◇贺世强

如果李家崖城址是拱卫辛庄遗址、寨沟遗址的军事城堡、战争前哨，如果辛庄遗址是这个部族的大型的祭祀遗址，那么寨沟中心聚落遗址就有可能李家崖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就有可能鬼方的“都城”所在。

——接语

李家崖城址发现

1980年，张映文的中篇小说《扶我上战马的人》由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在陕北清涧县选景路过高杰村乡李家崖村时，路西边梁崩上碎石土碴垒砌成长长的古城墙体引起了该剧的

编剧、省考古队队长张映文的重视。

他让司机立即停车。下车后，他爬到城墙上面，也走到城墙里面，看到满地散落的陶片，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判定这是一处典型的高周时期遗址。他便动员剧组人员帮他捡了许多散落的陶片等物件带上吉普车。

第二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设立“探索陕北地区出土的商周时代青铜器考古文化课题”，以多次出土青铜器的绥德、清涧为重点，进行了一次历时20多天的考古调查。

1982—1991年，张映文、吕智荣先后带着考古队来到李家崖开始了长达1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其中一次为

考古勘探，四次为田野考古挖掘工作。

“李家崖文化”的提出

李家崖古城位于清涧县高杰村镇李家崖村西，坐落在无定河东岸葫芦状的三级台地的上部。无定河在村西蜿蜒流过，河道深而狭窄；“古城是利用地形而修建的，城之南、西、北三面环水，东西筑有城墙，南北利用深至百米的无定河道的悬崖峭壁为防御屏障”。

东城墙是通向外面的唯一出路，先民就居住在“C”字形的包围圈内，当地百姓叫“细腰关”，也称其为“水包城”。古城东距黄河4.5公里，距李家崖村1公里，西距清涧县城45公里，北距高杰村镇7.5公里。

李家崖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22—213米、东西宽495米，总面积为67000平方米，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出土10座房址，104座墓葬，2万余件陶器残片，10件铜器，57件石器，100件骨器等。

根据出土的遗迹中的城墙、房址、窖穴、瓮棺葬以及遗物中陶器、石器、骨器、兵器、石雕人像、“鬼”字陶文、炭化“粟”、生产工具等遗物，初步认

定为李家崖古城文化遗存的年代上限约相当于殷墟商文化分期的第二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

这些遗迹和遗物在文化面貌上除有一些商周文化因素，受并存的商周文化的影响外，自身的特点则占主导地位，有着不同于这时期其他文化风格和特点，所以项目负责人吕智荣把它命名为“李家崖文化”。

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认为：“商时期我国华北地区气温平均温度比现代高2℃，平均温度每降低1℃，就等于向北推移200—300公里。”那么商时期华北地区要比现在高2℃左右，即向南推移了400—600公里，也就是现在的长江流域。而处在陕北区域的李家崖古城，商时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应该就是接近于今河南南部地区，温暖湿润，适宜人类和动物的繁衍生息，也适宜农业、牧业、狩猎经济的发展。

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包括石器、骨器、铜器）、窖穴房址、炭化植物、动物骨骸等遗物来看，李家崖的先民属于定居农牧业，有着农耕的生产方式，而绝非游牧经济。

从出土的铜硫渣、坩埚残片、泥范

残块、骨器、陶器等生产工具来看，他们的制铜业、制陶业等手工业比较发达，工艺水平相当高，也再现了李家崖先民的审美意识和水平。海贝、玉器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商业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城址、居住建筑、墓葬、城墙、祭祀场所及祭祀物、青铜器、与商文字相似的“鬼”字陶文等来看，李家崖文化的先民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占卜祭祀已经存在。土石结构的城墙及武器不仅仅是战争的需要，也是保护集团利益的需要，等等，说明李家崖文化的先民出现了贫富分化，已经进入到了阶级社会。

除李家崖遗址外，考古还发现，这类文化遗存在陕北清涧县解家沟镇和李家塔镇的辛庄、寨沟以及绥德县的枣林坪乡吴家渠、河底乡沟口村、田庄、满堂川乡、赵家砭、义和镇薛家渠、四十里铺石垒山等；晋西北离石县后赵、马茂庄，柳林县高红均有发现。其分布地域大约在山西吕梁山、芦芽山以西和陕北的黄河左岸地区。

除李家崖城址外，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辛庄遗址”，向东距李家崖遗址约20公里，遗址中发现殷

商时期的一组大型建筑基址，为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的宗教礼仪建筑群，还发现有排水沟、蓄水池、灶炕壁炉、陶、骨、石、贝等器多种。

特别是陶范、母模和泥芯等铸铜遗存20多件，能清晰地看到和李家崖文化的联系。

“鬼方”的地归属

鬼方这个“鬼”地方究竟在哪里？

李家崖古城址西城墙第三层出土一件三足瓮，残口沿的沿面上有个“鬼”字，这个陶文的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有专家学者认为：首先它的出现无疑是李家崖文化先民刻画的遗迹；其次，李家崖古城的主人自称“鬼”，说明李家崖的主人正是鬼方的主体。第三，鬼方是商周时期生活在李家崖文化中的方国。李家崖文化当是商周时期鬼方先民的文化遗存，可称为“鬼方文化”。

那么鬼方的地望究竟在哪里呢？

（一）传世文献记载

1.《诗经·大雅·荡》：“内于中国，覃及鬼方。”

2.《易·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3.《易·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4.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俘其二十翟王。”

5.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来宾。”

6.《山海经》：“鬼国在贰负之北，为物人面而一目。”

7.《大荒西经》：“有一人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

8.干宝注引《周易》：“鬼方，北方国也。”

9.宋衷《世本》注：“鬼方，于汉则先零戎（羌）是也。”

10.《论衡》：“北方有鬼国。”

（二）金文记载

1.小孟鼎：“孟以多旌佩鬼方……入南门，告曰：王令孟以……伐鬼方。”

2.梁伯戈：“抑鬼方蛮。”

（三）甲骨卜辞记载

1.“王勿从鬼。”

2.“贞，王从口伐巴，帝受佑。”

3.“贞，王勿从口伐巴。”

4.“贞鬼获羌。”

5.“贞鬼不其获羌。”

6.“乙巳卜，宾贞，鬼获羌。一月。”

7.“乙巳卜，宾贞，鬼不其获羌。”

8.“己酉卜，宾贞，鬼方，易，亡祸。五月。”

9.“己酉卜，内，【贞】鬼方易，【亡】。五月。”

10.“己酉卜，彀，【贞】鬼方易，【亡】。五月。”

11.“丁卯，贞，王令鬼、丙刚于今。”

12.“……逐自……小臣鬼……”

专家们根据上述记载，得出以下不同的结论：

王国维：“商周鬼方之地域在汧、陇之间或是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其族西至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环周之西北贰垂，而控其东北。”

郭沫若：“鬼方活动在今陕北、内蒙古及其以北的辽阔地区。”

徐中舒：“‘鬼’《史记》又作九，鬼，九，故得相通。认为武丁克鬼方后，鬼方臣服于殷商，其地望在河北最南端近山西处。”

顾颉刚《国史讲话·上古》曰：“汤以后武功最大的王有两个，一个是武丁，一个是纣。武丁时有个强大的异族，唤作鬼方，他们的根据地在现今的陕、甘

一带。大概为了他们的势力向东进展到今山西，离商都已近，武丁便领兵征伐，一打打了三年，才把他们克服。”

吕智荣：“鬼方是商周时期盘踞在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强大部族，活动地域大致在今天的陕北、晋西北一带。”

唐晓峰：“鬼方的一部或一支生活于山陕北部地区是没有问题的，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遗址、辛庄遗址及寨沟遗址为代表的李家崖文化，为鬼方居地释疑。”

曹玮：“黄河西岸存在着两个文化上有极大相似性的不同方国，陕北是鬼方，晋西北是 gong（四声，上“工”下“口”）方。”

有专家说“鬼姓部落”起源于大隗山（今河南密县、新郑），长期居于大隗山一带，部落首领称“大隗氏”，殷商时期或更早时候，大隗氏部族因战争等原因向四方迁徙，被商周人称为“鬼方”，与中原对举。

有学者认为“西落鬼戎”，当在今宁夏红寺堡区南部和同心县固原地区以北的盐池县、吴忠市、灵武市一带。

钱穆、陈梦家、王玉哲、李学勤：“晋南说”。

个别学者认为的“鄂西说”“贵

州说”。

学术界一般认为鬼方位于晋陕高原地区，中心分布在晋陕交界的黄河西岸高原山地，其北约到鄂尔多斯，南到汾河下游以西洛河、泾河中上游地区，西以子午岭为界同与其时间上基本相当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分布区相毗邻，东部南端基本不过太行山脉，北端则达沱河上游。

那么，这个“鬼”地方中心究竟在哪里呢？

曾有学者认为“李家崖文化遗址”是“鬼方的都城”。我不这么认为。

原因有三：一是李家崖遗址是面积较小规模较小的城址，总面积只有67000平米，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出土10座房址，其中大型建筑基址占地1067平方米，院落内部房屋面积仅48平方米。没有便利的交通，没有大型的宗教遗址的出现，也没有发现贵族墓葬，这些都是一个都城需具备的必备条件。

二是总共发掘墓葬104座，等级差异极小，且瓮棺葬比较多，铜器墓出土的铜器少且档次不高，相比较周边的墓葬在等级上不具备优势，表明李家崖的贵族没有葬于此。

三是古城“利用地形而修建的，城之南、西、北三面环水，东西筑有城墙，南北利用深至百米的无定河道的悬崖峭壁为防御屏障”，易守难攻，完全出于军事防御和安全考虑。表明李家崖城址应是一座纯粹的军事性质的城堡，战争前哨。它是通往清涧辛庄、寨沟遗址以及绥德、子长诸遗址的桥头堡，可以控制进入西北各个遗址的河谷道路。

同时，在辛庄遗址附近还发现了8处类似的遗址，以及陕北高原东南部和它具有共同特征的遗址就达140多个，形成了多等级的聚落群。

其中在清涧、绥德100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划内，至少存在4个大型遗址群，分别是清涧李家崖遗址群、清涧辛庄遗址群、清涧寨沟遗址群、绥德吴家渠遗址群。这些大型聚落群之间相互距离均为20公里，各自中心遗存附近都发现了铜容器墓葬。

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南距李家崖遗址约20公里，具有规模大、等级高、要素全、铜器点密集等特点，凸显出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典型的“多峁一体”特征，是一处

商代晚期李家崖文化聚落遗址。

寨沟遗址及周边约300万平方米区域内的11个山岭上，分别发现了大型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遗存，并发现“甲”字形大墓9座，多数墓葬开口面积已经超过安阳西北冈王陵区的大墓。

两座墓亦均发现葬车，一些精美的车器构件亦原位保存，计有衡末饰、銮铃、车軛、辘首饰、踵饰、舆轱端饰等。当为首次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其应该就是文献和金文中记载的牛车或大车。

那么李家崖城址、辛庄遗址、寨沟遗址之间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聚落主所拥有“王”级别的核心区呢？寨沟遗址会不会就是鬼方部族的政治核心区，或者就是鬼方的都城呢？

如果李家崖城址是拱卫辛庄遗址、寨沟遗址的军事城堡、战争前哨，如果辛庄遗址是这个部族的大型的祭祀遗址，那么寨沟中心聚落遗址就有可能是李家崖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就有可能是鬼方的“都城”所在。因为他们三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

我们期待考古证实那一天能早早到来。

鬼方的去向

鬼方先民生活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中段上，他们经历了“中全新世高温湿润期”向“中全新世凉干期”转变的过程，在温暖湿润期，他们过着定居生活，发展着农业经济和畜牧狩猎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和中原王畿区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在与商文化的交流中吸收着商文化的精髓，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

也许是因为气候原因，也许因为瘟疫问题（卜辞：“单丁人逢口口录，——丁巳口子逢彡——鬼也得疾。”），也许因为鬼方自我膨胀，鬼方开始不断骚扰商王朝的边境，干一票马上回来，过段日子再干一票，再回来。长此以往，商王朝终于认识到这个北方的边患，忍无可忍，便发动了对鬼方的战争。《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仗打了三年，才打胜了鬼方。

三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年，是说鬼方的实力强大，武丁用了好长时间才打胜。鬼方退回到山陕北部和河套往

南一带，韬光养晦。这时候，鬼方与商人的关系变为一种松散的联盟性质。

当鬼方的实力恢复得差不多时，不安分的鬼方又开始袭扰商王朝的边境。于是《易·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时候，活跃于“豳”的周人参与到了伐鬼方的活动，获得了商王的信任，得到了商王朝的封赏。这也使鬼方与周结下了世仇。

鬼方经过再次的休养生息，逐渐强大起来，开始袭扰周地，同周族夺豳地而展开激烈斗争，周人无法在豳地生活，古公亶父不得不放弃豳地而迁岐山周原。

此后周人一边与鬼方斗争，一边整顿部落组织，并逐渐强大起来。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氏羌来宾。”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俘其二十翟王。”周王季历也用了三年时间才赢得了战争，俘获鬼方人数仅王一级的首领就二十人之多，并获得了商王朝的嘉奖。

到周康王时期，《小孟鼎》记载了康王两次命令孟率领军队征伐鬼方的战争。两次战争共俘斩鬼方人民近两万人，可见战争规模之大。战争俘获了大量的

牛羊，说明战争可能发生在中心聚落，在保卫都邑中有了激烈的车战。

铭文还记载了孟向康王献俘及康王审讯鬼方首领的情况，康王问鬼方首领为何叛乱？鬼方首领抗辩说，是因鬼方遭到了周人的侵犯。这些首领都斩立决。此后，鬼方政治核心区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鬼方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鬼方易”，这是鬼方迁徙的一个明显的暗示。

大部分的鬼方开始向漠北迁徙，至蒙古高原又辗转向南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一带，即后来的“丁零人”；一部分向东，经滹沱河中条山，迁徙到太行山一带；也有一部分向西融入氐羌中。更有一部分留下来的鬼方臣民被封晋国“怀姓九宗”“职官五正”或中原王朝封为“鬼侯”“小臣鬼”等，彻底地融入中原王朝中。

由于鬼方同周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康王以后，鬼方同时遭受了游牧民族的南下和晋文化的入侵，李家崖文化的鬼方部族逐渐衰落，直到春秋时期，梁于鬼方的后裔麇咎如发生了战争，梁伯戈铭“抑鬼方蛮”。从此鬼方消失在所有的记载中，鬼方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鬼方文化对当今陕北民俗文化的影响

由于鬼方接受了来自朱开沟文化、白燕文化、氐羌文化、商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及草原文化，成为各种文化的交融地与传播中枢，形成了兼具四方文化的自己独特的李家崖文化，这些独特的文化流传至今，仍然存活在人们当中，发挥着作用。

1. 迷信（雉）：在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文化盛行，流传至今的有：“招魂”“陌送（送鬼）”；丧葬中的报丧、择日、烧衣服等；“抓髻娃娃扫天祭天”；农村箍窑合龙口时的念念有词和“敬河神”仪式，鬼方与古代神话传说中河伯也有关联，似乎信奉河伯冯夷为始祖，鬼方人崇拜黄河，是古黄河的主宰者。

所以有“敬河神”之民俗流传；钟馗抓鬼：商时期巫师在行迎神驱鬼时，装配“终葵式之首行”，一种被称为“五佛冠的法帽，而其冠形即原始宗教巫术中司空见惯的‘奎首’形”“终葵”一名及其图样形式自古以来便与打鬼、驱鬼、制鬼之能力相结合，慢慢便演化为“钟馗”。

2. 蔑称：鬼方曾是殷商重要的北患，“鬼”因此有了可憎的意义，从《现代汉语词典》“鬼子”是个贬义词，指“对侵略我国的外国人憎称”，“鬼子”因其可憎，也成了骂人的话。如“鬼兹兹”“日本鬼子”等。

在《俚语证古》中“洋鬼子”条指出：“鬼”当为一种出自西洋的凶恶而有力的狗，后来用于对外族的蔑称。这也可能与中国自古就有的优越感不无关系，因为蔑视外邦蛮夷之人是我国古代的文化倾向，所以就把“鬼子”称为“洋鬼子”。

3. 陕北秧歌：“霸王鞭、插梆子、打腰鼓、伞头、彩门、踢场子”等。

4. 婚姻：婚姻中的“求婚”，商时期是用“牛马”当作聘礼，现在也用猪羊肉和烟酒等；女儿“回门”；“对偶婚”中，男的长辈叫“大、大大、二大、三大”，女的长辈叫“妈、大妈、二妈、三妈”。

5. 建筑：建筑中“夯基”“灶炕一体”“人”字形石块插花墙等的应用。

6. 服饰：服饰中“拢手巾”“蒙面巾”。

7. 民俗：“怀姓九宗”中“怀姓”即“媿姓”，在民间一些地方有不伐“老槐树”的习俗，因为“槐”发音“怀”，字形与“媿”似，所以认为槐树是他们的老祖先。

8. 剪纸：剪桐封弟的典故成为剪纸的老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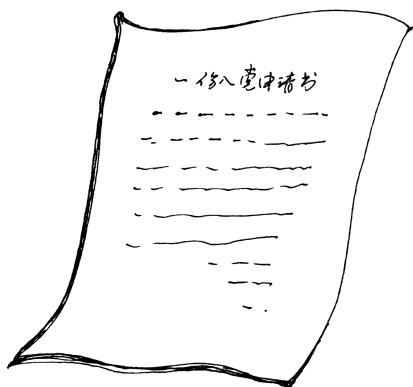
9. 农耕：李家崖城址中发现了炭化的粟，目前我们仍然在种植谷子，也许“米脂”的名称来历就是和它有关，还有好多的农具的改良沿用。

10. 语言：鬼方人退出历史舞台后，上古之人在口耳相传中，渐次忘却了鬼方，却将“鬼”字附义于可怕的死魂灵，鬼方消失，“鬼”又不得见，故又有隐秘不测的意义，慢慢的“鬼”由名词转为形容词，如在陕北方言中有“死鬼”“赌鬼”“酒鬼”“调皮鬼”“老色鬼”“鬼样子”。

栏目责编 贺志勤

一份入党申请书（小品）

◇朱亚飞



时 间：当代。

地 点：农村，牛大柱家。

人 物：康书记——男，50岁，县委副书记。
书 记。

牛大柱——男，58岁，养蜂合作社社长。

翠 翠——女，55岁，牛大柱媳妇。

小 王——男，38岁，驻村干部。

【翠翠系着围裙，手里拿着蜂蜜包装盒上。

翠 翠 大柱，你快点收拾，市里连锁超市的康老板今天来看咱的蜂蜜，村支书说他可是个大老板，咱今儿要签大订单了。

牛大柱 嚷嚷啥呢，头发长见识短，他是大老板，咱还是大产业呢。

【康书记拿着一份入党申请书上。

康书记 （边看边找）牛家沟村18号，括号，村东头第一家，就这，就这家。这牛大柱原来是个贫困户，如今致富了。他到县上

找过我好几回，都没能见上面。

回去后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还有这份入党申请书。这个牛大柱，要入党给村党支部递交申请书就是了，给我寄干啥？呵呵，不过，我还是挺想会会这位养蜂能手，看他是怎么由贫困户走上致富路的。牛大柱在家吗？

翠 翠 （翠翠出门看）在，在，你是，你是康？

康书记 对，对，我姓康。

翠 翠 大柱，康老板来了！

康书记 我，康老板？

牛大柱 （牛大柱上）康老板，来，快坐。

翠 翠 康老板喝水。

康书记 哦哦，不客气。

翠 翠 这，你可得尝尝，蜂蜜水，甜得很。

牛大柱 我家这蜂蜜，纯天然，不加一粒糖，不加半滴水，营养丰富，绵甜可口，绝对让你一尝忘不了。

康书记 好，好，尝一下。啊？咋这么酸呢？

翠 翠 不可能，刚新割的槐花蜜。

牛大柱 （喝了一口）甜着呢。

康书记 哈哈，和你们开玩笑呢，甜得很，甜得很！

牛大柱 就说嘛，吓我一跳，我可是远近有名的养蜂能手，还能有岔子？

翠 翠 （对牛大柱）你就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人家都尝了还用你说。

牛大柱 我老牛可没有吹牛，养蜂能手是报纸上写的。不瞒你说，80年代我就养鸡，孵鸡娃，十里八乡的小媳妇能把我家门挤破，卖鸡娃的贩子在我家门口能排二里长的队，红火得很。我当年可是全县万元户，县长都给我戴过大红花呢。

康书记 你还当过万元户？会养鸡？不简单。

翠 翠 提起小媳妇你就来劲，别煽呼了。你咋不说以前是贫困户的时候呢？

牛大柱 别说我是贫困户，我现在是富裕户了。

康书记 不能拿老眼光看人，贫困户也能变成致富带头人嘛。

牛大柱 对对对。

翠 翠 （对大柱小声说）对什么呀，说蜂蜜的事。

牛大柱 哦，扯远了。康老板，我还是给你说说养蜂的事吧。村里现在有十几家养蜂户，都入了养蜂合作社。合作社有政府指派的农技师指导，实行统一管理，科学养殖，所以这质量上绝对有保证，而且采出的蜂蜜品种也多，有菜花蜜、槐花蜜、玫瑰花蜜，还有药材花蜜，都是纯绿色保健食品，不知你要哪种了？

康书记 哎哎，咱先不说蜂蜜的事，说说你后来，万元户怎么就列入贫困户了？

牛大柱 好汉不提当年勇。

翠 翠 （小声对大柱）这个老板怎么不关心蜂蜜，光打听咱家底细呢？

牛大柱 也许是想摸摸咱的底细，才好和咱合作嘛。

康书记 对对对，谈生意就是交心，认你这个人，才能认可你的产品。我想听听你们脱贫致富的故事，这也叫，叫企业文化。

牛大柱 还有这说法？

康书记 当然了。

翠 翠 那让我说吧。

牛大柱 你说？

康书记 嗯，也行，你说。

翠 翠 唉，十五年前，我儿子因车祸不在了，就像把我们的筋抽了，把我家的梁折了……

牛大柱 怪我，怪我，不该让娃娃去送货。

康书记 老大哥、老嫂子，提起你们的伤心事了。

翠 翠 从那以后，他就变了个人似的，抽烟喝酒，家里不管，地里不望，就是个活死人，坐吃等死。

牛大柱 孩子没了，那会儿我是干啥都没心劲了，你说我给谁干呢？

翠 翠 下坡掀碌碡不用掀，这光景就一年不如一年，万元户就成了贫困户。

康书记 现在不是富裕了吗？战胜困难，重立信心，过去就好了。

翠 翠 过去就好，这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呀！村上刚把我们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那会儿呀，他不配合村上工作，不让帮扶干部进门。

康书记 还有这事，为什么呀？

翠 翠 老牛心里的疙瘩解不开，给钱都提不起神。多亏了我们的帮

- 扶干部小王。
- 康书记** 小王？
- 牛大柱** 对，小王，我对不起小王呀，没少难为他。这娃是个好娃，他三天两头来我们家，和我拉家常，开导我，鼓励我，替我们家扫院喂猪，割麦锄地，一个城里娃硬是学会了干农活儿，我就像看到我的娃回来了一样。
- 翠 翠** 去年秋收，大豆晒了一场，突然天降大雨，幸亏小王及时赶到。他冒雨装大豆，扛袋子，硬是帮我们把五亩地的大豆保全了，要不是他，大豆都变成豆芽了。看到小王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的眼里满是泪花。
- 牛大柱** 人家驻村干部与我非亲非故，却这么真心实意地帮扶我，咱再不振作起来说不过去呀！
- 翠 翠** 就是说不过去，后来，小王帮我们积极申请项目资金，引进技术，才有了这养蜂合作社！老牛还要申请入党！
- 康书记** 入党？
- 牛大柱** 就是，入党。我给主管我们镇上的县委副书记都写入党申请书了。
- 康书记** 你给村党支部写个申请就行，给县委副书记写入党申请就越级了。
- 牛大柱** 我不懂，我就相信县委领导，小王就是县委的干部。
- 康书记** 你想入党是好事，给我说说为啥要入党？
- 牛大柱** 为啥？我也说不清，就是最近一看到小王胸前的党徽，心里就有一股劲，一股使不完的劲。我要入党，要成为一名党员！
- 康书记** 党员可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 牛大柱** 我知道，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嘛。
- 康书记** 好，难得你有这份心，我看有希望！
- 牛大柱** 你说了不算，入党你帮不上忙。你能多订些蜂蜜就帮我大忙了！这样村里的养蜂户就不愁今年蜂蜜卖不出去了。
- 【康书记无奈地笑了笑。
- 翠 翠** 康老板，你笑什么？你是担心什么吗？我给你说，这养蜂就是政府的扶贫项目，你不信我

们，还不信政府吗？

康书记 我信你们，你们是扶贫政策的践行者，受益者，更是脱贫攻坚战的胜利者。

牛大柱 那咱就签个合同，收我们合作社的蜂蜜，我绝对保证质量，价格公道，有你赚的。

【小王急匆匆上

翠 翠 小王，刚还说你呢，你就进门了。

小 王 康书记，您怎么自己来了，我还在大路口等您呢。

康书记 我从坡上小路来的。

牛大柱 啊，康书记？他不是康老板？

小 王 叔、婶，这是咱县委的康书记。

翠 翠 你是康书记？刚，刚我们胡编呢，胡编呢！

康书记 你们说的都是心里话，是我要听的真话。我看到了你们的日子富裕了，看到了扶贫项目开花结果，我高兴呀！

牛大柱 康书记，我给您写的信，收到了吗？

康书记 收到了，你看（说着拿出入党申请书），我今天就是为这份入党申请书来的，看到了你入党的初心。你用行动为脱贫攻

坚树立了榜样。

牛大柱 多亏了党和政府，不是党的好政策，哪有我老牛今天的好日子呀！

翠 翠 感谢领导。

牛大柱 还要感谢小王。

翠 翠 是，是，感谢小王，小王是大功臣。

小 王 谢什么，这都是一个党员应该做的。

康书记 我们更要感谢你们，没有你们脱贫攻坚的决心和毅力，没有你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哪有这甜蜜的生活。

牛大柱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书记，小王，你们看我入党行不？

康书记 你要给村一级党组织写申请，先确认为入党的积极分子，再培养、教育、考察。

牛大柱 我们村支书说我不行，他看不上我，说我年龄大了，可我身体好，有干劲呀！

康书记 你要相信组织，村党支部是离群众最近的党组织，一定要一步一步按程序，这才是做一名合格党员的第一步。必要时候，

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嘛。

牛大柱 好，听您的，我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好党员。

康书记 有志气。

牛大柱 有了党做靠山，我的腰板就更硬了。

翠 翠 那康老板呢？咋还不见来。

小 王 哦。我刚见村支书了，他说康老板今天有事，改天来。

牛大柱 改天？

翠 翠 改天？改天怕就黄了。这可咋办？

康书记 来，我今儿就当回康老板，卖蜂蜜。

牛大柱 你卖蜂蜜？

康书记 对，卖蜂蜜。今天我就为牛家沟蜂蜜代言。小王，把手机打开，咱现场直播带货，为乡村振兴产业大声吆喝！

小 王 好嘞。

牛大柱 你还真成了康老板！

翠 翠 好好，老牛呀，咱今儿可是签了个大单子呀！

众 人 哈哈！

【切光。

——剧终

多娇清涧（陕北说书）

◇许 艳

弹起来、打起来，
陕北说书登上台。
先给大家把年拜，
把多娇清涧唱起来。

历史烟云几更迭，
秦风古韵薪火传。
全秦要户响连天，
号称全国传奇县。

沁园春雪震宇寰，
北国风光气势轩。
革命火焰熊熊燃，
红色精神代代传。

笔架山、入云端，

生态乐园好休闲。
魁星楼、立南边，
名楼名僧古今谈。

文物古迹惹人眼，
文化血脉遍地传。
白草名寺在东边，
儿女盛会把灵显。

天下黄河太极湾，
鬼斧神工一奇观。
惊魄望月泪潸然，
鱼儿崂里有笑谈。

平凡人生不平凡，
路遥力血泪使干。

夺冠摘桂耀文坛，
影视城里起波澜。

红枣粉条青石板，
甜透纯真又精湛。
苹果红梅杏满山川，
送给亲朋情谊绵。

听道情、来清涧，
乡音乡韵入心田。
插梆子、震天喊，
闹红江南和塞北。

城乡道路全贯穿，
高楼林立视线宽。
基础设施样样全，
环境优美真好看。

一村一品特色鲜，
黑猪黑牛美名传。
连翘酸枣万亩田，

百姓脸上笑开颜。

【白】哎！清涧煎饼、摊黄、
枣馍馅，不香不好不要钱。

新时代、新发展，
清涧变化不一般。
三大战略谱新篇，
致富号角响彻天。

党的政策暖心间，
县委政府有信念。
人民幸福大于天，
振兴乡村做奉献。

啊哎！
三弦弹得震九天，
多娇清涧夸不完。
悠悠赞歌盛世传，
清涧前景更美观。

栏目责编 许 艳

路遥访德记事

◇金 骏

本来我跟路遥是无缘一同出访西德的。1987年的访德，中国作家协会前一年的组团过程中，在挑选陕西作家时，第一人选的是贾平凹，因他患了肝病，健康欠佳，遂拿路遥顶替了他。如许，我才有了下列一篇文学回忆录。感谢路遥！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先说路遥的开心事

1987年春，我们五人访德作家团，王愿坚任团长，成员有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和我。因为整个旅程，我们有一辆中型面包车随行，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我们不好意思再额外提要求，所以路遥希望坐一趟德国高铁的愿望没能实现。然而事情总是有失有得，也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车上，所以不会错过收音

机不停播放的新闻。就在那天下午赶去慕尼黑的路上，收音机传出观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一下子把在车上昏昏欲睡的路遥激醒，问我是否在赛球。我解释是欧洲甲级联赛，在慕尼黑奥林匹克中心举行。

路遥称，他心里一直惦着一个尚未出口的愿望，他本想在访问期间再说，没想到因出意外（后面会讲述），于是把这件事给耽搁了。现在正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来了，路遥是肯定不愿放过的。此前，团里谁也不知道路遥还是个死磕的足球迷呢！

安排看一场球赛，从日程讲没有丝毫问题，但就是不知能否弄到门票。据我的经验，德国球赛的门票会提前很长时间预售。让人喜出望外的是，陪同我们的德国小姐欧燕说，弄到门票绝对不

会有问题，到慕尼黑的当天晚上她可以给德国外交部值班室打电话，由值班人员帮我们团订票。欧燕还解释，每场球都会有嘉宾保留票，由外交部出面订票是十拿十稳的，届时我们在入口处取票即可。结果，我们不光得到了票，还坐上了给嘉宾保留的贵宾席。这真是美妙，让全体团员心里暖洋洋的。

第二天，我们观看的是德国拜仁慕尼黑对法国里昂队的比赛，路遥也有机会现场目睹了德国宿将贝肯鲍尔、鲁梅尼格等世界级球员的风采。对各种比赛规格及俱乐部称谓，路遥是了如指掌。进了赛场，他变得判若两人，看得热血沸腾，大喊大叫。然而，我们其他人感到尤其欣慰的是，之前路遥被偷 300 美元的心理阴影，终于让这场足球赛激发的投入与亢奋彻底消除了。

一边看球，路遥一边向我打听看这么一场球门票要花多少钱。我说甲级联赛正常情况下每张票起码要 30 马克以上。至于我们的贵宾席，那就更是无价之宝了。

路遥想到了他的陕北老家，称，这可要超过他一个月的工资，算的还是官方价，议价交易还要乘上一个 3。路遥说，这些钱让一个陕北老乡可以活上半年了。平时聊天，路遥会时不时地想到

他家乡的黄土高原，德国任何商品的价格他都会拿窑洞里的老乡生活做比较。

再说路遥的冒险事

那次出访，有过一段“私访”东柏林的插曲。说“私访”，是因为那是非官方访问，没有中国大使馆的批准，也不在出访计划之中。进入东柏林就等于到了东德，当年出国稀罕，总想走访更多的国家。

有那辆面包车随行，我们想去哪里都非常方便。我们参观了脚踏三国交界的小镇，往前一步就踏进了荷兰和比利时。理论上，在西德吃早餐，餐后咖啡可以去荷兰喝。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都颇兴奋，没想到这趟出国一下子到了三个国家，加上接下来还要去“私访”东德，心理上有更多的期待和满足感。

然而去东柏林，中国大使馆并不知情，但我们必须征求陪同人员的意见——她是我们日程的负责人。万一出了差错，责任自然在她。

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但在正式场合我们必须用全称，否则是外事失误。在东德人的心目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象征整个德国国土，“联邦德国”（简称“西德”）

只是德国的一部分。如若我们说“东德”，会被东德人理解成“蔑称”；同样也不能说“东柏林”。一次有作家提到“东柏林”，东德翻译马上纠正：“不对，应该说‘首都柏林’。”因为它是德国名正言顺的国家首都，而“西柏林”仅是柏林的西面部分；并且同样不能叫“柏林墙”，应该称“柏林国界”；如提到“柏林机场”，那指的一定是东柏林的“首都机场”，位于西柏林的机场只能说成是“西柏林机场”。

当时的情况，但凡访西德的团组，有西方签证；进东德，中国人只要公务护照，无需签证，是时双方实行“外交互免”。但如果是访东德的团组，要跑一趟西柏林，却有极大的外事风险。

从东柏林可以自由出关，因西柏林那面，边境彻底开放，不设哨卡，无人管理。之后回东柏林，可利用“外交互免”无障碍入境。而且只要有中国护照，还不必强行用西德马克购买东德马克。

所谓风险，首先是访东德的团组没有西柏林的签证，实属非法入境，如遇西柏林警察较真，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其二，万一出现私下离队，也是风险。1988年4月，天津的延安老作家、电影《白毛女》编剧杨润身率团访东德，团员强烈要求过境去参观西柏林，建议私下行

动，我就不敢，因外事责任在我。我须事先征得中国大使馆同意。我跟大使说明外汇不成问题，我有公款。对我的提请，大使称，没必要向国内外交部请示，据以往团组经验，一定再次被拒。

我的提议当场遭大使否决。而路遥的这个访西德团，“私访”东柏林，一则我们有西方签证，没有离队风险；再者享受“外交互免”，操作合规。然而严格地说，也必须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同意。

那次经历不仅对于路遥、扎西达娃、袁和平是第一次，于我也是。当大家从东柏林返回时，路遥马上说：“从西到东，通道简明顺畅，但从东德返回西柏林，像是进了迷宫。”

去东柏林，陪同小姐必须一比一地购买40东马克，这样可以保证她在东德24小时的逗留。如逾期不离境，出关时根据记录要罚购，外加手续费；如若入境时可以预知逗留天数，如探亲访友，可以提前购买马克，这样就省去附加费。然而一旦提前离境，多买的东马克无法退回。东德政府推行这一政策，首先为促消费，购买的东马克不花掉就是浪费。

我们在东柏林刚出关，东德黄牛立马迎上来兜售东马克。我要拿10个西

马克去换东马克，这是可入公账的，对方给了100东马克。我言，听说是一比十二。黄牛说：那至少要换100西马克才行！欧燕提醒不要换得太多。

那天，为把钱花完，全团喝了咖啡，吃了好多蛋糕。因事先预知行程紧促，王团长称腿脚不便，遂留在饭店休息。

我们当时没有相机，所以路遥在东柏林没有留下照片。当时在“出国人员服务部”买家电，照相机算大件，而大件指标短期出国每人只有一个，一般首选买彩电。团里仅有的几张照片，是到访汉堡时，遇上一位崇尚中国文学的海外华人，他陪同我们参观时所拍。

下午的时间非常短促，我们马不停蹄地顺着菩提树下大街一直走到柏林墙，墙前有100多米的真空地带，在射程范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国人一定听说过几十年后“枪口抬高半公分”的审判。所以从东柏林看，柏林墙洁白整齐。为防止有汽车强行突破，开阔地中间地雷丛生。而靠西柏林那一边，柏林墙彻底开放，无人看管，游人可以走至墙根，甚至能看到垃圾遍地的情况。

实际上，每次中国作家团到访西柏林，西德外交部都会建议顺道去看看东柏林，同一个城市，不同的两个部分可以作比较，当然目的是为显示西柏林更

加自由与繁荣。

我们离开东柏林时已近傍晚，街道昏暗，而出关回西柏林的手续极其复杂：填表、拍照、签字、按手印，一整套程序必须完成。出了关到了西柏林，眼前霎时变得五彩明亮，那是西柏林满街的霓虹灯。

须说路遥的悲哀

路遥性格内向，心很重，还带有三分倔强，这也体现在他对创作上的执着。他心里有点什么事总是抹不开，烟又使劲地抽。

在法兰克福下飞机后，我们到德国的第一站是科隆。

是年3月2日，初春的季节，风和日丽，蓝天白云，大地吐绿。参观完科隆大教堂，大家心情极好。我们五人团，除了我，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出国，更是第一次到西方。大家欢声笑语，一路春风地走来，漫步在大教堂前面的广场上，闲聊着接下去4个星期的访问设想。

刹那间，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我们前面出现了两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貌似吉卜赛人的女人，各自手抱一个六七个个月大的婴儿。她们飞快地靠近我们，突然双双朝右转向，冲路遥紧贴上去。

两人同时齐齐举起手中的婴儿，顶到了路遥的下巴，脸上一副悲哀可怜的神态，嘴里含混着乞求，让人下意识想到这两人是100%的女乞丐。这种强要饭作态，别说初次跨出国门的作家，就连一年来德几次的我都是前所未见。

又一转眼，两个女人同时转过身去，双手托抱着孩子，瞬间消失了。还不到三分钟，路遥惊呼：“我的钱丢了！我的钱被偷了！”只见他草绿色猎装，右上方表袋口，扣子已被解开，口袋盖子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塞进了口袋。我疾步朝两女人逃遁的方向追去，无果，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00美元啊！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外汇的出境管理绝对严格，一个出国人员只允许兑换30美元。每次出访，每人每天只补贴1美元作零花钱。短期出国回来，允许在“出国人员服务部”免税买一台日本原装彩电。仅靠合法兑换的30美元和每天省下的1美元是远远不够的，普通20英寸彩电价格在400美元以上。

那时，携带外汇出国，必须有中国银行总行的外汇出境证。没有出境证，一旦被查，不但外汇没收，人还将被记过。带出境的外汇，等到回国时，白纸黑字填进海关申报单，购物时，申报单

上有多少外汇额就可用多少。有人在出国前没能及时买到更多美元，进关时，自作聪明将数额多写。但海关一旦要求出示现钞而不能时，作为惩罚，此出国人员的申报单就会作废。

然而，这么至关重要的外汇，路遥却给丢了！300美元，按当时1比12的议价，要3600元人民币。当年稿费标准，1000字只有7元钱。身为国家专职作家，每月工资才七八十元，还不到100元，普通工人二级工月薪才39元，这意味着路遥一下子丢了3年多的工资。况且这300美元是已经出了关、回国申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钱，实际具有更高价值。

路遥突然变得沉默。他很懊恼，我也很懊恼，心想每个团出访前总会无休止地交代：“须小心小心再小心！出门三件事，护照、外汇、黄皮书！”但还是无济于事。

没辙，这是我陪出去的团，团里只有我会德语，我得负责任，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记得作协领导经常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外联部是个服务单位，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服务作家。再大的问题，回国再说。”

大家离开广场去吃午饭，路遥不想吃，他吃不下。我转过脸看看团长王愿

坚，他一脸无奈的神态。他也是第一次出国，对此种突发情况没有丝毫心理准备，出访前也是闻所未闻。就连多次带过团出访的我，也是破天荒第一次遇到钱被盗。

大家的情绪一落千丈。访问才刚开始，往下还有四星期满满的日程。带着这种精神压力——尤其是路遥，旅行起初的兴致勃勃会变成度日如年的煎熬。餐后回到旅馆，我拿了方便面去看路遥。他拿来烧水壶，我说：“我来帮你煮吧。”平常性格内向的他，从来谈吐缓慢，善解人意，此刻却变得烦躁：“我怎么连方便面都不会煮，还要你来煮？”我说：“不是因为丢钱吗？想安慰安慰你，帮帮你。”他转过脸直视我一眼，神情像是在说：“谁也帮不了忙！”他如此烦躁，可见内心的痛苦。

离开路遥，我去找团长，我说：“路遥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这样往下如何继续访问？”但一时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刚才席间我曾提议大家能否凑一点钱给路遥，但我话一出口，自己的提议很快在心里自我否定了。一则路遥出于自尊，他说哪怕打死他，他也不会要。这种人情债，对他造成的精神压力会更大。二则大家手里的美元都有限，每分钱都已做了安排，即使想帮也给不了多

少，无法弥补路遥的损失。

我们作为被邀请的客人，如果要把这一情况直接反映到德国外交部去——德国的科技和文化隶属外交部管辖，从外事纪律而言，我们必须事先请示中国大使馆，而大使馆必定要请示国内外交部，但最终路遥能否得到补偿，是个未知数，而且这么来回一折腾，没有十来天的时间是得不到答复的。团长觉得不妥，这样把事情弄得满城风雨的，他作为团长回国也不好交代。

我们的下一站是西柏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派来的陪同小姐将在那里等我们。她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为省时间和经费，她就不专程从柏林飞法兰克福去接我们，科隆这一站我们自理，反正我会德语，陪团也有经验。此刻我想到一个办法，但暂时没跟团长谈及，我想等到征求完陪同人员的意见再说。

到了西柏林，我们跟陪同小姐接上了头，她的中文名字叫欧燕。我把路遥在科隆美元被偷的情况跟她和盘托出。她一听丢了300美元，相等于800马克这么多钱，就哭了。她想如果只是丢几十马克，自己给了了事。她说这次是她第一回替外交部打工，她不想把事情往上报，外交部一旦知道了一定会为难。

至于最后会不会给予补偿，她心中没底。无论结果怎样，她的这次工作将会有个污点。第一次任务就没有圆满完成，她害怕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既然这样，我说出了心里已来回酝酿过的想法。我说：“有个主意不知你觉得是否可行，想征求你的意见，如果你能同意就太好了，问题也差不多解决了。”她问：“是什么？”我说：“我们的餐费德方不是可以报销的吗？每人每顿的标准是多少？”她说：“正常情况下每人25马克，但不能超出30马克。”我问：“如果超标了怎么办？”她说：“偶尔一两次还可以，但报销时要作说明。”

因为这个想法我脑子里已盘算过好几回，所以马上胸有成竹地提出我的方案。我说：“柏林的两天你把伙食费给我，每顿按30马克的标准，就说柏林中餐好吃，我们吃得好了一些，往下几个城市可以省一点。其中两顿报35马克，说是会面了中国作家，多喝了点啤酒。”我自己在国内搞外事，到了地方偶尔碰上熟人作家，遇到用餐时又不好意思让人走，就会留住一起吃饭，伙食费会超标。这种人情世故的事，领导也不会说什么，在财务总结报告上都会签字，财务处也不会有什么异议，这叫“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在一定范围内我们拥

有一定的自主权。我想人之常情，德国的操作也该大同小异。

我算过，一顿150马克，两天有600多马克，这样路遥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但欧燕说：“吃饭没有发票是没法报销的。”我说：“我想过了，发票我到中餐厅去想办法，给点小费买张发票是能行的，不然就多跑几家店，把两天的餐费开在一起，包括你的。就说因为餐不错，我们在这家店连续吃了两天。”

20世纪80年代，德国尚未实行餐饮业机器打单体系，餐馆出具发票时，在盖章的发票上可随意写上几百马克。我1998年来慕尼黑留学，山西一个出版社社长独自公费来德，因作协关系来找我。为攒多点外汇买彩电，他就在我们学生宿舍搭铺，把房费省下来。我去旅馆要一张发票，开上一个礼拜的住宿费，服务台老太太二话不说，马上照办。而且看势头，这种事时有发生，服务台心照不宣，做起来得心应手。我们的事欧燕同意了！这样做既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又保全了她工作上没出漏洞，两全其美！还有一点，我接触过的所有学中文的德国学生，他们对中国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无形中都会下意识地向着中国，这种情愫很让人感动。之后在寻找

向 DAAD 交差的说辞中，欧燕跟我始终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我心情轻松地把谈话结果向团长汇报，王团长如释重负地笑了，说自己没有一丁点外事经验，困惑一宿想不出一个好招。我们当即召集全体团员在团长房间开了会，把决定向大家作了交代：“为解决这起外事事故，就委屈大家艰苦两天，早餐在饭店吃饱一点，多吃点香肠火腿，中午和晚上都回饭店吃方便面。”

自从第一次随王蒙出访西柏林，由于我没经验，没带方便面，碰上有次没饭吃，吃了舒婷的花生米，此后每次出国我都会带上满满一行李箱方便面，以备应急。有一回我们出访民主德国，因为整个东德没有一家中餐厅，来自天津的年届七十的老作家杨润身，因受不了西餐，胃病闹得起不了床，不能参加团的活动，影响全团去外地的整个行程。我们靠那一箱方便面拯救了老杨的胃。

没想到这回为了路遥，这一行李箱方便面又派上了用场。

1992 年我已到德国居住，得知路遥去世，心里很难过！路遥性格内向，心气很高，有不顺心的事总憋着。他那么年轻，搞创作总是那么动情，总是一腔真情呕心沥血地写。在西德时听他说过，

半夜三更他写到动情之处，一个人跑去院子痛哭一场，回来继续写，别人还以为他疯了。路遥啊路遥！你何必这么性急，干吗这么快就走了？我们不是约好要在西安一起吃羊肉泡馍的吗？要是摆在今朝，我们也没必要为那 300 美元如此揪心，害得你差点整个旅程兴致索然，心灰意冷。

又说路遥的机敏

这次出访，除了发生路遥丢钱的意外，在汉堡那一站还遇上了一个让人一时非常棘手的问题，让团长王愿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回多亏路遥想出的妙招，让我们团摆脱了窘境。

那天中午，汉堡文化局局长请我们吃饭，他们从在座的同事的收音机里听到新闻评论，称王蒙成了中国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因两年前，王蒙率领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汉堡，跟汉堡文化界不少人很熟，后来他们都成了我们的老朋友。这次正值中国作家团到访汉堡，在场的德国友人要祝贺王蒙的履新。有人提议大家一同向王蒙发去祝贺，并即兴买来一张特大号汉堡风光明信片，写上：尊敬的王蒙部长先生！我们全体汉堡文化界同仁、您的德国朋

友们以及中国作家代表团很荣幸能祝贺您成为中国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写完明信片后大家要署名，在场的德国人都签了，接着该轮到我们签名了。但这种祝贺卡，我们中国人跟德国人混在一起不合适，尤其是贺卡上的称谓和行文的语气，我们跟汉堡文化厅把名字签在一起有悖外交习惯，外事强调“内外有别”。加之王蒙收到这张贺卡时对我们又会作何感想？但是当时的场合，若不满足德方的愿望也不符常理，我们拒绝签名会让德国人觉得莫名其妙。全团一时不知所措。大家正犯难时，路遥的一句话给团里解了围。路遥说：“我们就写上‘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汉堡！’然后全团签名，也好让王蒙知道，是哪些作家这次正在汉堡访问。”这样写，我们算作只给王蒙传递了一个作家团出访德国的客观信息，与贺卡上的称谓及内容无关，同时对德国人的要求也有了交代。路遥的提议让大家茅塞顿开，真真实实地如释重负！事后王愿坚团长不禁感慨地说：“外事工作有时确实很难！遇上此类突发情况，一时还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对付！”

团里还有个想买狗肉罐头的轶事，在此记下算作笑谈插科打诨而已。一次我们参观一家德国大商场，我跟王团长

和欧燕在一边商谈日程安排，路遥、袁和平、扎西达娃三人随意闲逛，没想到他们发现商场有狗肉罐头出售，罐头盒上画着各式各样的狗，价格还很便宜。以往出访中，我没有特别关注此类罐头。大家不由心生想尝尝的念头，团长也觉得可以考虑。在我细细读了说明后才知道，那不是“狗肉罐头”，那是“狗食罐头”！幸亏我们的德国陪同不在身边，否则她会认为我们是何等的野蛮。

当然，那年代的肉狗跟当今的爱犬不一样。我在20世纪70年代插队时，就吃过一回狗肉，还是知青挚友的面子——是他家房东杀狗。这是农民难得的伙食改善，不是贵宾还绝对没有份。后来求学到了德国，由于德国人对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回忆起吃狗肉，胃里会有一种难受的感觉。然而知青下乡时，那是一个动物蛋白质严重匮乏的年代，吃狗肉是天经地义之事。路遥的饮食习惯，他称什么都能吃，但偏好面食，跟王团长一样；而扎西达娃和袁和平更喜欢吃海鲜。

最后说路遥

俗话说，祸不单行，但好事也不独来——好事成双嘛！路遥的《人生》被

拍成电影，是国内文艺界的一个热议话题。本来中国电影走出去是文联的职责，与作协无关。但莫言《红高粱》和路遥《人生》都是柏林金熊奖的力作。这回小说作者访问西柏林，自然是文化接洽的极好机会。我们事先联系了金熊奖评委，约好带上电影毛遂自荐。因影片尚未译成德文，我从小西天电影厂调来录像带，在机关试了一回同声传译。我们要在电影正式翻译出品前给评委会一次“Vorgeschmack”（提前感受），当时信里我就是这么写的。

那天下午，是我跟路遥单独去的金熊奖电影馆。一位长者老板和蔼可亲，身边带一个中德混血翻译，现场还有将近二十位观众，是评委会或电影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这名翻译我于1985年在“西柏林艺术节”见过，没有深交，对其身世也不甚了解，只知道是在德国土生土长，母语是德语，中文发音很标准，估计父母的中方是个知识分子，但没听过他长篇说中文。路遥作了影介，交代了小说的背景。翻译时那个翻译对路遥的陕西口音理解起来有些困难，很多地方路遥必须改换表达方式。电影同声传译还是由我承担。电影馆的音响和影像设备一流。对同传的操作我不陌生，有过一次经历。

1985年秋，中国作家团出席南斯拉夫马其顿国际诗歌节，我做过同声传译，是英中对译。也是因为那时国力弱，没有外汇派两个团出访，所以出访东德团顺访南斯拉夫。为省下一个翻译的国际旅费，领导一定了解到我大学考的是英语，童子功还在，遂让我访南斯拉夫时兼任英语翻译。大会期间，组委会找中英同传，问我行不，我想只好赶鸭子上架了，答应可以试试。

求学到德国后，有回上海市委考察团来慕尼黑，要了解德国政府是如何解决公职人员的社保问题，由马普所（Max Planck）接待，让我也去做会议翻译，那也是我到德国后的第一次专业口译。为省时间省钱，马普所提出要同传。

这次电影《人生》的同声传译，由于我事先练过一回，情节熟悉，所以译起来轻松许多。我自信传译是成功的。从观众的表情上看得出，大家跟着情节走，为电影的内容所打动。结束后，大家依然默默坐了一分钟，消化着这场电影。临近告别时，让人出乎意料的惊喜出现了，电影馆老板要付“版权费”，说刚才不能白看这场电影。

20世纪80年代的西德经济发达，加之西德人又非常地“gentlemanlike”，他们是很友好，很礼貌，很客气，但有

时候这种友善是居高临下、俯瞰式的友好。

我听说还要给版权费，手里也没什么可回谢的，就把那盘录像带权作礼物留给了老板。我们的团队又增添了好几百马克的实力，路遥的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全团恢复了高昂的情绪。陪同小姐决定晚上带我们去 Disco。团员扎西达娃，当年历次出访团中难得的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住到德国朋友家里去了。大家心情轻松，我们喝了啤酒。路遥平常不喝酒，他那晚喝的是啤酒还是饮料，已没有记忆。路遥难得提出请求，希望中国作协外联部安排他去一趟苏联，他要目睹自己崇拜的电影里的保尔·柯察金当年筑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们年轻时是读得爱不释手！已记不清来回读了多少遍了！”路遥说。

借着出国几天来久违的欢快时刻，我们回顾了白天的电影，谈到了小说《人生》。路遥心情好了，话也多了，说《人生》其实只是个提纲，发表得过于仓促。现在想起来，还有很多的经历该写而没写进去，想以后改写《人生》。我听了马上说：“不行不行，千万不行！《人生》是你的出世之作，也是你的成名作，

这块奠基石万万不能动。我在读大四时就听你的小说广播，多感人啊！高加林是我终生难忘的人物。你若心里还有要写的，还不如另起炉灶，再写一本！”

也是因为对这一人物的膜拜，四年后读研结束，我到了作协，有机会认识了作者本人，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高加林是否就是路遥自己？因为跟路遥有过相同的知青经历，我们很多话题一拍即合。几天来的风雨同舟，彼此有了很多的了解，关系也变得亲密，加上我们还齐心协力共同克服了困难，像是已成了患难之交。因喝了酒，谈吐变得随意，我情不自禁地出言一句笑问：“路遥，巧珍那么好的姑娘，你当时怎么忍心把她甩了？”没想到路遥顿时神色黯然，仿佛回到了知青年代的记忆中……

之后我来德国定居，听说了他的《平凡的世界》，难道是路遥真的扩展了《人生》？我没读过《平凡的世界》，没有发言权。但我确信：有的作家一辈子能写很多小说，像莫言，因为他的小说都是在写别人；也有的作家一辈子只能写一部小说，一部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之作，他永远在写自己，像路遥、古华、鲁彦周，因为人生只有一次。

“坚持”比“放弃”多一笔

◇ 邓 聪

前段时间，陕西卫视《我们的旅途》栏目组人员来到清涧县“人生”影视城。4位主持人带观众重温了在清涧拍摄的电视剧《人生之路》的片段。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景老师鼓励颓废的高加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我肯定不想当废物。”高加林回答。“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你数过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十五笔。‘坚持’呢？十六笔。既然‘坚持’只比‘放弃’多了这么一笔，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

这一段播出后引来诸多网友留言：“有这样的老师真是一辈子的幸运”“希望自己也能遇到景老师”。诚

然，优秀的师长与挚友是人人向往的。可这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在人生之路上，青年朋友与其寄希望别人“点亮”自己，不如先学会自己照亮自己。

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即便这样，他年轻时也曾困惑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路遥文学村的讲解员介绍，路遥之所以能从迷惘中走出，克服生活的艰难困苦依然坚持创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不断进行自我鼓励。也正因如此，他的文字才能书写出超越苦难的不平凡人生，鼓舞大众，让人不为困苦所屈服、不为艰险而低头、不为磨难所吓倒。

还有很多像路遥一样的人，为了人生的目标不懈追求，拼搏奋进：全国道

德模范、中国好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路生梅，从北京来到陕北，50余载救死扶伤、默默奉献；被称为沙海“愚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石光银，一生致力于治沙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拨浪鼓咚咚响》获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影片导演白志强用镜头记录生活，传递正能量，创作出一部又一部温情又充满质感的作品……他们不忘初心，一路披荆斩棘，既“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

小说《人生》曾给予无数年轻人关于人生抉择的思考。当下，无论是面对“都市与农村”还是“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年轻人都应该给自己鼓掌、鼓劲、

鼓励，毕竟“坚持”只比“放弃”多了一笔，而成功就在于多的那一笔。

一千多年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诗句，给出了“点亮”自己的答案。前不久，征战巴黎奥运会的我国体育健儿更是用精彩的比赛与闪亮的奖牌，证明了自身努力与汗水的价值。

人生的追梦路上，青年朋友务必要在奋勇前行中，学会“点亮”自己，照亮他人。请记住，生活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的人。

栏目责编 贺志勤

与美前行

◇刘臻颖

每个人心中的美景都不一样。有人会说波澜壮阔的大海最美，有人会说峰峦雄伟的泰山最美，还有人会说水平如镜的西湖最美……然而，我心中最美的地方那便是——清涧县第二小学的校园。

我们的校园坐落在清涧县河西北路与秀延路交叉口西南150米处，它并不大，但是很美，是一种独特的美，是一种典雅的美。

来到大门口，你第一眼就会看到大门左侧修建的“路遥图书馆”，两侧竖写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鼓励全体师生勤奋向上。

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旗台正中央的五星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旗杆上正随风飘扬，告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教学楼成“品”字形，时而传来同学们朗朗的读书声，时而传来一阵阵悦耳的歌声，时而传来热烈的讨论声，大家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正对校园大

门的教学楼正中心挂着孔子的画像，在画像两侧分别写着八个大字：“先学做人，后求成才。”每位同学进校后都要对着画像行礼，这是我们学校特有的校规。教学楼两侧挺立着一棵棵挺拔的松柏，仿佛一排排战士在那里守卫着我们，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在树荫下乘凉嬉戏。

校园的左侧是我们的乐园——操场。叮铃铃，下课了，同学们迫不及待地跑到操场上，有的打篮球，有的踢足球，有的跳绳，还有的做游戏……操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同学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在阳光下挥洒汗水，享受运动的乐趣。

我们与美丽的校园互相守护，一年又一年，她虽然没有一个音符，却弹奏出了世界上最美的乐章。这就是我心中最美的地方——清涧县第二小学的校园。

作者系清涧县第二小学四年级（3）班学生

风景如画的笔架山

◇贺茹欣

我的家乡——清涧县，近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泥泞的古道变成了宽阔干净的柏油马路，道路两边栽满了风景树，让路人心旷神怡；秀延河变得清澈见底，成群结队的鸭子在河里游来游去；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呈现出了现代化城市的风景与气派。而更令我神往的是，一年四季风景优美，且充满诗情画意的笔架山。

春天到了，春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子悄悄地来到了笔架山上，树木抽出了新的枝条，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融化了，为刚刚探出头的小草提供了足够的甘露。看，春姑娘在用力地吹啊吹，树叶和小草铆足了劲地长啊长，不时传来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我感受到了笔架山的活力。

夏天到了，夏哥哥踩着风火轮来了，太阳炙烤着大地，骄阳似火，笔架山上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密密层层枝叶把大地封得严严实实，人们都跑到笔架山上乘凉，在凉爽的树荫底下聊天、下

棋或者阅读，高兴极了。我感受到了笔架山的热闹。

秋天到了，秋姑姑把袖子一拂，笔架山上树木的叶子变黄了，松柏显得更加苍翠了。秋风吹来，火红火红的枫叶像无数只红蝴蝶从树上往下飘落，在空中翩翩起舞，打着旋儿飞落在地上。我感受到了笔架山的美丽。

冬天到了，冬爷爷变戏法似的给笔架山穿上了一件雪白雪白的袍子，屹立在清涧县城。我们在笔架山上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玩得不亦乐乎。我感受到了笔架山的欢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相信我的家乡——清涧，在大家的努力建设与见证下，会变得越来越好！希望五湖四海的你们有空来这里畅游一番。我们清涧人很热情好客哦！

作者系清涧县第二小学四年级（3）班学生

红色基因代代传

◇高梦涵

战火纷飞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然来临。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一代有梦想，国家就有前途和希望。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祖国的接班人，我们更应该树立远大抱负，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前行。

人们常说：“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红色，象征光明，凝聚力量和引领未来。因此，我认为“红色基因”就是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而团结的力量，是中华儿女精忠报国、无畏艰难和顽强拼搏的坚强意志。“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

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它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坚强自立、坚持梦想、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纵观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有多少英雄前仆后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成就了如今的盛世中华。董存瑞怀抱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邱少云为队友不被发现而咬紧牙关任烈火吞噬，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口……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史诗！先辈们用自己的事迹，诠释了“红色基因”的意义。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先辈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少年，

清 涧 河

我们要铭记历史，拥有一颗爱国之心，并将爱国之情化为爱国之志，继承先辈们不怕困难和英勇无畏的坚强意志，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接班人。

在学校，我们要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目标，刻苦学习，专心致志，坚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终究会得到回报。在生活中，我们要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关注社会发展变化，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倾力为社会奉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人生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困难和挫折时常会出现，但我们不能气馁。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深深地鼓舞着我们，告诉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无论遇到什么困境都要勇往直前。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力，在奋进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我，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时代的征程正如火如荼地前行着，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将奋斗的力量融入自己的血液中。在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往直前，用行动诠释时代的进步与成就。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愿以吾辈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吾辈定当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八年级（14）班学生

生而逢盛，青年当有为

◇李紫贺

青春，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宝贵的礼物。正如伟人所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也像大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言简意赅，道出了多少有志青年的夙愿。每当吟诵这些词，我都会不禁思考：我的青春应该怎样度过，才能不负韶华？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应当以理想作为人生的指南针，勇敢地扬帆远航。可以参考国民才女武亦舒的例子，她在夺得《中国诗词大会》冠军后，继续深造，最终考入清华大学。同样，考古女孩钟芳蓉以理想为灯塔，不畏外界的质疑，选择了自己热爱的考古专业，并最终收获了成功的果实。还有“00后”大学生

刘让，他以理想为高峰，不断攀登，用三年的时间自制火箭发射升空，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想。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用个人的梦想去推动国家的发展。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应当以奋斗作为人生的动力，勇往直前。正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所言，生命与宇宙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而是通过无数人的青春、奉献和探索建立起来的。以徐颖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科学家，将青春奉献给了科研事业，与团队合作将北斗导航系统送上了太空，打破了美国GPS的垄断，为中国乃至世界指明了方向。如今，中国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如北斗科研工作者在一次次的攻坚中破浪前行，始终以奋斗为风向标，为国家

清 润 河

甚至是为世界书写着新的辉煌篇章。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应当以报国作为人生的使命，勇担责任。当国家面临困难时，我们应当挺身而出，用行动证明我们的爱国之心。在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我们可以听到无数青年的声音，他们在沉默中高歌爱国之情，在黑暗中如同一盏红烛，照亮整个中国。正如谭嗣同在面对国家危难时的英勇表现，让我们明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真正含义。

青春的篇章仍在继续，我们既面临

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降大任于斯人，我们应当珍惜每一刻，不断探索与成长。无论是在体育竞技场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中，或是追求个人梦想的路上，都应保持那份热情与执着，勇往直前，不畏挑战，让青春的光芒永远闪耀。

作者系清润中学高一（2）班学生

栏目责编 刘 婷